

云过马当山

砂华作协作品集

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2008

云过马当山

砂华作协作品集

目 录

谈砂华文学的独特性（一、二）	吴岸	01
----------------	----	----

蔡存堆篇

狗的自述	14
壁虎	15
瘾	16
我站在拉让江畔	17
掀起一丝涟漪	20

陈蝶篇

二胡索引	26
------	----

初明篇

砂拉越首家报刊	34
祈 求	37
苏 里	40
艳 尸	41

凡民篇

流民	42
----	----

黄叶时篇

我回到新尧湾	60
我的父亲	61
雨日	64

黄纪邻篇

风光已逝悲歌响起	77
镜子的联想	79
对河流付出爱心	80
乐龄之欢	82
口才的魅力	84

李采田篇

父亲的故乡	86
罗干本诺之旅	95
卖蛋小童	96
每逢佳节倍思亲	106
写在餐纸上的诗	111
端午组诗	113
最后一片落叶	117

梁放篇

龙吐珠	119
-----	-----

梦扬篇

生死之间	131
新年搬新家	132

融融篇

云过马当山	135
柔弱的心	137
工作之外	139
猪是怎么死的	140
正业与副业	141
新年快乐	142
那条河	143
垂钓	144
传言	145

闰土篇

晨钟合唱团	146
医学医术与医德	149
连士升与连士升文选	151

沈保耀篇

杏坛回首三十年	154
幸福老人邓敦兴先生	162

辛巳端午有感兼怀林连玉先生 七律	166
题天猛公拿督陈明聪自传	167
中华文化颂	167
南亚世纪大海啸（新韵）	168
望海潮	169
沁园春	170
沁园春	171
千秋岁	171
己卯中秋抒怀	172
离亭燕	172

田宁篇

童年的河畔	173
神山 你的凄美	174
浪花留下的水纹	177
伤 逝	178
如果再来一次	178
千滩的逾越	179
猫的塑像	180

田农篇

蓑萌小说的乡土情结	181
-----------	-----

温玉华篇

恩情	187
美的旋律	193

吴岸篇

我何曾睡着	203
舞者	207
榴莲赋	209
守护的神	211
破晓时分	213
美哉古晋	213

因原篇

大海是一本书	218
风	220
记忆	221
园丁的心	222
云	223
丰收节后访友	224
那一声咳嗽	226
那属于我的	227
咬爸爸的耳朵	229

英仪篇

长城怎比亲情长

231

轻舟已过万重山

236

煜煜篇

桥

239

无形病毒

240

下一步棋

242



一、谈砂华文学的独特性

吴岸

一九五七年三月，我和一些青年文友开始搞文艺副刊《拉让文艺》时，大家都主张我们的作品反映砂劳越社会现实和具有砂劳越地方特色。我在《拉让文艺》创刊的《编前小语》里有所表明。随后，在诗巫由阿沙曼主编的《赤道文艺》，也以同样的观点，发表了不少作品。记得那时我还因此写了《盾上的诗篇》。那首诗：“砂劳越是个美丽的盾，
/斜斜挂在赤道上。/年轻的诗人，请问/你要在盾上写下什麼诗篇？/让人们在你的诗中/听见拉让江的激流声，/听见它在高山、平原和海洋/所发出的各种美妙的语言。/

这就是我们在五十年代开始写作时对砂劳越华文文学的独特性的看法。那时的砂华文学，还处于萌芽阶段，写作者都是年轻的学生、工人和农村青年。最常写稿的作者有黄沙、亦云（已故沈焕瑜）、田农、平环、肯南、梦晓、白金、砂海、阿沙曼、田宁等。从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五年多的期间，他们在副刊上发表了不少的散文和小说。

今天，砂劳越华文文学（简称砂华文学），已是马来西

亚华文文学（简称马华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一九六三年砂劳越加入大马以前，不但砂华文学的定义和现在的有所差异，就是马华文学的定义也和现在的不同。

开始於一九一九年的马华文学，原本是包括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两地的华文文学。由于砂劳越乃至英属婆罗洲三邦，在英殖民地时代，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与南中国海彼岸的新加坡和马来亚，有密切关系，文化上也因此常被视为属于新马。战後，这种关系更为显著，尤其是与新加坡的关系。新加坡不仅是这一地区工商贸易的中心，也是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五十年代砂劳越有大批的华校生负笈南洋大学。在文艺写作方面，那是崛起的砂劳越华文作家，如魏萌及我本人，作品主要都发表在新加坡出版的南洋商报文学副刊或其他文学刊物上。所以文学家方修先生在论马华新文学历史时，也把婆罗洲包括在新马地区之内。（方修：《马华新文学简说》—《新马文学史论集》第8页）

一九六五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情形有所改变。随着政治上的独立，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也逐渐自成一家，简称新华文学。换句话说，马华文学的内容便不再包括新华文学。另一方面，原本包括新加坡华文文学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却随著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成立後，成为包括砂劳越华文和沙巴华文文学在内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习惯上仍然简称为马华文学。

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马来西亚半岛，新加坡和婆罗洲的华文文学，都是中国新文学的支流，都使用同一种语言，具有同样的文学传统，甚至在文学的道路、形式、体裁，流派、风格等各方面，都有共同之处。但是，从

文学的内容来看，不论马华文学和砂华文学，近三十年来因这一地区政治的演变而在定义上有所变化，砂华文学，作为砂劳越社会的特有产物，自始至终，都具有它的独特性。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三年砂劳越加入马来西亚成为一州为止的十八年，尽管砂华文学仍处于萌芽的阶段，它的实质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印不属于马来亚，也不属于新加坡。即使在它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後，它也仍然保持着它的独特性。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东西马虽然都属于一个国家，但两地的地理环境不同，社会生活不同，民族组成不同，风俗习惯和人民的心理特征也不同，两地的文学，也就必然带有其鲜明的社会特征，地方特征和民族特征。

砂劳越位於婆罗洲西北部，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州，面积几乎与马来亚半岛相等。砂劳越州的景色幽美，有世界最大的山洞，有举世闻名的急流湍滩。被形容为神秘的犀鸟之乡。砂劳越的人口虽然只是160万，但却由许多不同的民族组成，主要为伊班族（海达雅）、马来族、华族、比达由族（陆达雅）、马兰诺族、加央族、肯雅族、加拉必族及仍处于游牧时代的普南族等。这样多的民族集居，各有自己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文化，所以砂劳越具有多元民族的多姿多采的文化艺术与风俗习惯。

砂华文学应该是砂劳越的“乡土文学”。什麼是乡土文学呢？台湾第一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锺肇政曾经这样说：“用一种比较广泛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乡土的，没有一件文学作品可以离开乡土，我看到的许多中外的文学作品，百分之九十九还是有它的乡土味，因

为一个作家写东西必须有一个立脚点，这个立脚点就是他的乡土。”（见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尉天聪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第188页）。

砂劳越的乡土文学，就其性质上说，就是根植於砂劳越这个壮丽的自然环境和多元民族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一九八七年，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在其发表的《成立宣言》中，对砂华文学的历史与独特性，有如下的分析：

“砂劳越华文文学发轫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时作品具有早期‘侨民文学’的特征。一九四六年以后，在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与马来亚的民主主义意识的影响下，具有砂劳越乡土意识与地方色彩的华文文学，方告萌芽，并在随后的社会运动中逐渐成长。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三年，砂劳越加入马来西亚为一州，在概念上，砂华文学也成为马华文学的一个组成部份。

砂华文学自开始即循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向。因此，其：作品在不同程度反映了砂劳越的社会现实，各民族人民的生活面貌及本地的自然景色，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这一特色也成为砂华文学在马华文学中独具的特征。……

以上所谈，是从理论上认识砂华文学的独特性。要进一步了解这一独特性所包含的内容，还需要具体分析砂劳越社会、经济、民族、文化、自然环境的特征，以及四十多年来它们在砂华作家作品中所反映的情况。

一九九〇年五月

注：本文为诗巫中辜文艺社《新月刊》创刊而写

二、砂华文学的独特性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七日在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
主办砂辜文学讲座会上的演讲

去年中，我应诗巫中华文艺社之约，在《新月月刊》发表了《谈砂华文学的独特性》一文。我在那篇文章中对砂华文学的独特性，谈了几个基本的问题。我提到五十年代砂华文艺作者对创作具本地色彩的文学的认识，新马华文学与砂华文学名称的定义极其变化关系，并从砂劳越的地理、历史、民族结构和社会背景等特点，说明砂华文学的独特性。但那篇文章所谈的只是一些基本问题，并没言较详细的分析。

今天这个座谈会，主办当局给我的题目也是《砂华文学的独特性》，我就趁这个机会，对这个问题再发表一点意见，并希望和各位交换探讨。这次的发言，也是漫谈性的，不能算是有系统的理论。

一种文学的独特性，所指的就是它所具有的与别的文学不同特征。要谈文学的独特性，首先应从文化这一总体的概念谈起。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

带有自己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包括语言、传统，风俗、习惯和由不同的地域、经济、政治与阶级地位所形成的心理素质。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是这个民族之不同于月别的民族的根本的标志，也是这个民族对世界文化总体的一份贡献，它不仅使自己得以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也通过它的独特性，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容。因此，世界上不论民族的大小，先进还是落后，它的民族文化的特征或独特性，都是极其可贵和应该加以尊重的。

即使在同一个地域生活的不同民族或种族，由于长时期历史形成的种种因素，也各有各的文化特征。就以本州来说，如果你到过古晋达迈的文化村，看过本州各族的舞蹈表演，你就会发觉马来族、伊班族、比达由族、马兰诺族、加央族的舞蹈，都有各自的特点。它们之中，也许也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但是总有一些不同点或特征，这就是它们各自的文化的独特性。正是这些独特性，使那怕是一个最小的种族，也能以自己的特有的精神面貌存在，并对州内民族文化总体，增添一点新的内容，从而丰富州内多元种族的文化。

在这个意义上，强化某一民族或种族的文化的特征，只要不排斥别的民族或种族的文化，让各民族文化自由发展，将使州文化总体更丰富和多姿多彩，百花齐放。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或独特性，是极其韵的。

文学是文化的形态之一。它的情形也和文化一样。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它的由历史传统和现实存在所形成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也会由于自然环境或社会环的变迁而变化和瓓展，形成新的特征和独特性。文学的独特性，主要包括它的文学的民族性、地方性和时代性，表现形式的手法和风

格等。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或一个国家的文学的独特性，就是它之辨别於其他文学的标志，也能对世界文学总体的丰富性做出贡献，因此也是极其宝贵的。

认识文化与文学的独特性的价值，对我们进一步探讨砂华文学的独特性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一种文学的独特性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语言是民族性的最重要的标志，民族文学的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及作家的思想等，都是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一种文学的独特性主要决定於它的传统和它赖以产生的社会时空的独'特性。

马华文学初期的特点是它的侨民意识。侨民意识是侨民社会存在，即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在侨民思想上的反映。马华文学是中国五四文学在海外的延续和发展，它用华文书写，继承中国文学的传统，有华族的民族性特征。但是侨民所处的社会既然和中国社会不同，它的文学就具有和中国文学不同的特点。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马来西亚华族的意识也起了变化，在文学上则是乡土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一九四七年马华文学有关“侨民文学”与“马华文学”的争论，是马华文学初步跨向乡土文学的开始。这种逐渐以居住地为乡土，以本土社会生活为文学题材的文学，更进一步和中国文学有所区别，换句话说，更具鲜明的独特性。

马华文学在它近七十年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它的有异於中国文学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马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成为最珍贵的组成部份。

既然这样，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强调和提倡马华文学（包括砂华文学）的独特性呢？实际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简

单。

去年六月，我在吉隆坡南洋商报主办的“全国写作人交流会”上的演讲中曾指出，现阶段的马华文学，存在着两种令人忧虑的主要发展趋势，一种是文学作品的社会性的低落，另一种是马华文学的独特性的逐渐丧失。

我还曾指出，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在马华文学史上展开的有关“侨民文艺”与“马华文艺”的争论，曾在思想意识上使马华作家认识马华文学应具有异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但是，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在我们的国家脱离了英殖民主义统治获得独立後的今天，“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却又悄悄被另一种“殖民文学”所取代。

马华文学（当然包括砂华文学）的独特性是什麼呢？它渊源于中国五四新文学，继承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的传统，由初期的侨民意识而逐渐根植於新马社会。马华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反映了南洋地区社会现实的发展和变化，具有华族的民族性特色，又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本地区的乡土色彩。这使它在内容和精神上，和中国文学及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有明显的区别。

就总体来说，砂劳越在独立前作为本地区的一部份，独立后成为马来西亚的一州，它的华文文学与马华文学，有许多共同点，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由于砂劳越在地理、历史和社会等不同的背景，砂华文学也有着不同於马来西亚半岛的华文文学的明显的特征。

为什麼说马华文学的这些独特性的优点，已面对弱化和可能丧失的趋势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像我们这样一个开放的国家中，经济的国际化和国际间交通讯息的高度发展，

已经缩短了国际间的距离。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在文化上的影响，已经使落后国家的文化渐渐丧失其原有的民族性特征。在国内，由于民族教育发展的受挫折，更加速了这种变化的趋势。表现在文学上的，是一种在形式上否定民族性传统，一味崇洋媚外，在内容上脱离现实社会的倾向的文学的产生和扩张。这种文学强调世界性，否定地方性，强调现代性，否定传统性，强调人类共性，否定民族性。如果马华文学是朝向这个路向发展，它的独特性必将逐渐丧失。

文学创作是自由的。当我主张应加强砂华文学的独特性，那是基于我对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之珍贵价值的坚定信念。有些人不会同意我的见解，他们认为文学不应局限于地方性和时代性。他们主张文学应表现人类的共性，文学应具有世界性，如此才能有永恒性。这是他们的艺术观和选择，我们应尊重他们的看法和选择。

我所要探讨的是，文学的民族性、地方性，时代性所构成的独特性，是否会削弱文学艺术的世界性和永恒性呢？我以为不会，不但不会，而且独特性往往是文学艺术获得世界性与永恒性的必要因素。世界上许多伟大作家的不朽作品，都具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他们所写的是人类的冲突、爱情、战争等这些具有人类共性的主题，但是却通过浓厚的地方性和独特性的描绘，使作品成为人们百读不厌的艺术。

鲁迅的小说，不是表现了中国人乃至世界人类的共性吗？他的小说所写的，不只是中国的一个农村特有的人物故事和景物吗？正是通过对这些特有的人物和景物的描写，鲁迅的作品才生动地，形象地创造了艺术的典型个性，因而也

充份地表达了人类的某些共性，使艺术获得了世界性和永恒性。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所写的只是湘西一个女孩子的普通的故事，但是它的浓厚的地方性色彩不仅没有使故事逊色，反而使它具有迷人的魅力。作者对湘西社会生活的描写甚至成为后人研究当地民俗学的根据。

我再举一个具有强烈地方性色彩的世界名著，就是美国的史丹培克的《珍珠劫》。一对在墨西哥渔村的贫穷的采珠夫妇，为了找钱医治孩子的疾病，到海里采珠。他们意外找到一颗世界上最大的珍珠，却因此引起文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和残杀。这对夫妇在极端恐惧之余，把珍珠沉入海底。这个简单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红印地安人的小乡村，却揭露的人类的贪婪的本质。在最近发生的还海湾战争中，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形吗？海湾战争，不论是打着正义或是圣战的旗帜，其实都是为了地下的石油宝藏。在这里，你深深领会到史丹培克的艺术作品的深刻和伟大。他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充满地方性色彩的小渔村的故事表达了人类的共性，也达到艺术的永恒性的高度。

话说回来，也许有人会认为，既然砂劳越已经是马来西亚的一州，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学，那麼，在现时强调砂华文学的独特性，是不是可能不利促进国家统合。在政治上，在现时强调个别州的独立性，显然是不利国家统合，但是在文化上，我以为完全是两回事情。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在文化上，强调一个民族或地方的独特性，只会加强和丰富国家的总体文化的内容。同样的道理，强调砂华文学的独特性，其实将对马华文学总体乃至马来西亚文学总

体的丰富性做出贡献。

事实上，在多年参与马华文学的活动中，我发觉西马作家，对砂华文学的独特性，有一种认同和赞许。尽管砂华文学的历史不长，但是砂华作家的作品的独特性，却给西马甚至外国文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小说方面，如已故魏萌的小说，近年崛起的梁放等的小说，在诗方面，如田思、梦羔子及其他新秀的作品，由於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砂劳越多元种族的社会的生活和壮丽的自然景色，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肯定。上个月到古晋访问的研究马华文学的日本友人舛谷锐对我说，他研究马华文学的重点之一，就是研究它的独特性，它的地方性色彩。他对砂华文学所表现的独特性感到惊奇。

文学的独特性，不只表现在形式，更重要的表现在内容和内在的精神。

有些人以为，在作品中放进一点所谓“地方色彩”，例如放入本地地名或场景，就能使作品具有独特性。这是简单的看法。有些外国电影制片公司，到本地来拍摄电影，甚至编写本地的故事，例如前年放映的美国影片《最後国王》，我们砂劳越人看了不是大失所望就是笑掉牙齿。那里头根本没有一点真实性，当然也没有真正的地方性色彩。有的只是商业上所重视的婆罗州的“异国情调”或“奇风异俗”。

那麼，我们的文学的独特性应如何才能确立起来呢？

首先，我以为作家应确立一个把文学根植与砂劳越本土的创作路向，这就是“乡土文学”的道路。

乡土文学，意味著作家在创作上必须以自己的乡土为立足点，在作品中反映本土社会现实生活，因此乡土文学在本

质上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乡土文学也意味著作品所反映的人事物、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也是本土的，如果它们是真实的，就必定是具有本土的特征和色彩的，因此乡土文学也是一种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的文学。

生活在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广袤的土地、壮丽的河山和多元种族的社会中，只要一个作家能热诚和积极投身到生活中去，他将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题材。但乡土文学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回到一种纯粹本土和失却优良传统与民族性的文学，更不意味着我们要拒绝接受或排斥西方现代文学的新技巧和新表现手法。相反的，作为华文文学，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一部份，我们应该像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一样，努力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吸收一切对我们有利的养份。除中国文学的传统外，我们还应该继续承马华文学的优良传统，吸收前辈作家的经验。

作为砂劳越的文学，作家还需要设法了解州内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艺术，尤其是马来文学、本州原住民的口头文学，包括诗歌、神话和民间传说等，从中理解州内人民的文化特征，并吸收他们的丰富的艺术表现方式和技巧。

与此同时，作为当代文学的一支，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吸取当代外国文学的养份，尤其是现代文学的新表现法技巧。

上述几点，对我们创作乡土文学，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它们都必须在从事乡土文学的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学，如果离开了民族文学的传统，就会丧失民族文化的根，作品就会失却民族的特征；如果离开现实社会的土壤，就等於没有生活的根，作品就空洞无物，就会缺乏地方独特性；

我们的文学，如果拒绝吸取外来的现代文学的新观点和手法，记不能在艺术上有所发展，有所变化和突破，其结果也会使文学的独特性受到局限。

我的结论是，由於砂劳越在地理、历史、社会、及民族结构、文化背景等异於外国以及西马半岛各州，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组成部份的砂劳越华文文学，具有它的明显的独特性。砂华文学的独特性是宝贵的，它将对马华文学的丰富性做出贡献。砂华文学写作者应该重视创作具有独特性的文学，这种文学，就是根植在砂劳越本土的自会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具有地方性与时代性的，具有华族民族性并融汇州内其他各民族艺术风格的、具有创新技巧的砂劳越乡土文学。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四日

蔡存堆篇

作者简介

蔡存堆1935年出生于砂拉越拉让江畔的诗巫市。受过中英文中等教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热衷于工运、文化事业，并积极参与争取砂拉越独立的斗争。六十年代被当年的联盟政府引用公安法令逮捕，监禁长达八年之久。

蔡氏自五十年代便开始向当时的儿童、少年刊物，诗巫与古晋的报纸副刊投稿，作品包括散文、小说、历史著作等，所用的笔名有：李一文、鲁民、史武。史洁、常奇等。

蔡氏于1997年参加中国厦门大学文学创作函授班，并于1999年修完为期三年的课程。

蔡氏曾任职于银行、金融公司、建筑公司、信贷公司、渡轮承包公司。今已退休。

狗的自述

我是一只看家狗。名字叫小花，因为我的身体是花色的。

我从小就很老实，我能好好的替主人看门。有时，主人要杀小鸡或小鸭，我就得去帮助主人捉它们，虽然它们都很

恨我，但是它们也没有办法。其实它们的性命就在我的手里。

当我看到了衣冠不整的人时，我总认定他们是要来偷东西，或是向主人噜噜苏苏地借钱的，我就先发制人，汪汪地叫个不停。

主人待我太好了，他给我很好的饭吃，他又给我很好的衣穿，好的屋子住，我要是不好好的替主人做工，那我才没良心呢！

再说，像那些山猪啦、猴子啦、鹿啦……。它们整天躲在森林里，为什么不找个主人做工呢？我就不懂。倒不如我吃得饱，住得好，生活的舒服。

山猪、猴子、鹿啊……，我劝你们应该学学我的本领。我们最少要圆滑，要能讨人喜欢。我想，我的办法是对的。

(1952年10月发表于新加坡《世界儿童》)

此篇为我向报纸刊物投稿有存稿的第一篇

壁虎

“喂，朋友，你看见吗？”

那只壁虎呵！

靠着高高的墙壁。

把自己抬得高高，

怪神气的！

哼，骨子里干得什么事，

怕人不知道！

他呀!

在那儿专等着那群找寻光明者，
把他们杀掉，吃掉。

他，就是靠这样过活的!”

“如果有一天壁倒了，他怎么办?”

“他吗，他又会爬到另一片壁上。”

3-5-1956，发表于新加坡《新报》)

癮

很多事会上癮。

抽烟会上癮，赌博会上癮、喝酒会上癮、抽鸦片会上癮。今天的吸毒、吸强力胶会上大癮。喝茶、喝咖啡也会上癮，这当然不奇怪了。

奇怪的是连剪彩，主持开幕礼，上台教训别人也会上癮。君不见有些“人中吕布”在其未上癮时，你若让他上台讲几句话，或剪彩或主持什么仪式，他总是推三推四，就好象要割他的一块肉一样。但是有一天，当他上癮时，哈，你不请他也会自己来。若没有请他上台，总觉得整身不舒服。当然还不致于像吸毒者，无毒可吸时那样鼻涕眼泪直流，茶饭不思那么严重。但若说他恍恍惚惚，若有所失，相信还不为过吧!

当官也会上癮，当小官、短官，是小癮。当大官、长官，是大癮，君不见前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坐了几十年的“老鼠天下第一”总统宝座，一旦被拉下台，整个人便憔悴不堪，与吸毒者无毒可吸时的情况，相信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果不消多时，便一命呜呼了！

因此，小弟窃思，人生在世，偶而有机会上上台，还可以，有机会当官，也不妨事，可千万不好上瘾，上了瘾，要“戒”那有你好受了。

（18-4-1990发表于诗巫《马来西亚日报》）

我站在拉让江畔

又一次
我默默地
站在拉让江畔
遥眺着江水缓缓地流
无限柔情
无限平和
她却曾伴我挨过
那漫长的半个世纪
那坎坷的路程
那沧桑的岁月……
五十年代初
身着学生服
我挺着胸
第一次站在拉让江畔
对着她
立下豪情壮志

愿将宝贵的一生
无条件地
献给祖国和人民
对着她
我编织着美丽的梦

六十年代初

我履行对她的诺言
日日夜夜
夜夜日日
奔波在拉让江上
踏遍华族农村
马来兄弟甘榜
达雅兄弟长屋
播下自由独立的种子

六十年代中

拉让江终于怒吼了
江畔烽火连天
一群群祖国最优秀的儿女
抛下年老无依的父母
离开年幼待育的弟妹
投入壮烈的战斗
多少人被逼上梁山
多少人身陷图囿
更有

多少人将年青的热血
洒在拉让江上……

七十年代

拉让江水变色了

作威作福的殖民地白人

挟着尾巴缩回到欧洲老家

他们的傀儡也跟着被唾弃

站起来的是

祖国真正的主人

达雅族

马来族

华族……

九十年代的今天

又一次

我默默地

站在拉让江畔

遥眺着拉让江水缓缓地流

无限柔情

无限平和

她却曾伴我挨过

那漫长的半个世纪

那坎坷的路程

那沧桑的岁月……

(15-5-1997我的厦门大学函授班习作)

厦大蔡师仁教授评语:

这首诗写得很好,感情深沉真挚,语言也较精炼,颇有感染力。诗贵情真意切,炼词造句妥贴。此诗用六个诗段就把作者半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沧桑和所获得的感受抒写出来了。符合诗歌创作的这个要求。当然,作为政治抒情诗,作者有时不免把感情和意念表达得过于直露。如能把语言的尖锐和含蓄结合起来,就会更好了。

建议将此诗投寄贵地文艺报刊。

(6-6-1997)

掀起一丝涟漪

一个月圆的晚上
在那
拉让江畔
甘榜南甲崎岖小径上
两只铁骑
并排着
徐徐向前
留长辮于的是你
剪‘进步头’的是我
万籁俱寂
只听得铁骑轮于声

地达、地达……。

过了许久

又过了许久

你终于打破沉默

“如今

春天已来到

北国古老的土地上

我渴望春天

X，让我俩

一起回去吧！

永远浸浴在那明媚的春光中

学习、工作、生活

还有那甜蜜底爱情……”

“不，不

这儿虽是寒冬

但，但

我如何放得下

找底父母

我底亲人

还有那

无数处在水深火热中的

兄弟姐妹……

我何尝不渴望春天

但

我要用我底双手

我底血汗

去创造

去实现

与北国一样的春天！”

人各有志

分手也是无法避免的

你带着满怀激情

奔向那理想的远方

而我

却默默地

耕耘、播种

在这苦难的土地上……

* * * *

* * * *

* * * *

又是一个月圆的晚上

又是在那

熟悉的拉让江畔

甘榜南甲崎岖的小径上

两个青春已逝的影子

缓缓地踏着银色的月光

喃喃地

倾吐彼此的心思

细诉各自的昨日

“X，那一别

竟是四十个寒暑

北国的春天

虽美 虽好

但也曾刮起阵阵狂风暴雨

将我底那另一半

从天堂刮到地狱

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

在那倍受歧视的天地里

孤身只影

带着五个嗷嗷待哺的女儿

一步

一步

一步

从那辛酸苦辣挨过来……

“而我

在这南国的土地上

为了寻找春天

为了创造春天

曾经一次又一次

跌下去

又爬起来

又跌下去
一直到今天……”

“X，你
明儿就得‘北归’了
这一别
又得待
何年、何月、何日
再相聚……”

两个青春已逝的影子
喃喃地
倾吐彼此的心思
细诉各自的昨日
在那沉静底月光里
在那熟悉底拉让江畔小径上

* * * *

* * * *

* * * *

后记:

今年春天

雁儿南归时

竟带来一则噩耗

你那另一半

已然走完他那苦痛的下半生

去了

永远 永远
离你而去了……
而我这古井般底
心灵
不由得
再次
掀起

——丝丝涟漪……。

(111-8-1998 我的厦门大学函授班习作)

厦大张桃教授评语：

本诗的语言表现力强，形式颇具特色，历史的印迹，个人的沧桑，都体现在简洁的诗句中，令读者深受感动，产生强烈的共鸣。

(2-10-1997)

作者简介

陈蝶，原名陈婉容，出生于1953年12月14日，祖籍广东梅县，出生地槟城；

学历：高中三；职业：国安部书刊检阅员

著作：1.《蝶之集》（1989）、《父女图》（1992）。

曾得奖项：

A.公职

1. 1995年度公务员卓越服务奖
2. 2004年度公务员卓越服务奖
3. 2006年度公务员卓越服务奖

B. 文学

1. 1978 年王万才散文奖
2. 1978年天狼星诗歌主奖
3. 1979年萧晚香散文奖
4. 1984年砂劳越星座诗社散文第二名
5. 1995 年砂劳越星座诗社诗歌入选奖
6. 1997 年星洲日报花综散文佳作奖

二胡索引

从拥有一篱紫藤、半篱紫蓝朝颜、五盆紫红矮牵牛、一大株粉红凌霄花、两棵洋芍药、三畦深紫鸡冠花、一树素馨、多盆婴儿之泪，尚有一个四尺见方，二尺深的养鲤小

池、数畦菜地、一丛牛角蕉，到如今的告别实地，迁移到挂空的小楼，只能乾望着对开两百米以外的小山林，但有质感而无手感，止於观赏而无参与，这种在有无、得失与远近之间似开悟，却像更迷惑的心情转型的激荡，无以类归。年来越友徘徊，没得落实，像足野魂孤鬼。

听古曲“广陵散”，是在新加坡一个古琴展览会上的经验。北京的龚一先生弹毕还亲切地给众人在他的精选光碟封面上签名纪念。晋朝的稽康以来，所有时间和空间的诈癫扮懵，经过扩展和浓缩，过滤和再生，变成南方热带一出怀古，它竟然没有如传言所说的失传！被袁孝尼偷偷的抄写下来以后，和多首华乐流传至今，挤身在光碟里面，在网站之中。我对那铮铮然，如风呼啸如水穿石的琴音，算不得惊喜，反有点失望。失望并非沿於评论的角度，而是分析自己在一个现代衣香影绰的场所怀念失传，可能是因为潜意识里，经常近於变态地渴望某些错过一祥，错过，是所有花事和人事的茶糜。茶糜，不就是最贴近现实的写照？

小时家园莳花种菜，大束玉簪剑兰、千朵玫瑰、各色非洲菊和向日葵，是衣食父母。心里尽是花的意图，色的架构，和香的勾引。

花与菜之间，不能果腹之物，比较能带来生命的快感。能吃的反添麻烦。实例之一，是C君的个案。他从某处乡下得来牛角蕉树苗一株，让我种於后院。十个月后，一梳共结有十四只果实，其妖盈尺的牛角蕉，结结实实地挂在离地八尺高的空中。看祥子高不可攀，我又腰盘算，树身根部直径尺把有余，瘦到树顶亦不少於十寸，是流线型呗！如何采蕉

及收拾树干，可难处理。在不惊动送苗人的考虑之下，取出五尺铝梯，锯子和巴冷大刀，在树的胸部锯之少许。它斜斜地坠下，直至蕉实着地，再以巴冷将整串砍下。

其时邻居小孩们已经聚在篱笆外呼喊笑闹，姨姨你砍香蕉是吗？姨姨香蕉还没熟能吃吗？姨姨你自己吃的是吗？姨姨你一个人吃得完吗？天哪其实他们都不过想说一句：姨姨我要吃香蕉。我停下砍的动作，巡视他们天真的脸，才儿岁人，就学会讲门面话，有前途！所以每户人送蕉鼓励。四口之家送两只已经足够，牛角蕉的吃法，是切片慢火蒸熟，其味甘香甜软，佐以热唐茶和话题，可坐上两小时，或弄成香蕉煎，当夜可省下饭菜。十四只蕉送给了五户人，剩下给自己的，是两个小时的清场功夫，将蕉干锯成四截，且拖且拉的连同蕉叶和满地碎片以后巷出去，堆到路旁草地，等市议会工人来载走。人疲马乏的蕉主在后院门槛弓腰而坐，没甚滋味地吃着邻妇送来的香蕉煎的时候，抬眼一望，另一棵蕉树，正潇潇洒洒地在风中招展，且已结出蕉花！

周而复始，砍下第五梳蕉之后，我兴起了不干的念头！

这干与不干的取舍之间，无疑开始时带着刘天半“光明行”的激昂与奋进，植苗、扶苗、灌苗、护苗，到它打果，繁殖如同无人之境的速度，像是饱满的长弓演奏；有拉弓、推弓、提弓、颤弓。乐入尾声时，牛角蕉的生长率已惊人的超越了我的生理和心理所能承担的负荷！它的根芽无处不出，若我任由它们生长，它们的覆盖率随时会蔓延到我的床铺，我的肚腹、和我有些荒芜，却更适合它们的思想空间。眼看它们会在短短的光景内吞没我的桑树、洋荔枝、和芒果

树，同时那些黄姜、香茅、班丹等作物也将被逼位退场。这个决定，我并没有和C君商量。在拉弦音乐里面，除了推拉揉颤，还有一种惊弓之音，它没有曲牌和曲谱、不须操练。它随时从空中冲俯到你心中的乐台帷幕，给你全新的动态效果。它看似虚拟、其实是天籁。音乐需要翻译，当我的琴弦拉到分弓，再也熬不下去时，只好放弃。

要放弃也非易事，首先，记下哪位祁居同事和朋友曾经讨取蕉苗的，跟着便进行挖除工作。锄尖、镰刀铲子都动用之后，把足龄移居的新生代个别包好，便将之一株株分送出去，一共有二十余位受益人。

没想到十个月后，我自己也如那牛角蕉一样，被命运之手连根拔起，点滴不留，远别斯地。而那牛角蕉的渗透力如何，我已不克一一询问，自己也忙着将根须部署於一块看似熟悉却还有点陌生的土地。

曾将两株小苗带回槟城山居，因为对它感到内疚、赶尽杀绝诚然引起决感，但是让它带罪而死，不啻是一种冤狱。看它怎样一层一层外皮剖尽，怎样一条一条根须切除，怎样一粒一粒球茎挖空，又怎样倒上火水、使之灭亡。见它略有肉质的生命体自土中冒出，马上一个劲地践踏，然后对好奇而出声为它上诉的邻人们抗议称你，看呀它马上要让我无有立足之地了！我不是曾经赐它最好的宝地吗？天哪它踢翻我的帐篷，计算我的日子，侵霸我的领地，这还能行吗？那麼你们是哪一路的人，居然替它说情了！好呀你们一伙的香蕉精！借用外力来谋我，看好戏般来坑我。就为了那三条牛角蕉！

一曲“光明行”没有变调成为“良宵”，虽然是同样的D调。问题出在哪里呢？音乐只给你感受，又何曾给你诠释？C君是“汉宫秋月”，他是C调的，在冷落中，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

而一枝独倚影斜去，凝香昨夜为谁开，咏梅咏兰咏菊大有人在，牡丹月季桃花亦各自有主，只有绽放在热带地方，个性豪迈、羞怯、凄烈兼备的小花儿，才合乎某些人的真情真性。凌霄花是软枝草本，一经养栽至成人般高，它便开始吐蕊发花。一旦开放，浩繁得像“赛马”那样激情高昂！令人几乎把不住快速颤动的弓弦。它开谢频密、花期长在：我早上打闸门出去上班，它靠在铁篱笆边相送，层层簇簇，深浅不一的粉红，状如小喇叭，一管管一队队，令人梦不落空。下午回家，地上已是落英如絮，然枝上盛世依然。当新欢已取代故旧，人在花前熏然如痴，风流如此，最好独自陶醉、不可告人。

明日后日，那花园左角铁丝网上的紫藤花，以泼辣又狐媚的脾性告白来了。它有日本樱花朝升夕落的薄命，却更无情！不等你铺席煮茶会友寻诗，伊人已骤然老去。每三个月，紫藤花造访我一次，前后三日，已不忍目睹其衰残败像。当深紫浅红同时布满篱上，人间的失传、人生的错过、花的幻灭、水的无常，便会引动我把玩B调的“江河水”，那是适合B君的曲子。樱花要配以三弦，才能带出它气质的幽玄清绝，而“江河水”是胡琴曲牌之中最凄厉的一首，它是华乐的蓝调。有一本小说，叫做《Coming Through Slaughter》》，写的是美国早期爵士乐史上传奇人物Buddy

Boldens 经历精神浩劫后得到升华的记载。博尔登自一些人的视线范畴里失踪了，当他回到生活的现实，达到音乐创作极致之后，他疯了。“江河水”表述的是妻子在江边等待从军回来的丈夫，他阵亡了。而B君在凌霄花最灿烂的时候，从花枝中的信箱里消失了，他的历练，需在他所有的诗句之中寻觅。他像爱伦坡的小说主角，出走多年后，打电话给我，说他如常恒在。是的，在不同的时空里，我亦因为这话而有所升华。花蕊初开，到花瓣入土，将所有的 Blues，都当作紫藤早夭的祭旗吧！

自己也不明白，为何爱种的，老是那些刹那光华的花？可能它们都含有Blue的色彩吧。而真正蓝色的花，名叫朝颜，同时也叫夕颜，总是见光就死。一九八九年从野地扯回一条花藤，一种经年。当时每日在本子上记录花开的数目，从乍见两朵的狂喜，到一百九十八朵的感情沉淀，足够叫一个小小的花痴满足了！可当人在一九九四年去到沙巴州的昆大山，见识到漫山漫谷的朝颜之时，更有一种小乘的喜悦，在能够拥有的极限里产生满足，亦不负自己志录花数的愚迷了。

自己没有唐寅自比桃花仙人的浪漫，只曾立愿要在允许的空间种上一株鸡蛋花树罢了。白色的花朵冉冉落下，是为补偿少年一段风景。某年，C君从道旁折下一截枝桠，并纠正我说它叫素馨。屋旁马路边的草地上，不久素馨就发芽了。其偶来访，也兼观察花的长进。世事难料，一日，素馨竟枯死了。瞎子阿炳C调的“二泉映月”，正是那时练习的曲目。一把敦煌牌，跟着我十多年，直到弓毛散断，琴皮暗

晦，二泉还映不上月光。如今的少女琴家们，多有在表演时眉目挑动，七情上脸，肢体摆荡，履行人琴合一的西方摇滚方式。我还是执迷於它的民间、它的悲怆、它的非主流，和它静态背后的惊涛波动。

花死之后，我不动声色，直到在Kampung Tanjung 的路旁折下一截小枝，种於其空缺中。C君再访时，它竟然鬼马地开出一朵，电光石火中我与花相对一笑。

喜欢短寿的花，大概是与生俱来，在友人谢家一见二尺高的大盆里开着数不清的矮牵牛，心里一震憾，高胡古筝扬琴高亢悠扬的渔歌就拉奏起来了。脆弱的生命必注入激情才得以完成它的意义、它的主音古筝从宫廷进入人民家了。就在海螺号角终结渔歌时，我的院子里挂上了几盆从初种到茂盛的紫红矮牵牛。据说，尧舜以前，天下大乱，自从有了“熏风操”，人心思治，暂时太平。A调的熏风曲，仿佛为了曾经高调的A君而作。矮牵牛奔放的盛势，有族弱而气粗的格局。当它们在盆中默守着与我的生命契约，内里却时刻迎向灭亡的召唤！

我在沙登新村人家的屋檐下骤遇十余盆亮眼的紫色时，“熏风操”已绝於耳，天下更乱了。A君的理想可有实现过？诚然有些东西已经灭亡。A调的琴曲，还有一首叫做“听松”，也是瞎子阿炳的作品。它浑宏挺拔，能演绎出黄山所有名字伟岸的松。三岛由纪夫的春雪结束时，聪子已经净化了过去，美、得到脱困。无言、绝情和遗忘，才是美的终极价值。

在巴厘岛上，又看到无数的鸡蛋花，在山边的幽静殿

堂中，鸡蛋花一朵朵地以小木签支着，插在绣球形的野荷杆花座上。我同D君道，它的马来名字应是叫做 Bunga Cempaka 吧？他纠正，Bunga Kemboja 才对。我尝对他说不通《重庆森林》，当我在这个兴都色彩迷人万花岛上，目见夜市场里，整罗厘绣球花、圣诞红和黄钟花倾倒地，女人们以手撕拔成片，再以班丹叶切成的幼丝一把，混合放置於嫩椰子叶扣成的四方小容器里，以马币二十五仙售给民众供奉神祇。而不论在岛的哪个角落，各色的花，都用它的清香提示“此在”的意义。这时，我想对D君说，我有一点开窍了，好像洞明了《重庆森林》的意义。

荼糜未开，花事已了，我在没有花的日常里，逐渐适应着。而D调的“空山鸟语”，是一种特别的语言。它颠覆了所有我所熟悉的琴曲，魔幻地变调成为巴厘岛本土的木笛和铜锣合奏的乐章Sabilulungan。

接下来的音乐次序，是否会在这一度定音？天哪人生页码厚薄的问题，我可不知道。

作者简介

原名杨谦俊，一九四二年生于古晋省石隆门县。古晋圣约瑟中学毕业后，执教一年；一九六五年转入报界服务；一九八四年受聘为砂拉越中华工商联合会执行秘书。一九九九年退职。

曾任多个社团要职，包括砂拉越青商会会长；马来西亚青商会秘书长；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财政；砂拉越文学协会财政等。现为马来西亚杨氏总会副会长及砂拉越董杨宗亲会副会长。

四十多年来以初明，杨初明等笔名，在中英文报刊发表作品；编撰与著作多本。首部英文巨著即将面世。获国与州封赐AMN;ABK;BBS勋章。

砂拉越首家报刊

英国的詹姆士布洛克於一八四一年建立现代的砂拉越。廿九年后，当其外甥查理士布洛克主政时，创办了砂拉越第一份英文报，(砂拉越公报)，而开展了砂拉越小王国的报业

史。

目前仍然刊行的(砂拉越公报(，是创刊于一八七〇年八月廿六日，是一份小型不定期报刊。第二期是在同年九月十日面世。此报后来改为半月刊，继而成为月刊，最后成为季刊。改为半月刊时，是在每月的一日与十六日出版。

《砂拉越公报》刊载当时拉者政府的各项决定，拉者及官员的活动，各地政府机关的报告，民间活动，土产行情等等。也刊载一些专文。目前已成为搜寻早期砂拉越历史的重要来源。

砂拉越第一份华文报刊，应是一份周刊，于一九一三年面世。但，短期内就遭政府封禁。

《砂拉越公报》一九一三年九月十六日第六三六号，第二一二面刊登如下报导：

启明社印务所已在古晋花香街创立，并已准备就绪，要出版一份华文周报。拉者已批准该报的出版刊行。

名字与出版者：这份报刊定名为新闻启明星期报（Shen Won Kie Min Sing Gi Pao），由启明印务所印刷与出版。每逢星期六出版。

宗旨：传播与报导各种时事，扩大砂拉越华人的视野，鼓励他们成为祖国有用的公民。

内容：一。社论：论述关于华人的事务，宗教，卫生，农业，道德，习俗的改革等项。

二。诗歌

三。翻译文字：翻译砂拉越公报的文章，政府宪报文章。

四。电讯：采用中外电讯。

五。新闻：本地新闻，外坡（砂拉越其他省份）新闻及外国新闻。

六。小说与故事：中国与外国的。

七。不刊登任何有关不效忠国家及人身诽谤的文字。

从这项报导中，可以看出，（新闻启明星期报）的内容相当丰富，和现代报纸没有什么大差别。

《砂拉越公报》的报导，也开列出（新闻启明星期报）的负责人名单：罗拔司马尔神父（Rev. Robert J. Small），李东成，江贵英（译音），李运桐，刘兴汉，杨子庆及李鸿标。

李东成，李鸿标及李运桐都是广东人；其中首二人是当时古晋广惠肇公会执委。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革命志士。出版报刊是要宣扬革命思想。司马尔神父是英国教会的牧师。

启明社是在一九〇九年由一批有识之士所创组的。成立典礼相当隆重，越王还亲自出席主持典礼。

该社经常集会，讨论各项问题，尤其是有关中国政治进展问题，在会员间鼓吹革命新思想。中国国民党在马来亚的檳城成立海外分部时，该社即与之联络，意欲归属在该分部之下，成为中国国民党海外分部之一支。出版报刊当是该社用来宣传革命思想。此举未获保守的古晋华社所接受，而纷向拉者政府投诉。拉者同意他们的言论，而封禁这份周刊。

一九一三年十月十六日出版的（砂拉越公报）刊登了拉者的封禁令译文。拉者是在一九一三年十月三日签下封禁令。

越王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克罗卡氏，在警察总监的陪同下，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三日上午九时，到达启明社在古晋下横街的会所，向该社会员宣读越王的封禁令。到场聆听越王手谕的社员有四十人。

越王封禁令的第一段，是封禁(新闻启明星期报；第二段是封禁(启明社(。内容如下：

兹向启明社会员宣布，我(拉者)曾广泛地征询各阶层华人的意见，结果没有一个人赞成一份华文报的刊行。此份报纸不会带来益处，而可能在将来制造几许恐惧与麻烦。是故，不允许华文报的刊行。

蒙西会督回来时，我将告诉他，启明社有意归附的檳城国民党，是个可疑而危险的组织，因其最终活动目标不明。故我劝令启明社停止集会，会员应散去。我的谕令是根据调查的结果。启明社可能是构成危害本国及华人社团福利的危险及猜疑的根源。

越王这项手谕结束一份华文报的生命，也结束一个有政治色彩的华团之活动。

《新闻启明星期报》的第一期，应是在一九一三年九月十六日后三数天内出版。从九月十六日到十月三日，前后仅有十八天。出版不会超出三期。

《新民日报》是砂拉越第一份华文日报，于一九二七年在古晋创刊，一九三〇年停刊。该报社长黄友谦(锡恭)，是古晋潮州闻人，时为顺丰公司(即古晋潮州公会的前身)的活跃分子。

祈 求

吻别亲人

抛下妻儿

“爸爸，你要回来啊！”

喷射筒狂哮
划破夜空
这一刻
尘烟冲天
瓦砾飞散
红血泉喷

白布床上
无助的喊声
“我要爸爸！”

欢笑不再
二十口一家
九个就此长埋土下
这一刻
发抖的双手
抚摸着他的脸
“还我命来！”

千年资产
古人的智慧
云硝烟散

肥田成土炕
牛羊成烧腊
这一刻

无数双手在挥动
“还我家园！”

停止吧！
将枪炮埋藏
战机当废铁卖
战舰改成海上舞厅

让欢笑重现脸上
歌声重悠扬
白鸽自由飞翔
灯管重闪亮
空气恢复清静

停止吧！
让亲人重聚
夫妻重享欢乐
父女欢歌舞蹈

和平……和平！

2003年4月20日子夜
子夜新闻，报道英美联军轰炸伊拉克的情景，有感而
成。

苏里

苏里重重将一包衣物摔到地上，抡起双拳击打在桌面上，木板应声裂开。

“认命吧！难道你要把他杀了？”身旁的太太劝道。

一年前，他应林老板的邀请，用尽他的储蓄，在郊区林老板的芭地建了一座熏房。第一个月，就分红八十元。苏里满怀高兴，买了一条鱼，一斤猪肉，一只鸡，和太太及三个孩子，庆祝一番。

新月份才开始，购进的胶片，已是上个月的一倍有多。苏里哼着小调，一边在又脏又臭的水里清洗胶片。林老板走来。说了几句话。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苏里抡起拳头，猛打过去。林老板倒在地上。

“收拾东西，我们马上搬走”。苏里气呼呼地吩咐太太。当晚一家五口就搬到对面朋友的柴房。

“你知道吗，林老板不要和我们公司了，他要独占，也不赔我一分钱。你说气不气。这样吃人，他没有好结果的。”

年尾，一场大火，将熏房烧个精光。

数年后，苏里用三万元，买下暂住的房子与土地。

2005年

艳尸

两名猎友在废矿湖发现一具艳尸。

两天后的子夜。亚强与亚光正在整理相片，房内灯光突一暗，一阵阴风过后，面前出现一名长发女子，面貌一如艳尸，七孔流血，一身浅蓝色长裙。二人吓得抱在一起。

“别怕。我是来求你们的！”

雨大夜黑。来到一屋前，门上贴着几张符。阿光将一盆黑狗血，泼到大门上。门开处，奔出一对赤裸的男女，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

“我们知错了...放过我们...放过...”

亚强带着刑警到来，带走二人。

第二晚子夜。长发女子再出现。还是一身浅蓝色长裙，一张俊秀的脸。

“谢谢你们。我是微妮，是那男的密友。那女子是他表妹。我们原定这个月就要结婚。想不到，二人却设计将我推下矿湖，夺取我的财产。还请你们给我立个墓碑吧。我会报答你们的。”

一星期后，阿光与亚强中了多多大彩。墓碑完成日，亚强与亚光带着鲜花，香、冥纸及三牲等物，祭拜微妮。

2005年

凡民篇

作者简介

凡民，原名沈庆辉，1943年出生于古晋。早年曾负笈南洋大学攻读中国语言文学系。其文艺创作开始于六十年代初期。作品偏重小说、散文及戏剧，散见于当时本地各报章及星马各大报刊。在八十年代，其小品文定期发表于本地报刊上，小说创作至近九十年代才复见。

曾与友人合著《回望人联三十年》一书，为一部撰述政党政治历史的著作。

目前，凡民为社会政治工作者，也是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顾问。

流民

隐约又听到婴孩的哭声，秀琪像从百哩外浓雾中发现自己的存在。定了定神细听，果然是小弟嘶哑断续的哭喊声。

于是，她慌忙从洗衣桶里掏出了泡浸得死白的手，在褪了色的花布睡裤上擦了擦，然后直起腰，斜扭着头枕在扬起的手臂上，让面额上豆大的汗珠放肆地把袖口花布润湿了

一大片。跟着她略一转身，顺手将散落在额角的一络秀发往后一掠，便迳绕过阴湿滑溜的木板走道，钻进那间挤住一家五口的十尺见方的楼下房间。

这一间用大选时人家书写斗大标语的廉价三层板围起的房间，少说也有八九年光景，在这之前，秀琪一家是住在那几家污黑老旧的打铁店旁，傍着大河边岸搭建起的网寮，直到遭了迫迁，有名份的人家获得分配地段另行建屋，秀琪一家是“弄帮”的，没名没份，当然没指望。正在走投无路时，好在遇上先行搬到渔村落脚的表姑，秀琪一家才投奔表姑高脚屋楼下的一角栖身。

表姑一家自在渔村安顿下来后，生活也换了样儿。表姑丈放弃了“讨海三分命”的捕鱼活儿，找到驾夜班德士的工作。表姑的两个儿子根本不是读书的料子，靠了自动升级制，读了六年小学得了满张红的成绩，连中学的门槛都不敢望一眼。哥儿俩于是便和人家学喷漆修车的手艺，之后，把楼下低湿的屋地打上洋灰，弄一架打风喷漆的摩多以及杂七杂八的修车工具。不久后，屋前屋后，废车壳，旧轮胎，臭铜烂铁等便堆集如山，而秀琪房间的三层板围墙，更是东一块红色西一角灰色，这都是表姑宝贝儿子喷漆的杰作，连那一扇嵌了几片玻璃的小窗也变得五彩缤纷，永远不敢开启。

“阿琪，看弟弟是不是尿湿了……”房内那搭起尺来高的浮铺板的一角，歪歪斜斜地挂着方形的朱布蚊帐内，秀琪的妈，此刻正气息咻咻地，颤抖着用手掀着对开的蚊帐门，望着快步跨进门槛的秀琪说。

“妈，你先睡下。”秀琪一跨步，凑到蚊帐前，一手大力掀开帐门，一手撑着母亲的背脊。母亲那干瘪的胸脯贴近

在秀琪胸前一起一伏地腾挪着，喉间呼噜呼噜打响，夹着咻咻的长啸，听得使人发毛。一股强烈的尿酸味，杂揉着产妇身上散发着的腥膻异味，直扑人鼻令人恶心。但见秀琪鼻头微微一缩，便若无其事地拉开挤到角落的被单，轻轻地替母亲盖了半截身子。其实，个把月来，母亲生下了小弟，所有“陪月”婆做的一切，这十六岁的小姑娘都一手包办；煮姜酒肉啦，倒尿秽水啦，清洗尿布等杂务，忙得秀琪团团转。时不时还要扭开刺鼻的红花油，揉擦母亲的胸前背后，教那要命的“月内风”引起的哮喘病不要老折腾母亲产后的病体，既要照顾那红赤赤的未足月便来到人间的小弟，又要打点大弟上学吃穿的一切。如果爸爸打渔回来，在薄暮中，秀琪有时还要踱步到泊在河沟上的哥答船上去，修补那张被海床礁石扎破的蓆箕网。

三两下子安顿妈妈睡躺下去，秀琪这才急转身趋近沙笼，但见小弟那稚嫩的小脸已经鼓胀得发紫，干号着，挤不出几滴清泪，一顿一停地张口哭号。两根竹蔗般的小手凌空无助地抽动着。秀琪不觉鼻头一酸，低下头，双手往沙笼内沿一擦，抱起小弟，两滴晶莹的泪珠，禁不住滑落在小弟紫黑熨热的脸旦上。稔熟地，她左手把不足六磅重的小生命往自身怀里一兜，右手便在那经常尿湿的部位一摸，竟然是乾热的。

“阿琪，小弟是不是饿了？”

“小弟没尿尿，大概是饿坏了！”

“唉，这两天，老病一发，奶水乾涸似的，小弟吮咬得奶头都爆裂……”

良久，帐内传来母亲啼啼的饮位声。“你阿爸为什么还

没回来？”

“妈，听木良叔他们说，这几天风声紧，有两条船被拉了去。阿爸要等上一阵子才敢回来…”

“还有好多渔船，都没敢回来呢！妈。”秀琪隔着帐布，像是看到母亲在发楞在沉思在忧虑，便补充着说。

“呜哇！……”

怀中的小弟，才止住哭不上两分钟，便又扯开沙哑的喉咙，腾踢乾号起来。秀琪轻轻呵护着小弟，低下身子，钻进蚊帐中，在散乱的被褥下找出一个奶嘴，随手往衣角擦了擦，便塞入哭得正酣的小弟口中。立时，空气中出现了窒息般的沉寂。小弟迫不及待地倾注全力想从那干扁的奶嘴里汲取生命的汁液，而当那颗小脑袋告诉他这个努力全是徒然之后，立刻又“哇”地一声，张口让那奶嘴头像滚地葫芦般的滑落到墙边。配合着抗议，小家伙使劲地踢动尿布紧裹下的双脚，挥舞着两粒蒜头一般的小拳头。

“妈，你抱小弟吧，哄哄他。”

母亲早已饱蓄在眼眶里的热泪，顿像断了线的串珠沿面颊滑淌而下。这苦命的母亲，才四十开外的年纪，鬓角早已斑驳间杂着白发。一张长期营养不良，产后又失调的脸庞，掩盖不了喉下冒出的哮喘病魔肆虐的病容。急促的呼吸将已嫌平扁的鼻子挤得更扁，尤其是在产下小弟之前，上牙床那两颗硕果仅存真正由肉里长出的嵌金门牙变得松动起来，只好连根拔去。此刻，坐月期梳洗减少了，假牙也剥了下来。可怜的“金牙嫂”的咀角立时添上几道又曲又深的皱纹，尖削的下巴异常突出，紫黑色的双唇拼命地往上挤，好像要把鼻唇之间的“水沟”填平似的。这一来，五官凑拼成一个倒

放的小三角形，眼尾泪堂下过多的皮肤折皱得像破布一样难看。

“这般的苦命，你爸、你、大弟小弟……”

像缺堤的洪水，金牙嫂哗啦哗啦地号啕，宣泄满腔的苦楚。怀里哭得有几份倦意的小生命倒发呆地瞪着细眼，张着耳朵用心聆听来自体外的哀哭声。

“妈，别这样，会吓着小弟的。”秀琪鼻头酸楚，眼眶湿热，便淬然掉过头，不忍心看着亲娘绝望的神情。“妈，你哄小弟睡下，我去顺海嫂的小店买罐牛奶。”

金牙嫂将下唇咬得变了型，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直往上冒的冤气强咽下去，在吸泣的点头中，她只手快捷地解开胸前的钮扣，低头撩开半边衣裳，一颗倒悬木瓜似的苍白乳房便紧偎着婴孩倦怠的小脸，稍一倾侧，小弟的小嘴便对准着那颗紫葡萄般的干瘪乳头。也不知道是太饿还是太累，小家伙竟兴意阑珊地吻含着紫葡萄恹恹入睡。金牙嫂的乳房上的两道青绿色的血纹衬着小家伙额角上的青筋份外显目，好像两条衔接在一起的电线在交流着生命的源泉……

“阿琪，顺便去探看爸的船……”金牙嫂记起什么，扬声说。一面掀开帐，秀琪已消失在房门外，只传来她的应答声，金牙嫂失了神低下头，闪着泪光凝视着怀中睡去的小弟。

秀琪手捏着那张又皱又烂的一块钱纸币，是费了好一阵工夫，才从那堆放着书本和杂物的木箱角落找到的。这张纸币不知给谁在图像上乱划了几笔，买东西时，人家不肯接收，才得以保住全尸。顺海嫂要不要收呢？秀琪脑海里翻腾着小弟和母亲的身影，泪水又倔强地在眼眶里打转了。

十六岁的她，依稀记得，在她五岁那年，和爸妈从遥远的边土回归爸的家乡。那时节，拜“斯里阿曼”（和平行动）之赐，说是只要自愿走出森林，回返家园，便既往不咎，予以特惠优待，像正常人一样过活。五岁的秀琪，不知那么多前尘往事。只知道，爸爸在回乡之前的好几个晚上，总在土油灯下和妈妈窃窃私语到天明。终于有一天，爸爸向寄居在那边的屋主辞行，带个简单的背包——那个挂在壁上多年不用的草绿色背包，装上简单的衣物用品，便携着女儿和怀着身孕的母亲跋山涉水，途中还冒险雇人背着行动不便的母亲渡过大段泥泞的沼泽地。一路上，除了脚下的枯枝落叶的破裂声外，谁也不说话。愈趋近乡上，父亲的脸色更冷峻得可怕，好像在作生死的抉择那样，呼吸变得局促粗短，在荒寂凄清的原野上听得异常清晰，最后，在边境的山胞住屋前的爸和屋长谈了好久，送上了旧腕表，终于可以借住几天。隔天，爸爸只身到不远的小店央人带口信给表姑。才在一礼拜后的一个薄暮时分，小心翼翼地走到可以通车的山径上，搭了表姑丈安排的私家车，偷偷潜回表姑家住上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

以后，三央四求的，总算可以立定了脚跟，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爸爸这才露出一线苦涩的微笑，满怀希望地对老伴说，他要埋葬十几年的历史创伤，要用当年的豪情来建立新家园。而秀琪也幸运地上了小学，大弟在几个月后出了世。

可是，爸爸跟人家出海几个流水回来后，脸色就一次比一次难看。“海路这么差！”爸双眉紧锁，“怎么过活？”于是，他想去工厂找工；于是，他要去学驾车，至少可以像

表姑丈那样，从海上漂变成陆上走，该多踏实；还有一阵子，爸还想央人讨个礼申去做点小生意，而这一切打算，都为了缺少一纸“登记”而告吹。爸有出生字，是道地土生上长的，也有老政府的登记，证明他是如假包换的公民。但这一切，都因当年他的离乡出走邻国闯荡而成废。为了要化解这种比患了绝症还恐怖的处境，秀琪他爸花了多少口水央人说项，又费了多少钱请人打申请信，还把出生字和旧登记等都呈上去，结果，什么样颜色的登记——蓝的、红的，甚至是绿的都连鬼影都见不到，更糟糕的是，连原有的老登记都被没收了去。

秀琪年长一年，看着老爸的双眼愈来愈大，也越来越突，更布满了红血丝，而他底双颊，却日渐瘦陷下去，五十不到的爸爸，背都显得微驼。夜里常发恶梦，免不了是没有“登记”被人追赶，吓出一身冷汗，而后呆坐到天明。

然而，更令秀琪刻骨铭心刺痛的是，她苦苦用七八年心血塑造的优良成绩，却被一项政府考试不能参加而断送了一切。原因是她没有，“登记”，更没有出生字，学校师长的栽培和赞扬，同学们的羡慕和钦佩，爸妈的殷切期望，都在没有一纸“登记”下被粉碎了。秀琪就在一年前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满心苦楚，凝坐在窗前几个昼夜，让窗外向世界沉浸在她辛酸的泪水中。

“爸，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窗前跳动的火苗，映红爸爸的脸庞，深沉自责使爸低头不语。他爱这个家，更爱这乡土，他蛮以为，阔别多年的家乡将伸开双手迎接游子的回归。到如今，却连一家子的生计都成问题，而女儿如诉如怨的神色和责难，更使他心如刀

割，愧无以对。

秀琪，这仍带稚气的小姑娘，花了好些时日才平伏了怨怼的情感。妈妈呢，这可怜的金牙嫂，在村子里当产妇陪月或洗衣，秀琪便打点家中的一切事务。爸爸虽然一百个不愿意，却总无可奈何地出海去，捞回一个又一个的失望，怨恨和惆怅。大弟呢，眼看十二岁快到了，必须做“登记”，但却连一张出生纸都拿不到，虽然他是在大药房出生的。而如今，又增添了小弟，又揭起了旧疤新痕……

“膨！”，一声巨响。把秀琪整个人震跳起来。循着笑声望过去，一群小孩童，在顺海嫂小店前燃放“冲天炮”。看到秀琪一付受惊的模样，欢声大笑。秀琪一眼望见大弟也夹在那边，便沉下脸喊：

“大弟，还不回去，成天外溜！”

“才不回呢！家里又没炮竹，也没烟花，人家过年嘛！”

秀琪这才惊觉到今天是旧历年最后一天。此刻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围炉吃年夜饭了。顺海嫂的住家小商店门也关了大半。店屋前的空地上，一堆堆冥纸的焦黑残骸瘫痪在那里，只有那几根烧去大半截的神香，还孤芳自赏地燃烧着自己，化成几道袅袅的轻烟，一阵风来，便失去了踪影。

秀琪于是闯进了顺海嫂的店里，摊开烂纸币，怪不好意思他说：“顺海嫂，这钱，不知道能不能用？不过，小弟饿得慌，我……买罐牛奶……”

顺海嫂“哦”了一声，扬了扬眉头，眼光落在秀琪苍白的脸上：“你妈身体好点，”也没等秀琪回答，便低下身子在成堆的货品架上掏了半天，拿出两罐稍碰凹了罐子的炼

奶，随手递给秀琪，“拿去吧，叫妈别太烦心！”示意她将钱收回。秀琪千谢万谢地拿了牛奶，趁顺海嫂转身之际，将一块钱纸币放在柜台上，顺口说：“海嫂，钱，你先收下。不够的，等爸回来才还。”

出了店，张望了一阵，大弟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远处，疏疏落落的炮竹声，蛮像大地的咳呛声。好冷落的年关，秀琪一路往回走，一路沉想着……

不知不觉的，她的脚步自然地踱到运河沟岸来，几十艘船头瞪着鱼眼的哥达船成排地半陷在河沟烂泥滩上，船尾竖起又蓝又黄破破烂烂的布旗，还悠哉闲哉地舞弄着咸湿的海风，给清寂的大地扇出一点生气，还有几艘被拉上了岸，搁在脏兮兮的木架上准备髹漆，像鱼儿离了水，瘫跌在那里，好一付狼狈相。那半截长浸在海水中的船身和龙骨，斑驳地黏贴着蚝贝的外壳，活像麻风病人脸上长出的肉疣，又散发腥骚臭味。潮水开始上涨，运河沟口涌进成堆成堆的污黄泡沫，那该是大河喋喋不休倾诉苦楚的唾沫。

几个达雅渔工，摊开杂七杂八的旧报纸，围坐在船架下，在那里玩四色牌。

“阿琪，不用担心，你爸爸一定会回来的。也许今晚，不然就明天吧……”

那个名叫阿朗的中年达雅，眼快地瞥见迎面走来的秀琪，无限同情地扬声说，咀角斜刁着的烟支竟顺贴地黏在紫黑的下唇，随着阿朗说话一上一下地抖动。几个同伴也都按翻手上的四色扇子，抬眼对着迫近的秀琪致以温情的目光。

秀琪是火平叔的独女。她那娟秀姣好的容貌，那勤快利落的手脚，还有那一家子的遭遇，都是村子里人们熟知的

事，而这群打短工的达雅渔人，更知道这高挑瘦削的姑娘的“巴哈沙”，（国语）讲得一线过。他们都喜欢和她交谈，尤其这些日子来，渔船风波造成哥达船包括火平叔他们不敢回来，秀琪更是三天两头往河畔钻。共同的遭遇使心距拉近，话题不少，大家更为熟络了。

“不回甘榜吗？好一阵子不出海呢！你们知道，初一到初十，渔人多到青山庙去山巴央（拜神）呢！”

“要回要回。等下老板请吃年夜饭，晚上遛达遛达，明天才回。”伊然是全权代表的应答。

“阿琪，你爸爸可能在三马丹，或许在三巴厘躲吧！他是到丹容拿督那边的海域捕虾的。那些青山口外捉虾的渔船都回了。……”

望着秀琪踌躇地挪步走开去，达雅渔工稍提高声调，安慰着说。

“真他妈的！分什么海域！分什么漂网船不可改装来捕虾。这年尾浪高鱼少，叫我们喝西北风？！”

这一年来，哥达船命运大不济了。网漂来漂去，不是凤尾，就是黄鲫，零零星星的，以前什么马加、刺壳、陆鱼等都像被海龙王召回去，连鬼影儿都没了，哥达船渔民，不是上了岸做散工，就多动脑筋在船尾上安两支木柱，撑一张蕃箕网，到沿海地区去拉虾。尤其是冬尾时节，出海太远，老天一翻脸，回航不及，就可能连船带人去向龙王报到。好在这种浪高风紧的季节里，虾产不少，哥达船民就指望拉着虾来换点钱度过年关。但是，两个礼拜前，两条改装过的哥达船被扣留了，说明违反“罗法”，要被充公，罚款和监禁。渔民的心田像油锅里溅一把海水那样沸腾了。那些闻风而躲

的渔船，不敢驶回青山或山都望河口。眼巴巴地孤零零地在海岛港湾避过“年兽”的肆虐，巴望新年后能逃出生天。后来，听说可以从轻发落了，渔民家小渴望渔船早日靠岸，也好在除夕一家团聚，围在一块，守住满桌的辛酸，遍尝一碗碗的苦辣，可就是无从通知，眼看年关快过，船还在海上飘，家人躲在屋子啜泣，祷告……

× × ×

秀琪走回家的路上，天色已经迷蒙，好些人家已亮起灯火了。好几家还在门榻上骑楼外安了成排的萤火虫样的霓虹灯泡，在眨着小花眼。有几家还吊上大红灯笼。远处，炮声时断时续霹雳叭啦地燃放，却引不起空旷渔村的回响。

回到家门前，表姑楼上灯影晃动，一家子忙着准备过年的糕点。那条写着金黄的“恭喜发财”的红彩又像往年一样挂在楼上门楣上，皱兮兮的满付倦意态。

而楼下的房间竟然透不出一丝光亮，房子外面，平日乱七八糟弃置的修车工具，漆罐风筒等已经收拾得井井有条，透过楼梯口射来的光线，楼下那片常年被汽油黑油污染的地面，此刻也光洁得多，有几洼积水泛着污黄们灯光，像是在炫耀它一年才冲一次凉似的。

秀推开房门，熟悉地伸手往门沿电开关一搭，那支二十光的原子光管“吱”了好一阵子，才不情不愿地照出一房子的苍白，跟着又暗了下去，一闪一闪的，鬼眨眼般。光管两端，黑了两大圈，蛮像几天没瞌眼睡觉，连眼眶都浮起黑框那样。借着闪烁的白光，秀琪在墙头找了盏煤油灯扭大了灯蕊，便亮起这盏多年挂在渔船尾的油灯。跟着索性“叭”的一声，叫闪得癫狂的光管停了职。于是，一房间破布、脏

衣、撕碎的卫生纸散了一地，那歪斜的朱布帐越发黄渗渗，那锈塌了一角的搪瓷尿壶虽斜盖着块纸板，但它肚膈内的臭气还是不安份地逸出，整个房间充满尿骚气味。

大弟不知什么时候扒睡在蚊帐外边，和着一身汗臭衣服，那双又黑又脏的脚板好像践过乌油地。侧躺的脸颊，嘴角挂着一条滑溜溜水柱。再过去一点，小弟的小躯体，把沙笼张成三角型，没有一点动静。秀琪也不敢声张，轻轻地挪到帐前，掀开帐门，空荡荡的，她差点失声惊叫起来。

妈会去那里？——也许到屋后厕所吧？这自我慰安使秀琪抽身把脏污衣物和碎纸屑扫堆到一旁，也顺手捡了块乾淨纸巾，替大弟擦去嘴角的口水，然后又找出罐头开把买来的驼背炼奶启开，置放在热水壶旁，方便夜半泡奶给小弟充饥。

然而，金牙嫂还是没有回房。秀琪骤然想起什么，像只受惊的猫儿弓起背，提着油灯，胡乱地级以上房门口的拖鞋，直奔到屋后找妈妈去，跟着又折回冲凉房，那桶傍晚时没洗完的脏衣还搁在那里，就是不见母亲的踪影。

秀琪急奔回房，推醒大弟，睡眼迷蒙中，大弟依依呜呜说不出所以然来。断断续续地像是说，他晚回，怕妈妈骂，便轻手轻脚爬上板铺上睡，大气都不敢呼，那敢察看母亲在不在蚊帐里边呢。

意识到情况不妙，秀琪三步拼成两步奔上表姑楼上探问。都说没见到什么异样，一家子忙不开，也没注意楼下房间有没有开灯。秀琪又踉跄地跑到顺海嫂的家去，心想也许妈等她慢回，不放心跑去找，但顺海嫂一脸茫然，否定了她的想法。秀琪一急，眼泪夺眶而出。

“放心吧，阿琪，你妈都三四十岁的人啦！坐月满了，四处走动一下大有可能，你不妨去平日她有走动的人家问问吧，包管没事！别哭，回去吧！”顺海嫂趋前拍着她的肩头，和祥他说。

秀琪漫应着，提着灯，去那几家曾请妈去陪月的人家，重复着同样的问题，又得到同样的答案。秀琪整个人虚脱下来，脑海嗡嗡作响。舌尖抵触到唇边咸湿的血腥味，眼角泪水漱漱而下，她跌跌撞撞，行尸般地走回家。

× × ×

这时刻，河畔响起“卜卜卜”的马达声，火平叔驾的那艘灰蒙蒙的哥达船趁着潮涨驶进了运河沟。灯都不敢大开，船尾两支吊杆垂得低低的，生怕它起眼惹事。

有三几个傍河住的渔人走出屋外，趋近渔船，探问火平叔。

“丢个老X！”平素粗话不沾口的火平叔三个礼拜不见，变得又黑又瘦，粗声粗气的。只见他站在船尾，脚板架在操纵方向的横木条上，一手拍拍船顶的破油遮板，示意小工把引擎关小，一面对岸边的的人群，扯开喉，咒他个祖宗十八代。

原来，他在丹容拿督听到马来渔夫说改装捕虾的渔船被“打限”了两三艘，便回航想驶入三马丹耽它几天，顺便加买冰条以防万一。但转念一想，要不巧遇上老虎船，不是糟糕？于是，转道泊在不老三巴厘，躲他十头八天，过了风险再说，只耽心来时下船的条半冰块不知耐到几时，也顾不了那许多……

火平叔的船靠了岸，把船头的绳丢给岸上的渔家绑妥

了，自己便跳上岸，顺手拉过几个藤篓，便又跳回船和伙计合力开了舱。一股扑鼻的腥臭味直冲而上，害得拉仔伙计“巴勿巴勿”地叫着并猛力向船外啐口水。火平叔脸一沉，取过网捞，便把泡浸在一点凉意都没有的舱中白虾捞起，往藤篓一倒，足有三篓半。凑近灯光一看，不是虾的头尾分了尸，便是黑腐了虾头。难闻的腥骚味又掀起火平叔的愤怒，他又跺脚又啐地，布满血丝的大眼瞪实得像要爆烈，脸色胀成紫红，像灌了半坛子烈酒那样。偏在这时不远处霹雳叭啦燃了一串又一串的炮竹，震耳欲聋。火平叔按捺不住，破口大骂：

“令爸在孤岛养蚊子，眼都不敢合上。好容易回来了，白虾却变成黑虾，还过什么年？你还放炮，寻老子开心，丢个老X！”

秀琪脚下像踢到什么，整个身体扑跌到火平叔的身上，撕肝裂胆地叫了“爸”一声，便泪如泉涌地沾湿了火平叔的胸膛。火平叔抽出那只布满青筋的腥臭大手，拍着秀琪的肩头，“阿琪，别哭，爸不是回来了吗！”

“爸，……妈……妈不见啦！”

火平叔立时像触了电地跳开去，拉着秀琪，头也不回就往家走，又一家家地重复做着秀琪做这的一切。最后，表姑丈和几个邻家都提了灯或手电筒，沿着运河沟岸，直走到大河口，寻找了几个钟头，毫无所获。脚下瀑漏的流水冲撞着木柱不停地呜咽。秀琪和火平叔绝望地抬眼仰望夜空，有烟花在爆闪，很快地化成五颜六色的鬼眼消失在漆黑中，旷野里，传来越来越密集的炮竹声，像魔鬼在狞笑。

“明天吧！明天再找找。”大家安慰着火平叔。谁知

道，明天会是怎样的结局？

小弟又以沙哑的哭声迎接失魂落魄的父女回房。秀琪一个箭步，将油灯搁在小桌上，便伸手摇着小弟的沙笼，一手拨弄着热水瓶，把床板边沿的奶嘴住杯里一浸，然后使劲甩了甩，探手进沙笼，塞进小弟那发出恼人叫声的小嘴，火平叔坐在板铺边沿，呆呆地，视若无睹地看着秀琪操劳着，眉头，眼珠子凝住不动。

“呜哇……”小弟看样子又吐掉奶嘴，一个劲发威，摇晃着身子，不一下，一股刺鼻的尿味告诉秀琪沙笼湿了。她一俯身，探出双手，略一振颤，便把小弟抱在手里，放到铺板上，抽出一条洁净的布中，替小弟换了换。

“唉哟，小弟发烧了！爸！”

“哦——”好一阵子，火平叔好像从遥远的地方漫游回来，听到叫声，漫应着，毫无表情。待到秀琪重复着说，他才着魔似的伸出那只一直没清洗过的腥臭大手，在小弟额头探了探，“嗯，真的，发烧了！”

而小弟又在腾踢着小腿，那双小手痉挛地挥动。秀琪伸手进沙笼，拉出小枕头和奶嘴逗往小弟的口和手上塞，企图制止他那催命般的哭叫，而突然，她有所惊觉地再探手进沙笼摸索，取出一个小纸团。凑到灯前，抖索地打开了，忽然有东西跌落，捡起一看：“啊！爸，是妈的金牙！”

望着手中两颗黄灿灿的金门牙，牙根还黏着乾涸的血丝和肉屑。秀滇顿觉天旋地转，一朵浓密的乌云劈头罩下。她无力地把金牙嫂血肉之躯递给乞丐般摊开双手的老爸，火平叔眼突突地瞪着手掌心中的两小团黄黑的东西，泪水扑簌扑簌地掉下来，他发狂似的紧握双手，像抱住老伴不断地摇

撼，“你真傻！你真傻！啊荷！……”

秀琪低下头，瞥见那包裹着金牙的纸团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歪斜的灰黑铅笔字迹。

“是妈写的！”秀琪将纸凑到火光前，头也不抬他说给火平叔听，半晌，她爸爸才伸出两根指头，捏住鼻，头一偏，“扑滋”一声，两团黏滑的鼻涕溅落在地，两道灰白的黏液，还沿着鼻孔，滑到嘴边往下流坠着，他猛力扬起手臂一擦，然后，把蓬松松的头颅凑到灯前。

——阿琪：妈走了！不要怨妈！不要骂妈妈狠（狠）心，丢下你们不管……

——“妈看着你们，一个个都没有登记，到处受欺凌，真恨不得跳河自杀！……尤其是你，那天，知道你在工厂白做了两礼拜工，就因为拿不出登记，工钱不但拿不到，还差点被侮辱！……”

秀琪已忍不住，放声大哭，又扑到火平叔胸口。火平叔搂紧着受屈的女儿，怒目瞪着跳动的火光，“阿琪，怎么回事？！”

良久，秀琪好不容易才止住号啕，啜泣着说：

“两礼拜前，我去附近工厂打工，说好工钱每日四块半。后来，工头问我要登记，说是要报税报政府。我一天拖一天，最后只好照实说了。隔天，工头叫我去见经理。谁知那鬼经理不是人，知道我没登记，便扣住工钱不发，说按政府明文规定，不能请没有登记的工人。过后，鬼经理又嘻皮笑脸拦腰抓住我的手，通身上下看着我，贼忒忒色迷迷他说：女孩子，没登记，不要紧，有的是本钱，可以嫁个公民老公，不就搞掂？要是你喜欢，我养你……嘿嘿……还拿了

两张红钞塞到我手上，就想搂抱我……”

“他妈的，狗杂种！”火平叔扭曲的拳头，凌空劈下，胸口一股闷气直往上冒，他猛然探头到窗外，啐了一口浓痰，“我宰了你！是那家工厂？”

“爸，算了。我把钱往他脸上扔，差点没唾他一脸，便头也不回，跑回来告诉妈。”

——阿琪，妈后来想想，真的，再过一两年，找个好婆家，你嫁过去算了，也省得为那鬼登记受凌受辱！可怜你两个弟弟，大弟过了年就十二岁了，出生字都做不到，前天还喊说要做登记，不然会被欺侮，像你。他呀，好怪你爸爸不替你做登记，还有小弟，也难逃厄运……

——妈听人家说，如果父母中有一人是公民，孩子就好做登记。妈想来想去，只有走，趁你爸未回，狠心地走！

——秀琪，你爸一定会回来。他回来，告诉他，不要念我，妈会回到原乡去，苦苦活下去。叫爸爸无论如何讨个本地婆，救一救大弟小弟，或者，小弟就送给人，但求能做到出世纸或登记，才能有活路……

“你这么傻，嗨，这么傻！”爸顿足捶胸。猛力地摇晃着头，大口大口地呼气，像离了水的鱼儿。

——阿琪，不要怨妈，更不要怪爸。你爸是好人。跟他整二十年，我知道，他爱家，更念着家乡，在他重回到家乡土地上时，还对我说：这下我死都瞑目了！设想到，现在却是求生不得，求死也难！天啊……

——不要找妈，妈会好好活下去，在地的那一方，祝福你们，即使是……在天，妈也会回到你们身边。庇佑他们！可怜的孩子……

秀琪“妈”的一声哀叫，哭昏在火平叔脚下。

不知过了多久，秀琪翻转身，耳际又听到小弟微弱的哭声，她蓦然回首，但见火平叔仍伫坐在木窗前，凝望着黑黝黝的天空。

炮竹响得更欢，是对旧年的诅咒，还是对新年的欢呼，没有人知道。

时而，黑沉沉的天际，爆闪开五颜六色的烟花，一忽儿，璀璨的珍珠被夜空吞食得清光，夜空愈发黑沉，寥寂。

“爸，睡吧！爸，明早好去找妈！”

“你泡奶给小弟喝，就先睡吧”爸手里把玩着，凝视着妈的金门牙，动都不动，枯坐着。低沉的哺语：“我看烟花……”

“妈！妈！记得，要做登记，老师说！……”大弟磨着牙，说着梦吃。

秀琪把温热的奶装入瓶，倒滴几点在手背上，低头吮乾了。转身塞给小弟，顺带将小枕垫在瓶下。然后凑近窗口，一股灰蒙蒙的白雾飘然而来，散发的浓郁的烟硝火药味，直熏得她咳呛起来。

秀琪制止关上窗子的冲动，就怕惊吓坐禅也似的老爸。也许，窗外渐渐远去的炮竹声，房内浓浓化不开的灰雾，会使爸怀想那远去的枪林弹雨……也许，他在凝望，妈妈瘦弱的病体，正颤巍巍地走向密林，消失在一家人走过来的山路上。

秀琪轻轻地用枕头揩乾泪痕，连热湿湿的清涕也一股脑儿沾在枕上，无声无息地昏睡了过去。

11—3—89

黄叶时篇

作者简介

黄叶时，原名黄碧燕，1948年11月出生于新尧湾。自小喜爱文学，刻苦自学，六十年代开始写作。出版散文集《有情天地有情人》、小说集《露从今夜白》。历任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理事、为世界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

我回到新尧湾尧湾镇

而今，我回到新尧湾镇，
戴著一路的风和树。
有许多话对年轻人说，
他们就是听不懂！

住在河边的阿菊告诉我，
阿古已在去年长眠了。
啊，
他的唢呐不是还没有学会吗？

于今，我又离开新尧湾镇，
还是戴著一路的风和树！

我的父亲

那时候，我九岁，我晓得，每隔两天的下午时刻，父亲必定会走到屋子的后边，把已晾乾了的橡胶片放进一个长方形的藤篮内，再扛到肩上，往埠头去了！

我们家住的这间亚答屋的右侧，长著一棵高高的榴连树，阳光从枝桠的缝隙中泻落，像串起千颗万颗的水晶，滚在地上闪闪烁烁，六月了。

蝉声喧闹，由这棵树吵到哪棵树，由这座山坡闹到哪座山坡。而且，橡树林梢已变为红色了，像火在烧，都烧到天边去，也是橡树更新芽的季节，美丽的日子！

傍晚，父亲从埠头回来了，汗水在额上淌著；他把重甸甸的藤篮放在桌上，我们围在桌旁，挺爱哭的三弟爬上桌面，光著脚板把凳子踢得嗒嗒在向。父亲把手伸进篮内，取出母亲交待要买的物品，白糖，赤豆，<高士治>肥皂条，香港出品的<飞机标珍庄>猪油。还有我们最怕看到的，生病时候吃的，青绿色的，一小包一小包的<天一丹>药散。最后，父亲才拿出一扎山楂饼和一束五味姜，分给我们一人一份。

今天，虽然我有能力买很多很多的山楂饼和五味姜，可是，那吃起来的味道就是没有当年的香！

我家住的小村落在偏僻的山林中，到埠头去要走一条很长的崎岖小路。小路经过会滑人的竹桥，还要行过达雅人的旱稻田；在哪个环境里，唯一让我们能接触到外面世界

的媒介只有父亲手中的这个藤篮了。藤篮中的物品都有一个我们原先都不知道的名字。对我们来说，这个藤篮就像一个宇宙，叫我们好奇，叫我们向往。父亲的手，多美妙，多伟大。

后来，搬了几次家。起先没有留意，后来才想起，已找不到哪个藤篮了。

住在砂南坡的时候，小屋面前是一个被遗弃的金矿池。园丘内的泥土中都藏了含量稀薄的金沙脉。在十八里的公路旁，这一带满布礁岩石块。只有野香蕉，野樱桃和开著明亮白花朵的海柳树，它们都很费力地在其中生长。

父亲就在土壤贫脊的山坡上栽种胡椒。胡椒藤总是又饥又黄，连蕃薯也是乾瘪的，父亲每天都在给胡椒园里锄草或施肥料。而对面不远的一座金矿正在采黄金。矿地内的机械在操作，发出隆隆的声向，繁荣得很。在这样的情景中，父亲哈哈地笑著说：“这叫一线之差呀！”

我在年少就离开家到外边工作，后来又有了自己的家，回家的次数也较少了。在八十年代，开采金矿的行业又炽热起来，父亲又有机会回去做他最有兴趣的老本行……勘探黄金矿源体。每次回家去，都看到父亲蹲在红毛丹树下，在仔细察看那些从荒山野岭中掘取回来的石块。父亲总会很开心地，指著石块表面上的矿物体，对我说：“呐！这是铅，这是铋，这是黄金了。”

不管是什么矿物质，我都没有半点兴趣，看过去，哪些石头也只是一堆石头而已。因著父亲的喜欢，自己也就打起精神来欣赏一番。印象中，最感奇妙是那一小撮一小撮的，黏著石块的绿色粉末，据说那是年代尚浅，还未形成的玉

石，若要成为晶荧的翠玉，还需要在两万年后吧！无奈，父亲的身体越来越衰弱，最后，只好完全放弃这份工作。

八十年代时期，在乌梳路边，开了一个铋矿场。父亲就在铋矿场上工作，父亲也是十分满意这份工作，所以，他每天早晨独自走一条小径来到该矿场。铋矿场上还建起一座炼铋用的烟囱，高高的烟囱耸立在青青山脚下。可是，不久后，停工了，父亲的酬薪也一直空悬著。现在，只看到野藤攀爬到囱顶，矿地早已荒芜了。对于那项工程，我到现在还感疑惑！

去年十二月的一个早上，我回到家。把车子停下来，就听见父亲因病痛的呻吟和哀叹。兄弟妹们都在外边工作了，母亲说要带父亲去石隆门一间私人诊所打针。打完针后，父亲的情况稍安定。他老人家还催促必需要在十一点之前赶回到家，因为在十一点的时间里，在十九里的砂南坡的石场，有列常的爆石活动。会截路。那将耽搁母亲送午餐给小孙女的时间，我的那三个侄女和甥女们在新尧湾华小读书，中午十二点下课，我驾著车子行在路上，听父亲这么唠叨，心里有气了，对父亲说：“这些事儿你还要管呀！”

父亲打过针后，回到家情况平静多了。我说我要回古晋了。父亲斜卧在床上对我说：“红毛丹熟了，还有山竺也可以采了，你就采一些回去给小孩子吃吧。”真的，长在鱼塘边的红毛丹树，每一棵树梢顶都堆满红艳艳的果子，山竺也在梢头上笑。今年，是丰收了。我望著那一片辽阔的田野，田野尽处的一重巍巍青山，青山永远安好呐！远远的天边飘来一匹匹的黑云，看来要下雨了，在雨季里，天色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农历除夕日，父亲从石龙门医院回来，神志就不曾清醒。一直以为父亲的身体必定会恢复健康，总可以多过些日子吧！没想到，元宵节一过，父亲就去逝了！

今天，太阳仍然炎热，大地依旧广漠。想一想，父亲在世上七十多年的岁月中，背负多少劳苦愁烦和长年缠累的顽疾。眼望著哪无尽的穹苍，不能测量也不能逾越。我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呢？对于我的父亲。

1/4/1995

雨 日

这几天，下午的天气就是这般的炎热起来了。在古晋的甘邦士都东，这儿原来是一片湿地，在地势较高的这一边，有一所蓝屋顶褐砖墙的安养院，建筑物的周围绕著浓郁的矮灌木林，其中杂生了姿态潇洒的翅藤，野棕榈和开了大黄花的人碗叶树，这儿一档，那边成排，它们都挤在蓝空底下，在各长各的，形成一片矮灌木林。

这时刻，前院内的访客停车场，空空荡荡的。只有一辆灰色的，老旧的专用运物车停放在车库里。眼望去，蓝天任由它是蓝，白云任由它是白，树木也任由它是绿，没有谁来给它评论或赞赏。所以，这大地显得万分孤另和寂寞。

这个名叫林吉的老人，因为他的床靠著侧院的窗口，当阵阵风吹过林梢，拂动了枝桠树叶，发出沙沙的向声，像雨水打落，老人沉吟了一声，用马来语在问：

“又下雨了吗？”

“没有，天晴著。”

“我听到雨声，是雨在下。”

“不是雨，是风打树叶的声音。”

身材矮小的男护士轻描淡写的，有一句没一句的回答，他提著盛水的塑胶水桶，把水桶放在林吉的床边，要给老人洗涤身体和换衣裤。

“已经冲过凉了，喂，你怎么又来搔扰我。”

林吉显得十分懊恼，一辈子来，自己喝酒骂人打架都得心应手的，现在，是什么世界了，处处被人烦，于是，他抬起两手，用力往前一甩，男护士赶紧用膈臂挡住，避免了老人从床上滑落。

“不是冲凉，来给你换一件衣裤，你尿床了，亚伯。”

林吉听说自己的尿水又把床单湿透了，收起了在颤抖的手，愣愣地望著，他望著，其实他什么都看不见，他盲了。八十六岁的体力和视力已无情的退化，说退化也不尽是真的，譬如刚刚发生的事，稍一转身都忘记了，而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尤其，是叫人伤心的，叫人恨意难消的，偏又记得牢牢。

现在，他想了想，忽然感觉到今天还有什么事搁著没做完，又用客家话说：

“这么晚了，我儿子还未送咖啡来。”

“． 嗯 ．”

“你帮我打电话叫他们来，好吗？”

“嗯。”

也许这位达雅籍男护士听不懂方言，答不上话来。也有

点像是多说无什么意义，不如什么话也不要说。他沉默著给老人换上乾净的衣裤，再穿上一件大人尿布，让他靠著枕头躺下后，才提了水桶走开。

何况林吉一生最嗜酒。酒，在这儿是不被准许的，咖啡勉强还可以通融，但院内不供应，这类嗜好式的饮品，通常只待家人负责。老人家呀都喝酒喝了几十年了。无酒的日子已经是陈腐乏味，现在，连用来代替酒的咖啡都没有，会给老人感到时间更是漫长，更难受了。而且，还有一种受耻辱的感觉。

仿佛睡过一觉，本来就是睡过一觉了，老人家才苏醒，就听到一串脚步声朝著自己这方向走过来。是不是阿诚来了，赶紧打起精神来，仔细地聆听辨认，这不像是阿诚的。果然，又给林吉失望了，走过来的人不是儿子，她是个即将退休年纪的，矮而胖的女护士长。她打开提来的药盒子，拿了绷带纱布和消毒药水，给老人清洗褥疮。这褥疮不曾痊愈，是不是永远都是这样呢？林吉问过护士长，护士长总是一言不发的不给答案，如此阴凉的空气，令人感到一丝丝的冷酷。

林吉也习惯翻过身，让护士长为自己的背脊，臀部的褥疮伤口敷药和换纱布，还问：

“我儿子还没拿咖啡来吗？”

“我还没看到，再等一回吧。”

“几点了？”

护士长收起纱布和药品，同时还看一下衣襟上的挂表，安慰老人说：

“还早呢！”

“早，喂，我可等一整天了。”林吉说。

“那就不妨再等一等啦！”

护士长说完话，提著药盒子走开去了。

窗外又刮起一阵风，被拨动的树枝梢在摇，沙沙沙的在向，照在屋檐上的阳光十分辉煌。

“又下雨吗？”老人问。

“——”

“那不是雨水在打檐头上吗？”

“——”

“你帮我拿件雨衣来，褐色的，就放在木橱顶上。”

“——”

没有人答话，这没回答不是因为听不懂，而是答不上话来，护士长也是默默地，很有次序地收起了药盒子，朝另一张床边走去。她也要为其他老人作例常的护理，这个安养院内。住了十几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沉闷的半个下午已过去，林吉在昏睡中醒来。斜躺著，并贴紧两只耳根，费力的聆听，周围若有脚步声向起，他的精神马上一展，是儿子来了，是我的儿子来了，但是，脚步声又走远了，消失了。从他的床边走过去，明知道那些人都不是自己的儿子，自己又迫切希望是儿子们来了。

“你是谁，是阿诚吗？”当他再忍不住了，就凭空直问。

还是没人回答他，旁人自有旁人要忙的事，谁管他来了。

自从那叫阿诚的儿子，把林吉这老父亲送来，就一直不

曾接他回家，其他的儿子更不曾出现——昏昏晕晕的，林吉仿佛身在梦里，但都不是梦；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是有血有肉的事实，明天怎样自己不知道。只有过去的日子，不分好的坏的，都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似呼有谁在耳边聒聒叫，他迷迷糊糊地问：

“家，我家在哪儿呢？”

“你家吗？嘿，你家在天际。”

是婶母说的，冷森森的一句话，是的，就只是这么一句话，自己怎么一记就记到今天呢？

在九岁还没到的那年，只因为住在南洋的叔父无子嗣，捎信回乡问家族中有谁能给他一个儿子，于是，祖母在男孙中逐个看了看，挑了挑，说：

“阿吉肖龙，主命贵。”

就由掌权的祖父作主，阿吉就像儿童玩点指小兵兵的游戏。在众多的兄弟中被挑中了，过继给小叔父承香火。也是说一不能有二，那时刻的中国也正是兵荒马乱，愁苦的母亲一双瘦削的手，无奈地打个小包袱，轻轻的递给阿吉，还给他的小裤袋内塞个红封包。红封包是祝福出门人顺水顺路的，母亲呜咽说：

“在以后的日子里，记得要孝顺叔父婶母。南洋那边的生活，该会比俺们这儿好。”

“是。”

什么都还不懂的阿吉只能点点头，没有主意也没有观点。手拧起扁瘪的包袱往肩上一背，前面的道路情况如何，不是小脑门上还臭姜奶味的阿吉所能预料的。似呼，大海在

哪里都还不知道，小男孩就这样跟著堂伯离开广东大埔村，过番来。

船，行在茫茫大海上，行得很久，也行得很远，算一算也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望到长著青草绿树的陆地，海上的艰辛都捱过去了。当在古晋码头上岸了，在一间公会所里过一夜。第二天，又搭上小木船，缓缓顺流而上，当船行到下午，退潮了，却又成了逆流而行，船只赶在天黑之前到了渡头，上了岸，这一店屋临水而立，从渡头走来，只几分钟，在短短的街巷上，阿吉懵懵懂懂地回到了家。

叔父的家住的是一间木板店屋，店面卖的是中药材，店屋附近人家不多。浓绿的树林到处皆是，几只红脸番鸭子在店门前达，好宁静的世界，后来才晓得，这小镇的名字叫乌梳。

店屋内冷清而又阴暗，这样的住屋和家乡的泥墙矮房大不相同。当他被带到屋后的厨房里。见见腴腴地，和颧骨突出的婶母见面，婶母穿一身蓝色唐山衫裤，她在淘米煲饭。炭火在炉中焚烧，红彤彤的，她停了手，瞪眼斜嘴朝著自己望，那个神情无比冷酷，林吉打个寒颤，一颗心当场落在波浪涛涛的大海上。打从那一刻起，自己已晓得，自己的一生，已随著生命的波涛，就此颠簸流离去！

这儿南洋的天气如家乡的暑夏一般的炎热。那个晚上，身材矮小的叔父拿来一张草席，悄悄地铺在走道上，再挂起一面蚊帐，叫阿吉好好睡。像害怕什么似的赶紧回到房内，这动作是表示一种男人的懦弱罢。亚吉卧在蚊帐里。在把妈的叮咛拿来想一遍，也许是肚饿，越想就越睡不著。在夜

深入静时刻，可以听到婶母在房内和叔父闹起来。没听到叔父回应的声音，他一定是缩起脖子，在任凭妻子大声小声的吵。

“我说过，不要你招你这个侄子到来，阿仔不好吗？我要的，你偏跟我拗，你以为这个家伙会好多少，单看他的相貌就晓得了。”

其实，婶母早已认了一个乾儿子，二十出岁了。他在店内厅中摆了几张小赌桌，抽佣金。这个乾儿子浓眉大眼，家人住在印尼的三发。他常常突然回来，又突然不见。阿吉很好奇，但又不敢多问，婶母煮的好饭好菜都任由他吃。和对阿吉的态度完全不同，阿吉看在眼里。心里十分委屈，也无人可投诉，偶而也想起母亲。当一想到母亲心里就绞痛，到后来又晓得想来也没有用，乾脆不再去想了。

不必到园丘去打柴的时候，把厨房里的水瓮也注满了。在稍为闲空的时间里，叔父喊阿吉过来，很用心在教阿吉读书认字。那藏药材的抽屉外，都篆刻上药材的名，黄连，党参，枸杞，那些林林总总的药名。阿吉很快就认完了。当小叔父端来厚厚重重的褐色的药书，给阿吉读那一段一段的目录，对于密密的文字，麻麻的解说，阿吉一望就打瞌睡。这当然令叔父感到些微的失望，起初是些微，到后来是完全绝望！

“没一点精神，你没吃饭吗？”

“嗯！”阿吉当然不敢说自己真的不曾吃饱。

婶母看在眼里，冷笑著说：

“教他看书识字，他有这个脑筋吗？嘿，我看他是黄泥蛇

一条，是一坨糊不上墙的烂泥！”

“我就做烂泥里的黄蛇一条，算了。”

听了婶母讥讽的话，阿吉没有反驳，暗地里甘心的接受这给自己毙命的一枪。这个扭曲的家庭给他一个已被扭曲的心理，之后，当叔父喊读书的时候，他一股儿的往外边溜，久而久之，叔父对这个过继儿的期望也完全放弃了，虽然，对叔父那失望的神色，自己也有些不忍。可是，这不忍的感觉就像喝酸醋，酸味一过，又都没感觉了。

——晚餐时间了，女护士把白饭添了汤水，舀起一羹匙喂林吉吃晚饭，汤饭到了唇边，林吉啜了一口，说：

“该时，我每天要到河上去挑几担的水，水很重，肚饿呀。”

“怎可没吃饭呢？”这个年轻护士左手端著碗，右手拿著羹匙，漫无重点地和老人交谈，她的话说的是现在，也像是在说老人的当年。

“婶母不给。”他把话说完了，稍一沉静。似呼意识到什么事情来，问：

“这饭是谁给的？”

隔邻床的刘七号，因为他的床位是七号。也有有八十几岁了，风霜给他一张乾瘪的脸颊，他在咯咯咯地用福建话笑著说：

“哈，住院的钱是你儿子还的，所以，这饭就是你儿子给的喽！”

林吉虽然眼不能看，耳朵倒还是挺精灵的。他朝著传来说话的方向，把话喊了过去，为自己辩护，说：

“你多话什么来了，我四个儿子都是做官的。”

“你儿子都当官？你自己怎么命歹。”

“谁说我命歹？”

“命好还会在这里吗？哈。”

“你自己呢？呵呵，狐狸笑猫长胡须。”

“我儿子刚来过，给我送来叉烧包，烫手的热呢，不像你，等了三天啦，儿子都没一个来。”

刘七号手拍著床头的细铁条，在嘻笑地说，这些话，明明是在嘲讪林吉，把嘲笑别人来当作安慰自己，看来，大家同样都是粗俗人。

“嘿、嘿、嘿、是吗？”老人听了也只好傻笑了一声，把头低下来。

这个女护士也晓得林吉等儿子就等了一整天，又都落空，

同情他的失望，就安慰老人说：

“宽心一些吧，阿伯，凡事看开就好了。”

“看开？还有什么好看开和看不开来了？”

林吉迷迷糊糊地问，有时候，他似呼已不在乎身旁的事了，有时候，却又十分计较。

刘七号又拍了拍床头的木板，发出嗒嗒的作响，然后，也嘻笑一声，又说：“哈！人嘛，两腿还未伸，四大早已皆空了。”

“嗨，少说话啦，你吃你自个的饭啦！”护士说。

“我吃饱了，我不用护士喂哩！”

“不用喂饭而能自己吃饱，喂，那是你的本事大啦！”

护士手拿著匙羹，给老人家说一句赞赏的话，老人家呀，一样喜欢听好话，虽然这样的好话很浮浅，这样的话如一根小草掉到水波上，没什么意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若不这样说还能说什么好呢？

在靠近小河畔，是一间河婆客家糖饼店。已十六岁的林吉在店里讨了个小工来做，做花生糖，贡糖和定亲用的三色糖。林吉的工作都是烧火，打花生壳或是搅糖浆，能换一碗饭吃就满足了。这一天，老板要林吉挑两担子的贡糖到石隆门镇去，十来里的路，需要走半个早上。趁著天刚发白，阿吉就上路了。重重的糖饼压得扁担两头往地上弯，两肩熬不过来了，就换背脊来背，为了要博取老板的赞赏，林吉连歇脚都免了。石隆门路颠颠仆仆，弯头又多，尤其浮凸生在路面上的树根板。最伤脚趾，到傍晚才赶路回到店内。太阳都偏西去了，把扁担和箩子往架上放好，恰好到灶前盛饭，老板看了阿吉能够同一天赶来回，他点点头，满意地说：

“很好，以后，挑担的工作就由你来了，明天有一担要挑去新尧湾，你往友蓝路越过就是了，那儿比石隆门靠近的多。”

靠近得多这倒是真的，而挑起来的担子似乎也重了一倍，阿吉二话不说，也无话可说，他也常想起母亲的叮咛——“那边的生活，该会比俺们这儿好。”

“阿伯，你没回过唐山吗？”护士边喂饭边问，这句话都问过几十遍了，反正问过再问都不要紧，没谁会拿来计较。

“回去看谁呢？看了又能做什么呢？我在这儿不是好好的吗？”

“是呀，现在的阿伯样样都好！”

是的，样样都好吗？林吉突然记起，有一回，吃饭的时候，伸手用筷子往盘内一夹，有半年没吃过猪肉了，实在渴望吃上一口，在瞪著眼的婶母就用羹匙狠狠地敲了一下林吉的手背，说：

“这肉是给你吃的吗？”

——唉，这些事早都该忘净才对。却又是刻骨铭心记到今天，而且还历历在目犹如昨天。

——日本人投降后，二次大战结束。生活环境稍为平静。阿吉讨了个邻家名叫阿桂的女孩做妻子，这个女人朴实又勤劳，婶母当然高兴，因为来了一个可以任由她虐待的女人，这个苦命的女人生了六个子女，儿女福还没享到，四十八岁年纪，就一场病死了。妻子死了，本来林吉喝酒如喝白开水，到后来连开水都不喝，就只喝酒，在古晋做铺柏油路赚来的薪水，都供到酒瓶里去了，儿子劝他别喝太多的酒，那对身体健康不好。

“有什么不好，废话，酒不是酿来给人喝的吗？”

他经常在的士车站前的咖啡店内呆坐，他坚信自己有儿子，养儿子是用来给自己养老的，自己的口袋里没必要收著明天的饭钱。

好在儿子们个个都争气，咱一挥手儿都摆得出去的，省了给旁人看轻，这是林吉的风光。可是，儿子是自己生的，媳妇可就不一般了，不是吗？

林吉记得因为轮流到儿子们的家住，当时就住到四儿子的家，在四儿子家里的一幕情景，和四媳妇曾经有过这么一

场口角，自己当时酒喝多了，火起来，声量也高了，如此道理堂皇地说：

“你的丈夫是我生的儿子。”

“那又怎样，儿子谁不会生，我也生了两个儿子，我要不给他们姓林你，老家伙连男孙都没有！”

四媳妇双手叉腰，口齿凌厉得很。她满颊横肉的凶煞模样，咋看之下，这个媳妇的神态十足，怎么像极了当年的嫡母？喂，这两个衣摆可以甩死人的女人，也是自己这一辈子倒足了霉，这样的女人怎么都给自己遇上了。

“我不和你吵了！”

“走，你走开，我的大门板上有字条，你自己看。”

林吉气急败坏地走出门外，回头朝门板一看，只见门板上贴著一张白纸写了黑字“老家伙，滚。”

林吉还来不及说话，四媳妇哗的一向开了门，她人就站在门前，狠狠的一挥手，说：

“你不用去后门，后门也贴了，哼！”

“唉！前后门的门板都贴上了吗？”

是一是一

男护士把枕头拉直，让林吉扭曲的脖子垫平，呼吸也顺畅了。

“阿伯，你醒醒，你做恶梦了吗？”

林吉被惊醒，还辩护说：

“谁说我做恶梦，那些事都是真的。”

他似呼又发现了什么，想了想，说：

“哦，我儿子还没给我送咖啡来吗？”

“夜了，阿伯，你儿子不会来了，睡觉罢！”

林吉听了听，想了想问：“天又下雨了吗？”

没有人答他，窗外只有风吹树桠的声音。

男护士把被子覆在老人身上，这是他的工作，这只是一个小动作，对林吉来说，已经是一个极仁慈的大施舍了。

大厅上的灯火已关熄了，院方只让走道上的小灯亮著，对林吉来说，此时有灯光或无灯光都无所谓，除了有一声声由邻床传来的打鼾声之外，他感受到四周的一片沉寂，自己就像一艘小船汤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上。他突然明白，一艘小船汤到哪里，就让它汤在哪里好了，当船老了，破了，自有可靠岸的码头。

林吉摸了摸被子和枕头，在没有了主张，没有了要求的时刻，这意味著自己手中还拥有一份无尽的安全，他对自己说：

“是，睡觉罢，明天早起，等阿诚送咖啡来。”

25/8/05

作者简介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来在受监禁期间靠自修考获剑桥及马来文九号文凭。

*曾是砂州一位活跃的政治，社团与文教工作者。1961-1962是美里市左翼砂民日报记者主编。早年参加古晋中华中学学生文艺研究会。曾任砂拉越华人文化协会晋汉省翻译及出版组主任。

*目前是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财政，写作人，翻译工作者。

*曾与友人合著着《回望人联卅年》、《砂拉越历史回顾》、《岁月留痕》及以马来文编写《Perjuangan Politik Haji Sami Bin Nor》。

风光已逝悲歌响起

有人白手成家，致富有道。富有之后，奉行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信条，令人敬仰。

有很多政治人物或高官，利用政治权势或官位自肥。有的侥幸过关，有的不是身陷囹圄，就是官非缠身，没完没了。对他们而言，「生有何欢」应当是再贴切不过的说法。

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美黛与丈夫马可斯当权之时，中饱私囊，享尽了荣华富贵，夫妇资财富可敌国。丈夫下台之后客死异乡不得善终。伊美黛日子也不好过。这位古稀在望的前美后，本月六日在国会议长面前宣誓成为国会议员。就算重归政坛，但是日落西山，风光不再。更要命的是在有生之年，在马尼拉法庭还要面对超过一百宗刑事与民事官司。

韩国出名将领前总统卢泰愚，近来因涉及超过六亿美元之贪污丑闻，闹到全国到处有人民示威。这位晚节不保的强人，睡不安，吃不下，身体奇差，也不想吃药，失去生存之趣。此案连累到该国五大企业首脑也被录口供，有的还成为通缉犯。

回望时下有些人对政治过于冷感，只因政界有害群之马；有的则有匡正时弊之心；也有人以为借助政商挂勾，可达到致富或威显之目的，因而乐此不倦。

人毕竟是吃人间烟火的。在现实生活中，只要不过分追名逐利，不损公利己，也没有什么可非议之处。不过若不能自持奉公操守，不懂得「知止则不殆」之古训，沦落到如卢泰愚及伊美黛之境地，於人生暮年仍在心惊胆跳中过日子，现世现报，余生又有何乐趣？

环顾一些站在政治或权位高处的人，却忘了秤秤本身斤两，不可一世，目中无人。这正好印证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位处高位的愚人，就像站在塔顶：在他眼理什么东西都很渺小，而别人看他也很渺小。」

11/11/95

镜子的联想

不知道从什么世代开始，人和镜子结了解之缘。俊男美女顾镜自怜，久立而舍不得离开。有的失去俊俏容颜的人，望镜生畏，久看徒增悲伤。如果生命的意义无他，单靠容颜自悦和悦人，那的确是十分可悲的事。

不论是古人用的铜镜还是现代人用的镜子，最多只能照出我们的外形。

有人将历史比喻为一面镜子，寓意至深，藉古人之事以自戒。此种镜戒或借镜功夫很值得现代人大力提倡，以收反省反思之效。

对会做表面功夫的人，其经过包装后之言行，难于捉摸，虚幻如镜中花，水中月。不过古人之智慧告诉我们，生活举止乃反映心灵之镜。观其友宜观心镜，看其友则能知其人。就算不中，也相差不远。

古往今来社会上群雄群雌起起落落，都是历史镜子。艰险多诈的雄雌，总不能在镜面长久保持「普渡众生」的慈悲面貌。有人说人生如戏。施小恩小惠，笑脸迎人，装疯道傻，都是历史舞台上演员的道具。在台下随时准备拍手的人要小心。不然当表演道具用过，戏剧落幕，一切都打回原形之后，如你再看看历史镜子，才目睹卸妆后的可怜兮兮尊容，可就要大叹不值了。

18/11/1995

对河流付出爱心

自白色拉者开始，在超过一个世纪半的历史进程中，本州政权多次易主，江山数度变色。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曾是绿色的山林很多已让位给文明，清洁的河流已不再是悠悠绿水。对这些，人民只好无奈地默默承受。走过了逾半个世纪的人生途程，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怀着年少豪情，有幸亲赌过未经污染的砂拉越河，巴当鲁巴，拉让江及巴南河的原貌。从七十年代开始，又多次重游，可叹江河依旧，但昔日容颜已不在。

八十年代世界环保意识之风，开始徐徐吹来。现在是越吹越剧。对这曾有世外桃源雅号的肯雅兰之乡的人民来说，实在是一好事，虽然慢了一些。不过只要政府尽责，人民合作，为时未晚。

政府环境部，对官办与民营的各项发展及生产事业，在影响自然环境的问题上，立法甚严。唯碍于很多现实课题，在执法上困难很多，唯最重要的是在官民的配合下，我国的环保工作已有了很好的起步。

砂拉越在发展方面，起步较迟，但不一定是坏事。我们正好从别处因发展所带来的不良症状中吸取经验，可免掉许多人为的灾难。

古晋北市清理砂拉越河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一项保护河流的正确步骤。“爱护我们的河流”运动，不久前也在本州开始推行。这个教育运动必须持之以恒，从学校开始，并动员各地人民共同参与才能达致预期效果。

为保护本州河川流水之素质，凡与河流有关的各个方面

都应参与这个教育运动，并作出贡献。有生命的河流，是哺育河流两岸人民的活水源头，也是发展旅游业的一大资产。

在过去，由于历史因素使然，长江和黄河两岸的任何政治声响和人民的怒吼，都会激动我们中许多人的心弦。现在，怀着深情向往冰封北国的时代早已逝去。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要留下来干下去”的政治激情，和渴望自由与独立之火种，烧热了本州许多华族儿女的心田。他们在自己国土的大河小川，从河口直到河源留下脚印，奉献出青春与生命。多少本土诗人对砂拉越河，巴当鲁巴，拉让江及巴南和，谱出了对祖国的爱情的诗篇。曾几何时，当一切激情已趋于平静之时，我们又听到“爱护我们的河流”的呼唤，目睹污染了的江河及一些发臭的溪流，莫不为之感到惋惜伤神。

空泛的政治口号和抽象的爱国主义，不容易激起国人对国家的爱恋。但是，对自己国土的一草一木，一座山一条河以及文明遗迹，则容易令人动容和激起爱恋之情。

尽管科技日新，但河流仍是国家最宝贵而不可替换的资产。它们是流经乡土大地的血脉，也是本土文化的摇篮。

我感谢许多有心人，将本州的高山大川，森林湖泊和辛勤的人民，用各种艺术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让国内外人士发现本州未见之美，而发出“江山如此多娇”的由衷赞叹。

我们，每一个人，不论高官百姓，在爱护我们的河流方面应扮演自己的角色，对自己的河流川溪献出爱心。若人人对河流少一分污染，本州的河流就能增多一分清澄。

发臭的流水和漂满污物的江河，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政府的无奈或无能，人民自私和缺乏公德的丑陋面目。希望

待以时目，时间会证明，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是那样子，只要大家对河流付出爱心。

18/4/94

乐龄之欢

父母生我，幼儿有幼儿之趣，童年有童年之乐，少青年自有他们之喜，中年男女有梦，乐龄人士也必有可欢可悦之事。

懂得生活的人应当是懂得从生活中发掘乐趣的人，有的人笑口常开，因为他已养成要高高兴兴过日子的好习惯。整天愁眉苦脸的人，因为他没有学会或无下定决心改掉早已养成的多愁积习。生活中有的人赏花，可是也有人只看到黄叶和落地的花瓣，心态就是如此不同。

有很多人对看武侠小说很入迷，不过因为尚需为生活钻研，没有可以废寝忘食的优渥条件，因此只能浅尝即止，当作松懈精神压力之消闲读物。读者定有经验即每当看到侠士们在浪迹天涯之际或仇恨了断之后，多有「生有何欢，死有何惧」的苍凉之感。

侠士们看破人有生必有死，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刀尖上过日子，似乎都壮怀激烈，有慷慨赴死之心，对他们来说，「死有何惧」是自然不过的。

小说中的侠士，独剑走天涯，有酒当饮，有饮不醉不欢，醒后，又是孤独上路，代天行道，有时只是为争一口气动刀动剑。难怪他们会发出「生有何欢」之叹。

廿世纪将到尽头之今天，相信除少数例外，多数人都是「生而有欢」的，虽然人在倒霉时，仍不时以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来自慰。

回到现实中，很多人知道近几年来，一些社会上有心人，努力推展乐龄活动，现已蔚为风气，给晋入乐龄之年者，开拓活动领域，让他们过得快活，活得开心。

乐龄卡拉OK歌唱赛只是其一。在猫城这类歌唱赛此起彼落，公众反应很好。

于本月十三日及十四日两晚假人联党总部举行之乐龄歌唱初赛，唱者有备而来，掌声过后落力而歌。不衰的老歌如「永远的微笑」，歌者充满深情唱出，岂有不牵起台下听众美好回忆；「秋水伊人」所引发的深情与思念，相信当令有情人荡气回肠；还有那「明月千里寄相思」，「王昭君」，「不了情」，「迟到」，「看你怎么说」及其他新旧歌曲，莫不得到热烈的掌声。

有句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乐龄之乐，乐如何？各人感受不同。虽说不久前在南市市政局举行的专业华乐演奏与歌唱，给人留下至美的回忆，不过上述两晚之乐龄歌赛给大家所带来的情趣和享受，也是很令人难以忘怀的。

生活在平安的国度，如果乐龄人士懂得以积极心境过日子，又有一批有创意的辛勤社会工作者付出爱心，给大家带来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已届乐龄之年的日子的是「生有所欢」的。

16/9/95

口才的魅力

现在的人不论从事那一行，都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口才是人际沟通的一个重要技巧。

很多胸中有点墨的人，碍于不擅口才，而不能尽量发挥所长。有的人有料又能口若悬河，令听者如沐春风。有的人靠张能说会道之口，连树上的鸟儿也能骗下来，明明是黑也能说成是白。

有事业心的朋友，若明白本身之口头表达能力不到家，有意花一些心思去改进，包括参加口才训练课程，倒是十分值得鼓励。不过话得说回来，过于强调口才，忽略平时认真进修学问，对所传递之讯息缺乏了解，就算有很好之口才，若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也不会打动人心。

此外，我们都有种经验，即对一些口不对心的人的言论无动于衷。这说明除了有口才，有文才之外，还要有诚意，不要将别人当傻瓜。

本州文化界知名人士蔡存堆君，曾勉励他的同志：「口若悬河为的是向群众宣传真理，才德兼备始能在人间伸张正义」。我很赞赏他所说的。

政治人物的口才，是政治人物的一种工具。既能助人也能伤人。既能治国也能毁国。

有的人口若悬河，但言不及义，又如何能宣扬真理？有的人有才无德，又如何能伸张正义？

有的人不仅有口才，同时有机变之才。谈判好手若无急智之才，折节损威有你的份。说到机变之才，以下有一则故事：

从前有位爱说奉承话的人到友人家里作客。筵开之前闲着无事，问座上一位客人：「老兄，你家离此很远，为什么这么早便到来呢？」客人说：「我骑马赶来。」他随即说：「啊，威风威风！」

他问第二个客人：「老兄，贵府也不近啊，为什么这般神速呢？」客人说：「我坐车来。」他便称赞：「阔气阔气！」

他又问第三位客人，客人回答：「我走路来的。」他立刻转了语调，说：「清闲清闲！」外表还显得十分羡慕。

第四位客人知道他好阿谀，故意捉狭道：「我既不骑马，也不坐车，也不走路，我是爬着来的！」以为这样回答，一定可以难倒他了。怎知他眼珠儿眨了一眨，摇头摆脑的说：「这才叫做稳稳当当，难得难得！」

无伤大雅之奉承话，有人爱听。不过，喜欢讲好话的人要小心，托错大脚可能得不偿失。再者外行人也不可充内行，否则自讨没趣。

在婚寿喜庆场合，恰当由衷的赞美，不仅可使宾客受惠，主人家也必深感喜悦。

27/8/94

作者简介

原名李福安，祖籍中国揭西县河婆人柑坑乡，一九四六年出生于砂劳越斯里安曼省板督，从小接受华文教育，在古晋中华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负笈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文化工作，是资深报人，从事报业工作前后长达三十九年，现任古晋《国际时报》董事兼总编辑、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醉心于语言文字、中文电脑、砂拉越历史资料、砂拉越文学资料、族谱学、民俗学的钻研工作。也喜爱写作，曾出版小说集《马鹿山下》。

父亲的故乡

许多人在解决了生活问题之后，会对家族的历史感到兴趣，并希望了解来源出处，加入寻根问祖的行列，我似乎也不例外。

自从我懂事时起，便从父老口中得知，我们的家族源自中国的陇西，堂号叫做陇西堂，后来祖先辗转经过江西、福

建迁移到广东。父亲在十九岁的时候“过番”，来到砂拉越。我记得在读小学的时候，成绩表的前面，记录着个人资料，其中“籍贯”一栏，写上“中国广东揭阳”。父亲不识字，却清楚记得自己的故乡，多次告诉我们，故乡在“中国广东省揭阳县河婆区灰寨圩柑坑乡”。

我从小就常听长辈提起的“柑坑”，是我父亲的出生地，也是我们家族居住了将近四百年的地方。从我的祖父那一辈算起，有十多代祖先埋葬在柑坑村和附近的山头。在过去十二年内，我先后十次到过这个和我们的家族有特殊渊源的村庄。

我的家族移居砂拉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四十年前。第一个“过番”的是我的二叔公。祖父有五兄弟，另外一个弟弟（细叔公）也来到“番邦”。二叔公最后“落叶归根”，他在七十岁那年还乡，大约在七十六岁时离开人世。细叔公却无法战胜当时的恶劣环境，在石隆门去世，葬在石隆门义山。细叔公去世的时候，细叔婆还很年轻，独生子（耀南叔）只有八岁。耀南叔后来被二叔送回老家读书，在柑坑乡信用社工作到退休。细叔婆则留在古晋，一直守寡，在同宗合股开办的“南春”店里帮忙，负责煮食、洗衣和清洁等工作。大约在一九六一年，细叔婆已经七十多岁，由堂叔色作带回柑坑和耀南叔一家人团聚。

我的父亲是家庭中的长子，背负家族的重担，一生老实勤俭，却没过上好日子。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十岁，时隔五十一年，然而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仍然在记忆中。在椒园劳动的日子里，他经常只穿蓝色的“抽裤”，上身的皮肤已经被太阳晒成古铜色。他会制作豆干和豆腐，到小镇卖豆干

和豆腐的时候，则加穿一条黄色的外裤。父亲属于高个子，平时不多话，做事却十分认真，做什么都力求尽善尽美，母亲给他起一个外号叫做“疍幼屎”。他不抽烟、不喝酒，只在农历新年初一那天赌一赌“万辣（二十一点）。”根据妈妈和叔叔告诉我，父亲十九岁“过番”，当年祖母还健在，叮咛他赚到钱后，要“衣锦还乡”，不要留在“番邦”。父亲来到砂拉越后，在石隆门果子山二叔公的树胶园落脚，经过一番“做新客”的折磨，先后到木中、丰洛一个名字叫做“俺打祿”的地方种植胡椒。然而，父亲始终没有赚到钱，无法还乡。后来祖母去世了，少了一层牵挂，也不急着还乡，一位同宗叔公作媒，撮合了父亲和母亲的婚事。当年外祖父居住在“上梯头（英吉利里）”的马纳港，媒人是母亲的姨丈。后来外祖父跟随他的宗兄到龙牙板督一带经营“惹船”，最终在板督定居下来。“惹船”这种行业，已经消失了超过半个世纪，年轻一代懂得这种行业的恐怕不多。

“惹船”就是使用有蓬靠着手操两枝桨的小船，来来往往于鲁巴河各支流各长屋之间做小生意，主要是售卖日常用品和收购土产，赚取蝇头小利。和达雅人交易，有些时候进行物物交换。外祖父的“惹船”主要是在史达腊河边各长屋之间活动。

父亲和母亲的新婚生活，因胡椒“乌串”而颠沛流离，在外祖父和宗叔的牵引下，迁移到板督地区一个叫做“勿当”的地方，再垦荒种植胡椒，数年之后，日本铁蹄蹂躏砂拉越，日子就更难过了。

日治时期，我的家族和砂拉越其他人民一样，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困难日子，联军登陆后，人们期望和平的到

来。我就在联军登陆后不久出世，父母为我取名“和平”。我现在的名字是我大概在七八岁时由当地的一位乩童“罗满伯”改的。联军登陆后第三年，我们一家搬到距离板督小镇大约一公里远的地方居住。那片十英亩的地皮，和一间以盐木为主要柱子的“老屋”，原属于一位在板督中华公学教书的“文华先生”的产业，他姓陈，招牌叫做“陈和隆”，父亲当年以七十元的价格买下，那张收据一直由大哥收着。

居住在“老屋”的日子是清苦的，起初父亲打工，母亲帮佣，后来种植胡椒。在省吃俭用的情况下，父亲积蓄了数千元，在一九五五年由“金荣源”姓老板手中买下板督镇上的一间店屋，开了一间咖啡店，招牌叫做南生茶室。老屋的胡椒园，也没有放弃，过着半商半耕的日子。

不幸的是，父亲买下店屋不久，就因肚痛病重，乘船到古晋求医，开行到“史母隆”地区便与世长辞。当年我只有十岁，大哥十三岁，姐姐十七岁，母亲只有三十八岁。我还有两个弟弟，而最小的妹妹刚出世一个多月。一个年轻的寡妇，带着六个孩子，日子过得实在不容易。毕竟这一切都过去了，坚强的母亲，接手南生茶室的生意，后来交给姐姐和哥哥打理，专心打理胡椒园。她不但是当地第一个到星马旅行的妇女，也培养了当地第一个大学生。几十年转眼过去了，大姐今年已经六十八岁，我们六兄弟姐妹都已经为人父母，有者孙辈已经进入大学。可惜的是母亲含辛茹苦一辈子，却在五十一岁那年去世了。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那种痛苦，我们兄弟姐妹深有感受。

父亲十九岁“过番”，五十五岁去世，在砂拉越生活了三十六年，始终不曾还乡。对于父亲的故乡，我最早的印象

是由二叔那儿得到的。在这方面，二叔对我的影响很大。

二叔是我们家族中的权威人物，他说的话，我们都必须听从。二叔曾经“过房”给二叔公做儿子，因此他“认两头”，即是二叔公的长子，又是我的二叔。二叔懂得武功，年轻时浪荡江湖，外号比原名更响亮，人称“大吃懒”。其实他并不懒，他的劳动力很强，人也豪爽，热心助人，结识许多朋友，只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六十岁时还开新芭种胡椒，八十多岁照样劳动，活到八十六岁才去世，时间是在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在小时候，曾经“过房”给二叔做儿子，因此他去世的时候，我也按照“孝子”的礼节为他送终。当年我写了一篇“哀章”，叙述他的生平。

那篇“哀章”包含如下内容：

惟我严亲，秉质正刚，急功好义，爱护温良，赋性耿直，当仁不让，

好打不平，深受赞扬，少壮过番，来到南洋，随师习武，体健身强，

暹罗石叻，初把名扬，来到砂州，各地经商，石隆门镇，到成邦江，

砂隆诗巫，木中巴南，控制酒码，扬威赌场，越王时代，名字响亮，

战后时迁，平淡昭光，急流勇退，改营农场，英吉利，曾辟农庄，

以苏拉八，也留风光，定居拉招，扬名镇乡，胡椒可，随风飘香，

八十老翁，仍把锄扛，辛勤劳动，老当益壮，严亲祖籍，灰寨柑坑，

稍有余积，不忘家乡，八十寒暑，多次返唐，造桥建屋，修建龙岗，

心愿已了，晚景安祥，我期父寿，地久天长，胡为无疾，遽而弃养，

虽近百龄，仍欠理想，使我儿辈，寸断肝肠……，

二叔是一个传统的华人，家乡和家族的观念很深，始终挂念着故乡的一切。他从小懂事时开始，就告诉我们，在柑坑老家，还有一房人，那就是三叔一家。我的父亲原本有四兄弟，我父亲居长，和二叔来到砂拉越，小叔曾经被当年灰寨镇的源利号东领养，后来也由二叔办手续申请来到南洋，剩下三叔留在家乡，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照顾那些祖坟，每年春秋两祭，都要负责祭拜。在过去，在家乡柑坑村的生活实在太辛苦了，逢年过节，二叔总要设法筹集一些钱通过老式“汇兑钱庄”汇到家乡，让那儿的亲人过得好一些。他不只一次告诉我们，唐山乡下日子不容易过，我们在“州府”，只要肯劳动，不至于饿肚子。只要有剩余的钱，他毫不吝啬地寄到乡下去。每次寄钱，少不了我大哥的一份。记得有一次二叔又要筹钱寄到乡下，向我大哥开口，大嫂多说了几句，竟然就这样得罪了二叔，第二天他到板督小镇，不但过我们的家门而不入，还要特地绕道，害得大哥赶紧带着大嫂到二叔那儿赔不是，二叔才消气，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流露对寄钱到乡下的意见了。

二叔对老家的牵挂，一直延续到晚年。一九八二年，他已经年高七十八岁，还筹集了一笔钱回到他的出生地，为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也就是我的高曾祖三代）修建了风水，后来又筹集了几千元，为三叔建了新房子。

二叔晚年和我较谈得来，常和我讲“唐山案”，他去世之前，曾经交待我办几件事，包括要负起联系老家的亲人、逢年过节时寄点钱给乡下的亲人的责任。另外一件事就是要经常到石隆门果子山故居去，探望仍然居住在那儿的他那位没有出嫁的妹妹（二叔祖的小女儿）。他去世前还留下两千块钱，作为回乡祭祖的经费，并且交待谁回乡祭祖，都可以使用这笔钱。

然而，当年回乡祭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必须准备一笔旅费之外，还要送礼和宴请长辈。此外，一些负面的传闻，也令人裹足不前。在过去，乡下的生活也却实困难。一九六九年，母亲到中国治病，曾经到过柑坑，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农村依然贫穷。母亲回来的时候，几乎把所有带去的衣物都留在乡下。我还听过一个传说：有人到原乡省亲，看到原乡亲人的处境，除了回来所需要的财物之外，所带去的东西都留给原乡的亲人。后来行程受到耽误，未能及时离开，所穿衣物不够替换，便将内衣除下洗净挂在院子里，第二天发现被亲人收去，感慨万分，也不愿再开口索回，只穿一套衣服回来。因此，当年较年轻的人，一般上不喜欢到原乡。

九十年代开始，一切情况都改变了。柑坑村虽然山多田少，经济也改善了许多。

一九九五年，家族遭受一些意外，包括我的一个侄儿英年早逝。我们恐怕是因为老家的祖先的风水做好后没有去祭拜的缘故，我们堂兄弟姐妹一行十多人，便组团前往中国，在游玩了华东之后，到揭西县灰寨镇柑坑乡省亲和祭拜祖先。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柑坑祭祖，也完成了二叔的多年心

愿。这一次的行程，十多人在原乡虽然花了一万元左右（其中两千元是二叔留下的），却让我们看到了和想象中不同的柑坑村。乡下亲人居住的房子，不输给板督的木屋；乡下已经很难看到打补丁的穿着，堂兄带回去的旧衣服，也没有什么人想要。

我在砂拉越出生，没有见过留在原乡的三叔，只看过他的像片。在马中人民可以自由互访后，督如堂兄曾经提议让三叔到砂拉越来游玩，可惜的是还来不及安排，他却在一九九一年去世了。至于三婶，她姓林，来自揭西县讲潮语的地区。二叔曾经提起，家族中有两个“福佬麻”，就是指她和细叔公唯一的媳妇——耀南婶。我前面七次到柑坑，都有和三婶相见。她在二〇〇五年冬去世，高龄八十八岁。我最后一次和她见面，是在二〇〇五年中秋节后，当时她已经失明，身体很弱。我和她告别，说我要回到“番背”，她还以带有潮州口音的家乡话祝福我“顺顺”。我心知她的时日不长，离开她的时候，有些难过。她躬身坐在家们前的样子，历历在目。

原乡——柑坑村，是我们的家族居住超过四百年的地方，那儿的山头，埋葬着我们十八代的祖先（由古竹溪散寨时福生公为一世祖，我的父亲为十九世祖）。当我们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亲身到过家族的故土及一一祭拜过列祖列宗之后，对原乡的感觉就不同了。慎终追远，发扬祖德，原本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敦宗睦族，守望相助，已经变成人生在世的义务和责任。于是，我常临家族的故土，为那儿的学校、道路、祠堂出点力。我发动在这里的家族力量，协助堂弟建造了一所新的房子，把损坏了的祖先风水修

好，在原乡设立了祭祖基金，数目虽小，却也分担了原乡亲属祭拜祖先的责任。

大哥和姐夫已经在去年去世，我也年逾花甲，深感体力大不如前，到原乡祭拜祖先的机会将减少。大哥、大嫂、姐姐、姐夫和我们夫妇，都到过柑坑，三弟、幼弟和小妹却未曾祭拜过原乡的祖先，这是一项未了的心愿。于是，今年五月，我又组织了旅行团，带着姐姐、大嫂和弟妹，再一次到柑坑，在藩公祠上香、在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墓前祭拜，希望祖先保佑大家平安顺利。

父亲那一代人，对老家可以说是魂牵梦萦，还乡愿望强烈，二叔的表现，就是明显的例子。我们这一代，在父辈的不停灌输下，受到很深的影响。然而，我们的下一代，对原乡只有模糊的影子，更谈不上对祖辈生活的地方有什么感情，很难要求他们去寻根问祖了。这一次，我们还不远千里到福建上杭县稔田镇“李氏大宗祠”祭拜入闽始祖李火德，我们的下一代，会到路途那么遥远、交通那么不便的地方去吗？

我在砂拉越出生、长大，我的孩子们也一样。我们都生于斯、长于斯，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乡。家乡、原乡并没有冲突的地方。如有机会，常在家乡、原乡走动，可以增广见闻，增加人生经历和价值。地球村已经日渐形成，“到处杨梅一样花”，“日久他乡即故乡”。只要你觉得那里适合你的生活，那里就是你的家乡，不一定要指定你出生的地方。我出生在板督，却长期生活在古晋，古晋也是我的家乡。对我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原乡、家乡，界限已经模糊。来处、去处，差别逐渐淡化，所增加的，是亲情、记忆和怀

旧。也许人的晚年，就是这个样子。

2007年6月

罗干本诺之旅

罗干本诺——砂拉越最大的内陆淡水湖，闻名已久。读过友人所写的“罗干情怀”之后，更加向往。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傍晚，经过将近五个多小时的舟车颠簸之后，我们终于抵达罗干本诺。罗干本诺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名不虚传。巴拉旺人的圣湖，竟然隐藏在北砂大地的中心，即神秘，也浩瀚，特别是雨季来临的时候。

旅途是劳顿的，假如你笑我们自讨苦吃，那就说明了你不曾享受过完成计划后的欢愉。风平浪静，显不出生命的丰彩。经得起风雨的考验，人生才有乐趣。人总是在磨练中成长的。何况罗干本诺的风雨，和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所碰到的挫折相比，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在场的许多朋友，不是经历过更多的艰难困苦吗？

来去匆匆，罗干本诺的美，我还没有仔细品味。但是那段旅程，却是令人难忘的。也许，在许多年之后，我们仍然会追忆当时的情景。

好久没有参加类似的郊游活动了。当我们围在一起参加余兴节目的时候，我仿佛回到学生时代，那封尘已久印象，竟然清晰地显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回看一个来自山村、体弱多病的中学生，走过时代的荆棘，数十年过去了，竟然无怨无悔，还能愉快地重温长途跋涉的少年梦。大时代中的小人物，饱经风雨，年逾知命，已经是赚的了。

在郊游团里，有老朋友，有第一次见面的；有相知相识的，有萍水相逢的。在浓厚的乡情牵引下，心中总是暖融融的，罗干本诺的晚风虽冷，却吹不起寒意。在场的人，原本各散西东，如今却亲如一家人，围坐一堂，抒发情怀，实属赏心乐事。

半生漂泊，浪迹天涯。当年的一纸聘书，使我从此和美里结缘。我对美里人的热情，印象深刻。二十五年前初临美里时，就有这样的感觉了。除了老家和读书的地方之外，美里是我停留第二久的市镇。我仍然记得那段借居在客属公会宿舍和××园鬼屋的日子。第二次到美里来从事新闻工作，经常奔驰在北砂的土地上，也是始料不及的。和这么多美里人相聚在罗干本诺湖畔，事先没有想到，也算是一种缘份。

罗干本诺之夜，似乎特别短，却令人难忘。如果有人问，你会再来吗？会的，届时我会逗留得更久。

卖蛋小童

下午的天气很热，太阳透过宿舍边的相思树照进来。同房的同学上图书馆读书去了，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把脚架在桌子上，靠着大藤椅读我的「中国文学史」，我聚精会神地读着，那架「老爷」风扇发出呼呼的声音陪伴着我。

突然，我仿佛听见有人在敲门。放下书本细听，却又静悄悄的，当我再拿起书本时，就清楚地听见有人在敲我的房门。我起身打开门，看见一个年纪大约十岁，穿着一身破衣裳的小孩子提着一个盛着好几条金鱼的塑胶袋站在门外，他的另一只手还拿着一包用旧报纸包着的東西。

我打量这个小孩子，那圆圆的脸孔似乎有点熟悉，一时却又想不起在那里见过，我问道：「小兄弟，你找谁呀？」

小孩子仰起头，望望门梁上的房号，他那副青黄的脸孔还带着哀伤的表情，他说：「我找这间房里住着的林先生，请问一下你是不是林先生？」

找我？我心里觉得奇怪，再仔细打量他，确实不认识。他说要找我，我便说：

「我就是性林的，小兄弟你是谁呀？找我有何事？请进来吧。」

我领着他走进房里，拉了一张椅子给他坐。他没有坐，却把盛着金鱼的塑胶带和那包东西交给我，他说：

「林先生，这些金鱼是我哥哥叫我拿给你的，这包书也是你的，我哥哥叫我送还给你。」

小孩子这么一说，我想起了，我说：「你的哥哥就是常到这里了卖鸡蛋的文方吗？小学会考不是结束好久了吗？他怎么不来卖鸡蛋了？」我一边问他一边接过金鱼和书，这包书是一套连环图，一个多月前文方来卖鸡蛋时借去的，他说等会考结束后才看，看完就还给我。金鱼是他说要送给我的，没想到他真的送来了。

「你的哥哥呢？」

「我哥哥死了！」小孩子说。

「吓！你说什么？你哥哥死了？」我听了，全身一震，连忙问道。

「是的，我哥哥死了，他再也不会来这里卖鸡蛋了，我也没有哥哥了。」小孩子一边说，一边流眼泪。

我呆呆地站着，手中提着的金鱼袋掉在地板上才使我清

醒过来。我俯身把金鱼袋提起，水流了满地，二只大金鱼和一只小金鱼掉出袋来，在地板上挣扎着。小孩子帮着我把它放入袋中，袋中还有一部份水，里面的金鱼正拼命地窜来窜去，我忙把它们倒进水盆里，然后问那小孩子道：「你哥哥是怎样死的？死了多久？」

小孩子哭得更厉害了，他断断续续地说：

「哥哥考不上中学，吃打菜药水死的。那天早上他到学校去看分数，知道考不上便哭着回家，中午便不哭了，不吃饭不说话，到了下午他和我说他以后不到这里来卖鸡蛋了，叫我把这包书送还给你，还叫我把他养的金鱼送一些给你。他说他答应要送给你的，我答应了哥哥，便到菜园去帮助爸爸和妈妈，傍晚回到家，哥哥已经死了，他吃了一瓶多的打菜药水，妈妈哭昏了两天。今天我才想起哥哥的话，便照着房号找到你这里来。」他说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说完后，他放声大哭起来，我也十分难过。

隔壁有一位同学没有上图书馆，他听见我房里有小孩子的哭声，便过来问我什么事，我告诉他那个常来卖鸡蛋的小孩子死了，是因为小学会考不及格自杀而死的。他听了，默默地站着，后来他说：「小小年纪就懂的厌世，这实在是这个社会的杰作。我们那边的小学生虽然还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将来也总是会发生同样的事情的。现行的教育制度只允许百分之三十的小学生进入中学，百分之七十的小学毕业生便升学无门了。民众自己出钱出力办中学，当局又不批准，华校学生的命运实在坎坷啊！」他万分感慨地说完这段话，默默地站了一会，最后他安慰了那小孩子几句，回到他的房间去了。

小孩子哭了一会，慢慢也就不哭了，我茫然地站着，说不出半句安慰他的话。他的哥哥不过比他大一两岁，个子也只会比他大一点点，小小年纪就葬身在会考制度下，以前在报纸上看见香港中学生会考不及格自杀的新闻，我以为是夸大，没想到现在竟有事实出来做证，事情就发生在这里，自杀的竟是一个小学生！

「林先生，我要回去了。」小孩子擦干眼泪，要走了。

「你等一等，」我说，我打开抽屉拿了一张五元的钞票塞到小孩子的手里，「你的哥哥是个好孩子，他不应该死去，这五块钱你拿去，开学时买书买笔用。」我记得，他哥哥曾告诉我，他卖鸡蛋赚的钱，有一部份是用来买书买纸买笔用的，如今他哥哥死了，少了一份收入，五块钱自然帮不了他的忙，我只是尽我的力量，表示我的一点心意。

小孩子不肯接受我给他的钱，最后我说：「你就当着我和你买这些金鱼吧。」他还是不肯收下，他说：

「金鱼是我哥哥送给你的，他说你對他很好。」

他不肯要我的钱，我心里很不好受。他哥哥的性格也是这样的，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给他的钱。我说：

「这钱你不肯要，那你替我用这钱买一些纸钱烧给你哥哥吧」我原不信人死进阴间花冥币这一套，但在此刻，我却觉得这一是种寄托哀思的方法。我和他哥哥认识并不太久，但我生性喜欢和小孩交朋友，而他的哥哥又是一个勤勉老实的乖孩子，他的死是那么地令人意外，这不能不使我感到难过。

小孩子不再推让，收下钱，很有礼貌地说：「多谢你，林先生，我走了，再见。」

我送他走出房门，送他到楼梯口，再目送他一步一步走过网球场，最后看着他消失在新餐厅附近的相思树丛中。他的背影和走路姿态多么像他的哥哥啊！

我倚在门边，凝视着远处，那开着黄花的相思树迎风摇晃，渐渐地，我觉得眼前的景物变了，我的思想回到了刚进云南园不久的一个晚上……

那是我来到云南园后的第二个礼拜，一天晚上太约八点半钟，我正伏桌子上写家信。我开了头，把公式化的问候语也写上去了，当我正在想着要写什么的时候，听到门外有人走过，还小声地发出「鸡蛋，鸡蛋」的叫卖声。我放下笔，打开门来看，原来是一个年纪大约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抱着几托鸡蛋在叫卖；他听到我的开门声，便回过头来问我：鸡蛋要吗？我摇头表示不要，他便继续一边走一边叫着「鸡蛋，鸡蛋」。

我回到椅子上，继续写我的信，在我这封家信里，我有提到一件事：晚上有小孩子到宿舍来卖鸡蛋，叫声很轻，不太会打扰人，不像家乡的小贩，叫卖声半哩外都听得见。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站在门外，倚着栏杆看月亮思故乡，怀念着朋友，亲人。正当我沉思的时候，那个卖鸡蛋的小孩子又来了。他走过我身边时，很有礼貌地问我：

「先生，要买鸡蛋吗？」

我看看他卖的鸡蛋相当大粒，样子很新鲜，而明天又是星期日，餐厅没有开膳，买几粒鸡蛋也好，我便和他卖了五粒，每粒他只卖九分钱，可算是相当便宜了。我一向来喜欢和小孩子打交道，在选蛋的时候，我便和他聊了起来。从他口中，我知道他住在裕廊路十三英哩，名字叫文方，读小学

六年级，白天读书，晚上有时在家温课，有时到云南园来卖鸡蛋。因为他爸妈是种菜的，家里很穷，他和养鸡场的主人买鸡蛋来卖，赚钱买书簿文具供他和弟弟用，他还告诉我，如果生意好，一个晚上卖他四五托，可以赚到一块多钱。

自从那次以后，我和文方渐渐相熟了。我发现他很勤劳，他放学回来还帮爸妈做菜园里的工作。有时他的鸡蛋卖不完，剩下不太多时我总是和他包下。他和我说的话渐渐多了，他告诉我许多关于他的家庭和学校的事情。由于老师教书不认真，而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可温课，他的功课不大好。他担心年尾的会考会不及格。

记得是端午节的前几天，文方告诉我端午节时他会来卖粽子，问我要不要买，我答应要。

到了端午节那天，他果真来卖粽子了，他拿了十多粒给我，只收我块半钱，我要多给他，他不肯收。他卖完了粽子，走过网球场，消失在新餐厅附近的相思树丛中，他走路的背景和姿态，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我吃着粽子，心里感到很惭愧，我二十多岁了，全靠父母是供养，他只不过十二三岁，却要挑起那么重的生活担子。他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九点多钟文方才带着卖剩的五六粒鸡蛋来到我房间，我问他为什么今晚卖得特别迟，他说：

「不会的，以前我是先卖这几座宿舍，所以八点多就到你这里了，今晚我是先卖十八座那一带，这几粒是我给你留下的。」

我接过那几粒又大又新鲜的鸡蛋，拿了六角钱给他，他找回五分给我，多几分都不肯要。他说：「我在你这里坐

坐，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但你不回去温课吗？」

「我一个人不敢回家，要等到十一点钟才和学生楼做工的古文哥一起回，古文哥住在我家隔壁。」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以前卖完了鸡蛋到什么地方去呢？每次来卖鸡蛋都那么迟才回吗？你不觉得累吗？」

「累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穷啊！以前我把鸡蛋卖完了，便到学生楼去等古文哥，有时在凳子上睡觉。」

「那你现在一定累了吧？你就到我床上睡一觉吧。」在我这盏一百光的灯光下，我看见这个削瘦的孩子脸上带着倦容，我便劝他到我床上去睡一会儿。这社会太不公平了，有人成天不劳动却过着舒服的生活，但像文方一家人，一天忙到晚，却那么穷困！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呢？我对这个卖鸡蛋的小孩子渐渐感到敬佩了。

「不必，我在这里坐坐就行了，你读你的书吧，别打扰了你。」文方说，他的性格多么老成啊！

我说：「不要紧的，今天是周末。」

我们又谈了起来，从菜价谈到学校，从学校谈到鸡场主人。他知道的事情很多，要是有良好的环境，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到十点多钟，他走了。

从这以后，他卖完鸡蛋常到我这儿来，有时和我们谈话，有时静静坐着看书，太累时便到我床上睡一会儿。有一个晚上，我想起了他告诉过我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温课，功课不大好的事，我便觉得借连环图和故事书给他看，不如帮他学点功课，我便说：

「文方，你不是说不够时间温课，担心年尾的会考吗？」

以后你来卖鸡蛋时，把课本也带来，卖完鸡蛋你到我这里来，我花点时间帮你学功课。」

他起初不敢答应，说是怕妨碍到我的功课，我告诉他不成问题，并劝了他几句，最后他答应了，并连声向我道谢。

他的功课实在不行，老师教的不认真，他又少有时间温课，各科中除了华文外，都够不上小学六年级的程度，我耐心地帮他温课，他也很认真地学，功课慢慢地有了一点进步，但因为时间有限，而他的基础又不好，距离小学六年级的程度仍有一段距离。

一天晚上九点半钟，文方来到我房间，我一看他还带着三托鸡蛋，便问他今晚是不是比较迟来，他说：

「我七点多就来了。今晚生意不好，只卖去两托，因为养鸡场老板提高了鸡蛋的价钱，我也只好提高，每粒涨了两分。这些鸡蛋今晚是卖不出去了。」

我看到这桑情形，便帮他卖，附近几间房的同学都肯帮忙，我自己也卖了十多粒，三托鸡蛋总算卖完了。

鸡蛋不断地涨价，涨到一角三分一粒了。文方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一天下午三点多钟，他扛着一个纸箱来到我房门前，他说：「林先生，要买面包吗？」

「啊！文方，原来是你，你卖起面包来了？」我这么说。

他说：「我以前本来也卖面包的，后来有其他人卖，我便改为卖鸡蛋了，现在鸡蛋生意不好，我又卖面包了。」

从此以后，文方有时来卖面包，有时来卖鸡蛋，由於来的次数分散，我帮他温课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一个多月前的一个下午，文方来到我房里，他空着两手，破旧的裤子湿了一大片。我问道：

「文方，你今天不卖东西了？」

「卖的。林先生，我今天卖了三对金鱼给最后一间房住着的同学。哦，我忘记了告诉你，我们还养金鱼卖呢。你喜欢金鱼吗？要是喜欢，下次我带几只来送给你。」

我回答说：「喜欢是喜欢，但你送给我可不要，我和你买才行。」

「林先生你真客气。我们不久就要参加小学考了，我最近不再来卖东西，等我考完后再来。」他临走时，看见我打量着他的湿裤子，他又笑着说：「这是给金鱼袋漏水弄到的。」他空着两手，蹦蹦跳跳着走了。我清楚地记着，那一天我也是目送他下楼梯，目送他走过网球场，再望着他消失在相思树丛中。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当天的情景还清晰地留在我脑海里，但我们却永别了。文方，你死得太冤枉了，你年纪还小，人生漫长的旅途你不过刚走了第一步，丑恶的现实你不过才看了一眼，你就从此长眠地下，不再走这坎坷的人生旅途，不再看这丑恶的现实，你安息吧，可怜的孩子，愿你的悲剧不再重演，愿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社会一定会到来，你安息吧，可怜的孩子……

「林敏：那来的金鱼啊？看，多可爱呀！哟！怎么死了一条啦？还是小的呢。」通房的伟周发现了水盆里的金鱼，便大声地叫起来，他这么一叫，吧我从沉思和回忆中惊醒过来。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房间，随手把房门轻轻关上，走到水盆旁边。水盆里七八条金鱼游来游去，其中一只小金鱼

却死了！这不是刚才掉出袋子的那一条吗？唉！它竟也追随主人去了！弱小的生命，怎经得起那么大的波折呢？死了一条小金鱼，原本不足惜，但联想起它的主人的命运，却不能不令我倍增感慨和哀伤。

伟周要把死金鱼丢到厕所里去，我制止他，他迷惑地看着我。当他看见我的脸色时，便问道：「这些金鱼是那儿来的啊？」

我淡淡地回答说：「是文方送给我的。」

「是卖鸡蛋那个小孩子吗？」伟周又问道。

「是的。但是他再也不会来卖鸡蛋了。」我说。

「为什么？」

我沉痛地回答道：「他死了！」

伟周本来是蹲着看金鱼的，他听了我的话，站起来说道：「你开什么玩笑？死人还会送东西来给你？你干吗要咒他？他得罪你啦？」

我把文方自杀的始末和他弟弟送东西来的经过告诉了伟周。他原来是一个硬心肠的人，但听了我的叙述也不禁太息数声。

他默默站了一会，回到他的房间去了。

我找了一个小铁罐，把死金鱼装进去，再拿到宿舍旁边把它埋在相思树下，我顺手摘下了几串相思花盖在上面。小金鱼，你和你的主人一样好好安息吧！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听见小孩子叫卖鸡蛋的声音，便赶忙打开房门出来看，啊！是文方的弟弟！

他走过来说：「林先生，要买鸡蛋吗？金鱼都活着吗？」当我告诉他一条金鱼死掉时，他呆了一下，看得出他

是伤心的，这是他哥哥的遗物啊！我和他买了二十粒鸡蛋，通房的伟周也买了二十粒，剩下的一些给隔壁的同学买去了。他装鸡蛋用的纸托，是他哥哥用过的，他的情形不也跟他哥哥一样吗？——小小年纪就挑起沉重的生活担子！

如今，每当我看见缸里的金鱼，我就想起想思树下埋着的小金鱼，想起死去了的文方，想起文方的弟弟，想起这两个卖鸡蛋的小孩子。

公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是第几次在外过节，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从十三岁开始，我就离家在外求学，因山河阻隔，经常在外过节，那种滋味，尝得多了，一次比一次更不好受，良辰佳节，异地漂零，情何能已？这种感受，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大前年，我从外地回来，母亲便催我和爱人结婚，我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庭，心想从此不要在外过年过节了，即使在外工作，逢到良辰佳节，也要设法赶回去，看看妻儿，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怎知这个愿望竟落空了，我又一次在外过节——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话说得一点儿也不错，我对它有着很深的感受。昨天内子来探望我，带了两粒粽子来，说是亲戚送的，家中因为岳母进医院动眼科手术，没有包粽子。今天我吃着粽子，不禁又想起家人，想起去世的母亲，

想去住在家乡的老祖母，顿觉神伤。

华儿已经一岁半，应该是学讲话的时候了，不知他会叫爸爸妈妈了没有？我和他分别的时候，他还未满一周岁，这段时间里，我只见过他三次，他已不认得我这个爸爸了。记得我离开他的前几天，内子和我商量如何给他做周岁生日，我笑着说随她高兴好了。她决定让小华度过一个快乐的生日；买几件他喜欢的玩具和新衣服，还带他到外婆家去玩。然而，我竟不能和他一起欢渡他的生日，也不知道他怎样渡过这一天。此刻，我若在家，逢此良辰佳节，我一定会留在家里，陪他玩个够。

想起内子，我更觉难过，因为我不能使她过更快乐的日子，反而要她受苦。我们结婚两年多，她几乎有一半的时间过着不安定的生活。结婚前的一段时间，她每天早上从她那几里外的家骑脚车到我的居处来看顾我的母亲，傍晚又回去，可真难为了她。直到我的母亲回到家乡去后，她才不需如此奔波。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病危，我是为了使母亲完成亲眼看我们长大成人、娶妻成家的心愿，才答应在那个时候结婚的。在她的观念中，一个儿子，一定要娶一房媳妇；一个女儿，一定要嫁一门女婿，就像一株藤状植物，一定要一根可以攀依的树枝。我们原本不该在那个时候结婚的，因为那时候我正失业，我的爱人也没有找到工作。

婚后第三天，内子便和我回到家乡去，一方面拜见亲戚，一方面和我的家人一块儿看顾我的母亲。我们不但没有出外渡蜜月，连在一起的机会也不多，她留在我的老家，我出外为职业而奔忙，那种新婚生活，真难为了她。

几个月後，我的母亲不幸去世了，我在古晋找到一份工作，内子才从老家出来，和我生活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她怀了华儿，我们才开始觉得愉快些。可是，上苍好像有意和我们作对，给我们安排下多离少聚的命运。当内子有了两个月身孕的时候，房东要扩建房子，恐怕伤了胎神，要内子迁往别处暂住。我本不相信这回事的，奈何左邻右舍都这么说，内子也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平安便是福，我只得送她到岳母家去，每星期去看她三两次。

那房子扩建工程原本只需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完成的，不料却碰上洋灰缺货，工期安排不妥当，竟拖了好几个月，内子在娘家直住到即将临盆才回到我身边。

华儿出世後，我们的生活才算安定下来。小家庭多了一个孩子，内子又是初为人母，生活虽忙碌些，却较愉快些。我那时和内子开玩笑，说她几个妯娌之中，她最好命，我是受薪阶级，别无家庭副业，她除了料理家务外，不需从事其他工作。我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务农和做小买卖的，嫂嫂和弟媳除了料理家务外，还要帮忙干活，比较起来，内子「好命」多了。

「人算不如天算」，谁也没想到内子的「好命」日子竟是那么短暂，先是我服务的那间公司误聘庸才，造成业务受影响，亏蚀钜款，幸董事长终于发觉，下令公司进行整顿，实行裁员减薪。我平日工作只知尽力去做，并无过失，职位得以保存，薪水则照其他同事一样减少，幅度高达六份之一。百物涨价，收入却减少，如何分配家用，便令内子颇费精神了。如此一来，便时常捉襟见肘，生活大不如前了。

如今，内子的困境更困难，我离开了家，家庭收入没有

了，她不但要设法争取收入，还要照顾华儿，再加上她又有孕在身，而且即将临盆，不久之后，那区区廿几块钱津贴，如何能维持她和两个孩子的生活？想到这些，我心中无限难过。

际此良辰佳节，我最容易想起母亲，因为她最先使我知道这个节日，告诉我有关这个节日的种种，她也是我今生最难忘记的亲人之一。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农历五月一到，母亲和姐姐便忙起来了，准备做粽子过端午节。第一件事是采竹叶子，这项工作通常是由母亲去做的。她带着篮子，到竹林里去，把长在树梢上的比较大片的竹叶子采下来。如果多人采的话，大片的竹叶子不多，要好些时间才能采到足够的竹叶子。我常跟母亲到竹林里去，她采竹叶子，我就在竹林里钻，有时不小心，竹毛刺在手上，怪痒的，很不好受，我便会向母亲投诉，她叫我把手放在头发上用力摩擦，说这样就不痒了。这法子是否灵验，我已记不起来了，因为这已是十多廿年前的事了。

母亲除了采竹叶子外，还要砍几段节子间隔较疏的竹子回来，剥成细丝，用来绑粽子。竹叶子采回来之后，还要用开水烫过，扎成一束一束，以备应用。

到了初三那天，母亲便和姐姐更忙了，直忙到厨房挂满粽子为止。

每年端午节前后那几天，我很少吃饭，满肚子都是粽子。我想，许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儿时记忆吧？

端午节那天早上，母亲便叫我们把床底下的许多大大小小的透明的玻璃瓶拿到池塘边去洗干净，准备午时一到就到

水井边去装「午时水」。据母亲说，在端午节那天正午装起来的水，就是「午时水」，收藏起来，历久不坏，可以医病救人，可以清凉解暑，可以益寿延年。母亲的床底下藏有很多「午时水」，有旧年的，也有更久的。其中有一个特别大的瓶子，里头装着的「午时水」，据说是老祖母年轻的时候装起来的，由于年代久远，能医百病，祖母视如珍宝，除非有人病重，否则不轻易拿出来用。记得那年我得了重病，才有机会喝到一小杯从那瓶子里倒出来的「午时水」。

瓶子洗好後，便等待午时降临。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母亲便在门前的晒椒坪中间插上一根扁担，以日影来测定准确的午时。看守扁担的工作，通常是落到我的身上的。我拿了一张矮凳坐在屋檐下，耐心地等待。当我看见扁担的影子和扁担完全叠在一起时，便叫一声「午时到了」，于是我们兄弟姐妹便拿了那些洗净的瓶子，向水井冲去，把瓶子装满水。这些瓶子里的水，便是「午时水」了。

装水工作完成後，我们便跳进池塘去洗澡，尽情地玩。在平时，父母是不许我们下池塘玩水的。有时我们偷下池塘玩水，被母亲发觉，便会挨打挨骂。母亲认为「午时水」能驱除百病，所以这一天正午破例准许我们下池塘玩个够。

如今，母亲已经去世两年多了，她床下的「午时水」和瓶子，大概还在吧？然而，我的童年已经远去了，纵使时光倒流，儿时还在，母亲已不在人间，也无法印证了。

回想父亲去世多年，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我廿几年，在我刚有能力供养她的时候，她却患癌症死了。「鸦有反哺之仁，羊有跪奶之恩」，我却不能尽一点做儿子的本份。「子欲养而亲不在」，有什么比这更令我痛心的呢？

此刻，我吃着粽子，又想起了儿时的端午节，想起老祖母给我们讲的端午节故事，有屈原投江、龙舟竞渡的典故、有蒲艾簪门、虎符系臂的风俗，她每年都重复着同样的故事。那时，我还是小孩子，如今，我兄弟姐妹都已长大成人，有者已儿女成群，有者出外谋生。老祖母身体健康，我想此刻她一定在对着曾孙们，讲她那讲了几十年的老故事。

春节、元宵、清明都过去了，端午节也要过去了。再过不久，还有七巧节、中秋节。白云苍天，大地墙房，不知我还要在外过多少个节？

但愿在下一个节日里，我能和家人在一起，永不分离！

壬子年农历五月

写在餐纸上的诗

我曾彳亍在云南园中
我曾徘徊在相思树下
十多年的时光
冲不去脑海中的印象
今天，我再来到南大湖边
追寻往日的旧梦
云南园变了
锦绣山河随风去
树树相思已改颜

相思树即使被砍光

种子仍然存在
路旁虽已换棕榈
沟旁的相思树苗正在成长
只要有水土和阳光
撒下的种子总会发芽
只要火种在，火把永不熄灭

曾生活在云南园的人们
永远怀念南大
让我们紧记
南大精神永存
自强不息，力争上游
直到永远

附记：

写作近卅年，却很少写诗，也写得不好。偶而有写诗的冲动，写下来之后，也很少拿来发表。最近整理杂物，发现了一首写在餐纸上的诗，敝帚自珍，便决定将之整理，交给《拉让江》发表。

这首诗，是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间，我到西马柔佛州参加《南大之夜》时，在一间名字也叫《翠华楼》的餐馆出席有关晚宴时，有感而发随手写在餐纸上的。那一次去参加《南大之夜》当天的节目之一是重游《云南园》，景物依旧，人事已非，云南园还在，亲切感却没有了，我好象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心中十分感慨。当天晚上出席宴时，听了校友们的谈话，强调发扬南大精神，感慨万千，很想也上台

讲几句话，便把要讲的话写下来，当时找不到其他纸张，便写在餐纸上。后来讲稿写不成，也没有上台，却写下这首诗。由于是信手写来，并没有标题，如今拿出来整理，也想不出什么题目，就叫做《写在餐纸上的诗》吧。

端午组诗

一、儿时的端午

倚在老祖母的膝盖上，
啖着妈妈和姐姐巧手包扎的栗子粽，
听老祖母重复年年一样的故事：
赛龙舟、包角黍、悬艾蒲、饮雄黄酒，
还有洗午时水（注一）、贴钟馗像。
粽子是五月的美食，
屈原则是历史故事的人物，
这就是儿时的端午。

二、薪火相传的习俗

老祖母早已逝去，
带不走那些古老的端午故事，
龙舟虽然不常见，
内子在教女儿裹粽，
妈妈给孩子们讲述老祖母讲过的故事，
端午习俗，世代相传，直到永远，

龙族子孙，总记得屈原和端午。

三、咏粽

竹叶、粽叶（注二）、香兰叶（注三），
一卷、一弯、一折，
加上一缕细丝（注四），
包成飘香的角黍。
四角尖尖，
让人赞叹祖先的巧手，
美味加上传统，
尽在一片叶子中。

四、交换品尝

糯米包粽，耐饱而又齿颊留香，
一家的食量就可以让你遍尝，
左邻右舍，还有亲朋戚友，
五月的馈赠，礼上的往来，
亲情友情，借那四角尖尖的美食，
温暖你的心房，
怀念远古的屈原，
也不忘记人间的馨香。

五、兼尝胜独沽

南国风光，犹如十里洋场，
各族杂处，文化竞扬。
华人包粽子，
达雅人烤竹筒饭（注五），
马来人制「糕都拔」（注六），
文化不同，食物有别，
兼尝美食，
远胜独沽一味。

六、粽子已经本地化

南国无仲夏，重午少杨花，
汨罗在异国，秭归不知家。
我们在赤道上长大，
这儿就是我们的家，
粽子已经加上「娘惹」风味（注七），
为什么不能人人爱它？
汉堡包可以买到，
粽子又那一点比它差？

七、学习屈原气节

千百年来，
我们为屈子呼冤，
汨罗水滔滔，
忠臣恨难消。

「离骚」又何能解嘲？
只有三闾大夫的民族气节，
值得我们学习和介绍。

八、我们已落地生根

不要怀疑粽子是由北国传来，
不要责怪我们的祖先梯山航海。
我们包粽子，我们谈屈原，
我们无需忌讳由来。
我们在这儿生长，
我们并不是外来，
我们已把这儿当着家乡，
我们要为她的前途歌唱。

九、尾声

各族朋友们，
在这诗人的节日里，
请和我们共尝角黍，
和我们分享龙舟竞渡的时光。
不要「哀郢」，
也无需「怀沙」，
来吧，请为我们共同的家乡，
一起纵情歌唱。

注：

注一：洗午时水，吾乡风俗，端午节日中之时，井水可治百病，谓之午时水。依时沐浴，百病不侵。

注二：粽叶：砂州地方，有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叶似竹而较软，可裹粽，人们不知其名，称为粽叶。

注三：香兰叶：一称「板兰叶」，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叶长三至五英尺，有香味，人们用以包扎咸肉粽。

注四：细丝：吾乡风俗，裹粽所用之丝，以竹为之，取半老节疏之竹，剖成细丝，今人则多以尼龙绳代之。

注五：竹筒饭：为砂拉越州土族达雅人庆祝「达雅节」之特制食品，以糯米装入竹筒烧烤而成。

注六：「糕都拔」：马来人食品之一，将糯米装入尼巴棕叶编成的小笼中煮熟即成，常配“沙爹”及大葱而食。

注七：娘惹：即 NONYA 之译音，已接受马来文化之华裔女子所制之粽，具有马来风味，人称「娘惹粽」。

稿于丁卯年端午节後

最后一片落叶

乌云满天飞，
天已经开始变色，
山岗上的树木，正在遭受狂风的摧残，
枝头只剩下最后一片不全的叶子。

在这暴雨将临的最后一刻，

风吹得更紧，
闪电袭击着树木，枝干在摇荡，
最后一片叶子落下了。

我们不必为落叶而悲伤，
它将像“倒挂莲”（注一）一样，
落地生根，长出茁壮的幼苗，
迎接明日的朝阳。

山岗上的树木永远不会被风吹死，
世上不会有蚍蜉能撼大树，
雨过天晴的时候，
它将长出更多青翠的叶子。

注：“倒挂莲”为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靠叶子繁殖，
叶子落地其叶缘能生长出幼苗。

稿于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四日

梁放篇

作者简介

本名梁光明，1953年8月生于砂拉越砂拉卓镇，祖籍广东新会，毕业于吉隆坡工艺大学。90年代负笈英国与苏格兰，为土壤力学硕士。著有小说集《烟雨砂隆》、《玛拉阿奴》；散文集《暖灰》、《旧雨》、《梦回远山》等，曾获国内多项文学奖，也是第1届“砂朥越民族文学奖”（华文组）之得主。

龙吐珠

车不停地在颠簸不平的道路上飞驰，车後滚着尘沙，烟霭一般，像个湮远的梦。

我靠窗而坐，由古晋出发，奔向一切尚待发展的乡野，心情也豁然开朗。

十年前，一考完剑桥文凭，不等成绩揭晓就随朋友走离他乡，继而因成绩不俗而得奖学金，到吉隆坡念了三年的估价课程。这之後又工作了七年，从没回家过。我从这条路出去，又从这条路回来，十年间，这路一成未改，而我已由不

知天高地厚的少年演变成重荷着生活担子的青年。

我想起我的孩子，结实的身子，褐色的健康肤色，油黑柔软的卷发，黑亮而凹进的大眼睛，卷而长的睫毛，全部遗传自他的祖母。“伊逆”，我这样教他用伊班语叫祖母，他也似样地学：“伊——逆——”（注一）。那声音使人忘却一切疲劳。若不是秀雯请假不果，我多希望她与小航和我同行，印代（注二）见了他们不知有多高兴。这麽些年来，印代不知怎样过的，但这一切已成为过去，我要她一起回古晋来，一家人再也不分离。

想到印代，我的心已飞回那曾刻意忘却，但又始终摆脱不了的童年。

那一个下午，我背着书包从学校回来，躲过在店面看报的阿爸，一迳来到厨房内，里头灶火不生，印代盘膝坐在另一边的地板上，一看到我，眼神幽幽地注视我良久才说：

“孩子，你阿爸要走了！”她把跟前那个铜盒子打开，拿起钳子，企图弄碎一颗槟榔，但我发现她的手在颤抖。

“去那里？”我随口问道。那年，我十岁，还在小镇的华小念四年级。印代经我一问，把钳子放下，撩起宽松纱龙的一角，拭着眼泪。

“他要回唐山去了！”

回唐山。阿爸老挂在口边的话，尤其是与印代吵嘴时，口口声声说我们把他给拖累了，若不是多了两张口吃饭，他早已蓄足钱回去。这一切，我已习以为常。但这回，好像并不是说说而已那麽简单。

“那我们呢？”

“我们不能去的。”

“印代，你留住阿爸吧。他走了，我们怎么办？”

“孩子，我该怎麽留法？他非走不可！”

我看着印代，她已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我冲出店面来，一时忘了一向对阿爸的恐惧：

“阿爸，我们也回唐山去。”

阿爸显然给吓了一跳，透过无边的眼镜，默默地盯住我一阵。我始终忘不了那神情，什麼表示也没有，冷漠得叫我不敢再往下说。

原来阿爸那边有妻儿。他来了二十五年，要回去了。

那边是明媒正娶的妻子与儿子。

这边是私生子与一个原不关紧要娶来为了陪宿的女人。

到今天，我还不明白。难道我不也是阿爸的骨肉？难道印代不也是他的妻子？印代十几年的服侍与所付出的青春真的抵不过他与中国妻子那几年的聚首？

他要回家。他说那儿才是家。

阿爸一向就处处显得比印代与我优越。吃饭时，他一个在桌子上开饭。他蹲坐在凳子上，左臂弯勾住左膝头，手上捧着一只碗，右手的筷子夹菜扒饭，吃得唏哩呼噜响。印代与我却坐在桌子脚边的草席上，匍匐着舀着铁盘内的食物。我不只一次要上那桌子，阿爸却一再把我的喝住：

“下去，下去，跟你印代吃，弄得一桌子饭粒，脏死了。”

偶尔，阿爸会出其不意地端详我一阵，我已喜不自禁地向他献好，他突然板起脸来说：

“怎麽有你这孩子的，黑骏骏的，拉仔种！”

那时候，印代会低头不语，把我带开。我并没遗传阿爸

的白析修长是事实，但他的鹰勾鼻，斗鸡眼、暴牙，硬给我的小骨架镶上了。这一些全让我走上一段不平坦的心路历程，我有时也想，除了外表，我还承续阿爸的劣性。

他真的走了。

留下一块远离市镇亩多的地皮与一些钱。

他不知是否知道，物质的给予并代表不了什麼。以前，我以为他走了我的损失最大，後来了解印代才是这一出悲剧最不幸的人。阿爸走後这些年，她依旧小姑独处地在长屋里，默默耕耘，啃着阿爸与我留给她的无边无际的寂寞。

怎样会嫁给阿爸的，印代闭口不提。我缠着舅舅，他不胜其扰地告诉了我。

阿爸是个小商人，专门到长屋去收购土产。他在小镇内赁了半爿店，楼上有个房间。他托人介绍，找到印代。印代当年十六岁，出来时还以为给她大整二十岁的阿爸打理家务，但却不只是那一回事。

我明白了。阿爸无非要一个女人，一个长期服务的女人。

“你印代死心塌地的爱他，那是她的悲哀。”舅舅说着，叹了一口气。我嗤的不屑，再不出声。印代才不会爱上这种男人。

家是碎了。阿爸走的前几天，半爿店退了租。印代打着行李，茫然中只理出一条出路：

“回去我原来的家呀！你舅舅他们一定会收留我们的。”

“我不去，那儿什麼也不好，我不要去与那些伊班人在一起！”印代一开口，我已大声抗议。

“孩子，你是半个伊班人！”

“我不是，我什麼也不是！”在学校里，我不可以稍微发脾气，不可以打架，怕的是给指责“拉仔性情”、“拉仔种”，就连阿爸也不承认我的血统，从不跟我说福建话，华语更不必说了。我哭闹着在地上打滚。

印代侧过头去，泣不成声。另一边阿爸正收拾他的行李，屋子几乎是他要带走的東西，他头也没回过来。

结婚那天，秀雯遗憾地说：

“可惜你父母不在了，否则他们一定也像我父母一般高兴。”

我沉默不语。一直到小航出世後，他的长相一再勾起我心里一阵绞痛。我再也不要瞒下去。

“去吧，去把她接出来住，我们这里不怕多她一个人。”秀雯依偎着我，倾听我全部的故事，眼里闪着激动的眼泪。

小航会是幸福的，他在一个充满人间温暖的环境生长。小航若有一天会问他的父母：

“爸爸妈妈，我从那里来的？”

我会给他编个童话般的故事。

“印代，你为什么要生我？”

我记得那一场暴风雨後，阿爸不介意与我们同桌吃临别的最後几顿饭。他看我好像安静了许多，从没向我说过那麼多地在唠唠叨叨，告诉我还是长屋好住，那儿有舅舅照应的話。我尽管听着，之後，直着眼，牛头不对马嘴地问印代。

印代不作声，低头吃饭。

“为什么？”我嘶声大喊，也把桌子面上的碗碟扫下

桌。阿爸是如何惊愕，碗筷在半空中停住，口中嚼咬的动作也煞住了，鼓着的是给饭撑硬的腮梆子，但怒火已急不可缓地在他眼中燃烧。印代萎缩在一边不知所措。阿爸跳下凳子，一抢步把我揪下凳子，左右开弓打得我满天星斗，一踉跄，我跌入印代的怀里。

“你问她，你问她！我一开始就要她把你拿掉。为什么要生你？气死我了！”

阿爸大声叫喊，印代也给推了一把，连我一起栽倒在地上。

当时我多麽希望他们立刻死掉，阿爸和印代。

车窗外依旧是连绵不断的绿野。过了许久，它转了一条支路。

家乡已在望。

在小镇里，我找到一间简陋的旅舍过了一夜。小镇未改，人事也未有太变动，街上遇到的人，却都再也不认得这么一位风尘仆仆，从来不曾那么迫切过的还乡人。

翌日清早，我赶到码头搭船。四小时的川行后，我该可以看到印代了。

在船舱内，我一路看着河岸的景色，一边想着印代见到我的惊喜，以及要我舒舒服服住几天的忙碌情形，心中不禁掠过一阵阵温暖。

船靠了岸，迎面是一间小学。

板墙锌顶的校舍依然安安稳稳地座落在环绕它而栽的美人蕉里边。记忆里，它们一直这样相随相伴。

校舍后面是一所新建的学生宿舍与两间教员宿舍相去不远。以前，我们来这里上学，走路不方便，全住在各自搭盖

的亚答屋里。那时，这儿像个小村落，七零八落的小小屋子，住着全是小小的人。

我与表姐同住一间，七尺见方，前後还有一个小小的走廊与厨房。在这儿我住了两年。表姐比我大两岁，但与我同班。我们每周五步行三小时回长屋去，星期一大早又赶回来。回来时包裹里多了一个星期的米粮，还有印代给我的一块钱。我买瓶煤油，三毛钱咸鱼，两毛钱食油，其余的才买纸笔。有时练习簿用完了没钱买，我与表姐混着用。那一块钱，印代一再吩咐我小心收好，用一条小手巾的一角绑成一个结，塞藏得十分严密。

晚上七点到八点，我们一行几十个人各秉著一盏油灯去课室做功课，那行列在当时是多麽好玩的灯火游行，现在想起，不免带著一份苍凉。下雨时，灯熄了，人湿了，冷得浑身发抖。

印代那两年间常来看我。来时每每都带了吃的来，尤其是舅舅猎到什么野味，她一大清早就来了，而且还带了白饭。

中学是在斯里阿曼念的。我当时是唯一通过中学入学考试一关的学生。印代比任何人高兴，更为我的升学做了许多准备，而我一心只想逃开那穷乡僻壤。

中一那年，我在篮球场上摔了一跤，折了手。校长不知如何与印代联络。当时公路未通，印代一路搭着公共工程局载送筑路工人的吉普车，也断断续续地走了一些路，花了两天的时间，在一个傍晚出现在我宿舍的门前。

我右手裹着石膏，见到印代，她身著一袭粗布娘惹衣与半旧的花纱龙，与现代化的宿舍成了强烈的对比。我并不怎

样高兴。

同学们也投来好奇的眼光，我看了看印代，连她脸上那不保留的慈爱与关怀都觉得讨厌了。

“你回去吧！”我说。

那时天已黑。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

“我可以在你这儿住一晚吗？”

“不可以，老师要骂！”

“我跟老师说。”

“不要，你回去吧！”我再三催促，把她搁在我床上的黑色假皮的手袋与一小包裹的衣物一股儿全塞在她怀里。

她接著，突然想起什麼。

“差点忘了，这儿有你喜欢吃的乍拉糕。”她从小布包里抽出一个用塑胶袋装的东西来。旧了的袋内，依稀看出几个半月形的乍拉糕，那封口竟用布条绑紧。我厌恶地看了一眼，这东西怎见得人！

“还有哪，别用那手拿东西，知道吗？”她又嘱咐一番。

“知道了，你快走吧！”我不耐烦地摆摆手，同室的两位华籍同学瞪着眼，像看一场戏剧。

印代走开了。我从百叶窗口望出，看她消失在黑夜里才松了一口气。

“你的伊班话那麼好呵，那是你的母亲？”阿林走过来问，顺手把那包乍拉糕凑近鼻子嗅了嗅。

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把那包东西夺了过来，逐出一句：

“不是！”

第二天一早，印代却在我未醒前已坐在我床头。她神采奕奕地说：

“你猜我昨晚在那儿过夜？唔？猜不着？唔，那个屋子里面！”

那是饭堂，四面无墙，里面只有八十张长桌长凳。夜里不知有多冷。

“有人看到你吗？”我急着问。

“有一位老师，他查夜。他很好，让我在那儿睡。”

我恨透那老师。他知道我有个伊班母亲。

上了岸，还得走一段路。

途中，依旧是那条独木桥，扶手一样是两根横竹绑得低低的，非哈着腰过不着。桥下那流水，是我与小朋友爱玩的地方。印代以前是喜欢用纱龙泡进空气，变成一个大篷篷，背着我在水中游来游去。她还常用呈三角形的鱼网沿岸捕鱼虾。

一样是蜿蜒的山路，胶树上的鸟儿啁啾，可是问候久违了的异乡人？时光果真流逝十年？这儿一草一木都是那麽熟悉，我怀疑自己曾经离开过。

长屋到了。屋前有个矮矮小小的亭子，里边插着几尊木雕的神祇。当年上中学，印代还给其中一个套上新衣服。现在她还在，却赤着身体，咧着大嘴巴，龇着几颗疏疏落落的大门牙，像一开始对这世界做无声的狂笑。

我一边拾级而上，一边在心里数着那条木桐梯的级数。二十九，一级也不少。

以前每逢开学时，我与印代协定，我要的零用钱就不得少过那级数。学费与寄宿是免费的。那三几十元，在同学中

一点也不寒酸。那时候，阿爸留下的几百元都花光了，印代省吃节用，还编制藤席藤篮换取我全部的费用。

也是在一个假期里，市镇上有人转来一封信，是阿爸寄来的。他说唐山不好过。最伤心的是他买回去的缝衣车，两个媳妇争着要，弄得一家不欢。我看了按捺不住一份快感，把信立刻揉了丢得老远。我看它在屋前那荆棘丛上驻留片刻，颤着就跌下去了。他也没写来第二封信。印代一直追问那封信的内容，我什么也不说。她只有长吁短叹。阿爸也有今天，我笑在心里。

在舅舅家门口，舅母在屋内的灶边忙着，那一蓝子的“占必腊”仔，准是舅母要煮熟当零食。她抬头看到了我，一时认不出来。

“伊姆，是古达！”我报了一个埋了十年的乳名。那是印代取的，说我脸长，像马。

“是古达？真的是古达？你怎样来的？我的孩子，我们一直以为你不要我们了！”她走到门口来，上上下下向我打量。

我沉吟半晌，两眼一直在黑黝黝的屋内探寻。印代若不下田工佗，应该闻声出来了。

那微弱的光线所至，我见到那自屋顶的横柱直垂下的一根草绳，尾端系着一片残缺不全的枯叶梗。刚住进长屋时，我每晚做同样一个梦，梦见阿爸走了，我在码头上大声嘶喊，印代找到一名巫师做法，在我睡的地方上头用绳拴上一大串大叶子，叶子下是一个草扎的小人儿，它一直在那儿晃来晃去，奇怪的是那些梦果真不再出现了。一直到我上了中学，进了学院，偶尔还梦过一两回。我知道，阿爸的离去，

表面上没什么，却一直烙印在我当时尚稚嫩的心灵。今天，我庆幸，同样一个梦，我已摆脱。

现在那叶梗给蜘蛛网封了，不再随风摇晃。是的，那毕竟已过去。

“印代呢？”我问。

“孩子，你的印代死了！”

“死了？”我不由惊愕，简直不敢相信。

“医生说中了什么子宫癌，没得医了。今年的卡歪节我们一屋子的人也没过，”舅母平板板地说，像说件十分遥远的事。我不时点点头，身体每一个细胞，是理智的麻木。

后来的一切，我不甚记得。

那一片坟地，舅舅带着我越过一个个坟冢。没有一个是特别的。绝没有一个引人注目。

哪一杯土，埋着印代？

“前一阵子下了雨，还把泥土冲散……”舅舅在说。

他告诉我许多故事，那些故事听来竟像是关于一个漠不相关的人似的。印代，她死了。

我把那没刻名字的木碑扶正，也把那陪葬而在坟上倾斜的陶瓮稳牢地按下，半埋在泥里。舅母他们在坟边还种了一些龙吐珠，油绿的叶子丛里，怎么只开那么一小朵，白色的一颗心，呕着一汪艳红的鲜血。

“改天再好好的修一修吧！”我说，在旷野里的冢地上，我为自己的声音吃了一惊。那语气，我还以为是阿爸的。修一修？留下一个凭吊的地方吗？这苍翠浓绿的森林原野，我一生还会来几次？小航呢？他会来吗？即使仅仅一次。

“你印代留下一个大箱子，你要拿回去吗？”舅舅说。

我知道，是阿爸留下的那个。笨重的木制黑箱子上雕了一条云雾中翻腾的龙，箱子两端是铁环提手，上锁的机括是一个小小的虎头。小时候，我常喜欢俯在箱子上，用白纸盖过龙身，用彩笔把它印了出来。

“给我看看。”阿爸有一回发觉，向我要了去：“哦，是一条龙。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龙。”他自顾自地说，蛮得意的样子。他说他肖龙。

今天那木箱却已蛀了，龙身脱落不少。蛀虫还蛀入龙的眼睛。那是一条瞎了的龙。

我揭开箱子，里面是我小时候的全部玩具，一些衣物……印代把它们一一珍藏。箱底有两张相片，一张是阿爸的，一张是我八岁时与印代合拍的，还有一张给揉皱再舒平的纸张，我打开看了看，那是一封信，一封我一直以为在荆棘丛中化泥的信！

我把这一切全兜在怀里，一阵鼻酸，像缺了的堤防，眼泪再也忍不住地四面狂流。

“印代……”

(84年4月3日脱稿)

注一：伊逆，伊班语，祖母之意。

注二：印代，伊班语，母亲之意。

梦扬篇

作者简介

梦扬，原名郭珂嘉，另有笔名邢文，1968年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祖籍福建厦门。古晋中华第一中学肄业。中学时期开始发表诗歌、散文。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会员、砂拉越星座诗社社员，曾获砂拉越华人文化协会出版基金，出版诗集《星恋》，现任职报馆编辑。

生死之间

前阵子常在中央医院穿穿梭梭，岁月就如此的悄悄溜走，毫不留痕迹，产房里常可听到初生婴儿的啼哭声，曾经呵曾经因太太检查而呆在产房外等候时，身旁也在等待的人轻轻的说：可真惨呵，血压高危险啊，5个月的孩子就要落掉了。说者语音低沉，两臂龙飞凤舞的刺青，托不起对生命的无助感，伴着偶而响起的啼哭声，忐忑之心难安。

生亦何欢。

站在中央医院之楼走廊，望出去就是太平间，耳边回响的是初生婴的哭声，眼前则是白布铺盖，相拥哭泣，人生何

其脆弱。

死亦何惧。

砂中央医院楼高8层，每天生死都在循环，有人哭着而来，有人哭着而去，从来只有切身者痛，不闻他人伤悲。

电梯门开开合台中，生死共用，欢笑和哀伤分外亲近，人生那有天长地久，信者徒留悲伤。

在报馆工作，差不多日日可见死亡血腥的新闻，常常笑对死者悲恸的相片工作，毫不动容，职业造就一心冷漠，偶见相识者死于意外，方懂戚戚伤感，转眼依然如故，笑对人生。

是不是就因为如此，凌晨时分呆在医院，听到救护车的警讯声时，只有好奇的前往探看，恻隐之心似乎早已荡然无存。

此时那刻的我，尚不懂手术台上的人儿是否平安，长长的走廊上只有轻风微送，无人声无人可倚，终觉人生的无助。

生死真在一线间，如何抉择如何掌握，除了等待，没有答案。

幸运的是我一家大小平安吉祥，安然的路过太平间走上回家的路。

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喜悦。

新年搬新家

亲亲。又是一年春来到

穿上新衣裳可就要搬到他人屋檐下

金龙摆尾而去金蛇蠕蜿
尽是人举足艰险的风吹草动

早说蛇是攀附而上的虫儿
未见其踪飏飏而过已是冷风刺骨
我们家那愈见贫瘠的草场
马蹄渐稀牛羊不来
隔邻那垦殖的黎是蚤食而来的田埂

该说该沉默，家长说勤有功
老师说：尊崇五大宪法
学生说：只要考A不要F
叔叔说：我在维护族裔的根
舅舅说：有人密谋同化的梦
该沉默该说，我们都没话说
亲亲。宏愿的梦我们不敢再做
搬家的地还未有着落就贴封条
玩泥沙的童伴拿起布条喊口号
“不管安全危楼，这里是我们的家”

我们要祖宅又要新祠堂
们
就
是
不
要

搬还是留我们可以选择

留守这片庄稼是祖上遗志
我们再穷也不卖这块祖业
亲亲，你鳏a已十载
故乡的河流过的痕迹
我们的土地已渐腐蚀
您到如今是不是还想当游子
在思乡的梦里还有无壳的居所
坚持要守着我们曾经共有的承诺

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在胡同巷子里搭起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如今是难妥协的婚事
只有苦苦诉求像是待产的阴道
在生死之间等待号哭的一声

作者简介

融融，原名吴楠娟，一九五二年出生于砂拉越古晋。服务教育界，砂拉越州学校教育广播节目制作人。一九六三年开始写作，屡获各类征文比赛奖项，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杂文小品。为世界女作家协会会员、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理事。著有小说《脉脉斜晖》、《逆旅》、《前路》、《青山依旧在》。其中《逆旅》获得一九九零年大马福联会出版基金小说优秀奖。而《前路》则获一九九一年大马福联会出版基金小说优秀奖。《青山依旧在》于一九九九年在《国际时报》连载，后由砂华作协出版。其他著作尚有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之世界女作家合著《用真情走过的地方》。

云过马当山

那条通往马当山的路，我竟已走了整整十年。时间就仿佛飘过马当山顶的白云，轻轻巧巧无声无息地不知消失在哪里。

初用那条路的时候，路上的石子混着黄泥，路面千疮百

孔。车子走在路上必须蛇行，因为有太多大大小小的洞要闪避。稍开得快一点，震动的程度直叫人想起西方电影里那种上下抛动的马车，一时也不知算是坐在汽车里还是坐在马车里。一二月分的雨季，大大小小的洞都积满了水，轮胎辗过去，泥水就喷上来，天天洗车也不见其净。偶尔也浸水，大雨连日地下，混浊的水迅速地涨，水退时急匆匆地顺着地势从一边流到另一边去。七八月大热天，路面乾燥，一阵风吹过都能带起尘沙，车子行过理所当然尘埃滚滚，两边的草木都加了一层土黄，脏兮兮地不见了它原本的青绿。

因为道路坏，除了巴士，当年住在那里的村民用的多是摩托车。后来柏油路代替了石子路，木桥折了，用水泥重新建造，车子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周日马当山下的溪流挤满游人，也有人登山看云去。笔直的道路仿佛是一种诱惑，使开车的人不知不觉的踩大油门。新建的马当路上常见飞车手，飞车手多出事的机会率也高，有个时期，三五天就看见一辆车飞进草丛里。据朋友的说法，我竟也是一个踩足油门的人。为了赶时间自己却也一点都不觉其快和危险。父亲知道了，说："开得那么快，一百次里有一次就够了。"说得隐蔽，似不经意，我却悚然而惊。从此改邪归正，每日上班提早二十分钟，路上空空荡荡，可以轻松写意任君行。

天天迎向马当山，最心旷神怡的莫过於欣赏那座山日日不同的姿容。清晨的马当山，太阳未升高时常是云烟环绕，时而绕着山腰，时而绕着山顶。也常见淡淡轻烟，从山脚四面袅袅上升。雾大的时候，干脆，整座山都躲起来了。

蓝天白云衬托着的马当山原是特别美丽。有时从课室出来，但见天空碧蓝，如棉絮般的白云在天空里浮动，正游向

那苍苍翠翠的山峦。定一定神，但闻上体育课的学生在广场那边传来愉快的嘻笑，课室这边传来朗朗读书声。一切那么和平宁静，心里的感觉有如那朵朵白云，十分悠游。有时工作得累了，把教案教具推向一边，抬一抬眼，且看看那永远屹立的马当山，此刻风姿如何？

柔弱的心

新校舍尚未落成之前，学校有一间分校建在离总校两哩外的另一个村子里。

校址还是向村人借来的，两间课室破旧不堪，亚答屋顶，木板围墙。那围墙只围到一个人的高度，其他用铁丝网钉上。屋顶残旧，不管怎么修都还是漏水，如果下雨加上括风就更妙，迷迷蒙蒙的雨肆无忌惮的从四面八方横扫进来，桌椅无论怎么搬动，到头来还是湿漉漉，白忙一场。

分校没有办公室，上课下课都以一张讲台为据点。所谓的讲台，也不过就是一张有点长短脚的老旧长方形木桌。校舍四周都是草丛树木，长满了那种叫巴菇的野菜，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孩子们休息的时间没地方可走，就往草丛里钻，采一把野花，弄个瓶子插好，摆在老师的讲台上。那瓶子不插花的时候，也不知是谁那么有创意，往往出其不意地插上一把猪笼草。草丛里的野菜采之不尽，孩子们三五天就采一把送给老师，也不管老师是否爱吃。他们摘了来我总是道谢收下——巴菇好不好吃有什么关系呢。

或者是与生俱来，又或者是教书教得久了，平日爱心同

情心之类的话说得多了，发现自己的心肠真的就日益软弱起来。有一天放学后送同事到某街办事，没有停车位，只好坐在车里一等半小时。那条街异常热闹，罗厘车停在那里卸货，行人匆匆彼此擦肩而过。有个老妇人蹲在五脚基的一个角落摆地摊卖野菜。一双眼睛看来苍老，凝滞而疲倦。

"买菜吗？五毛钱一把。"

一句话总是重覆着，连声音都是疲乏的。后来干脆站起来迎上前去向每一个过路人推销。

"剩三把了，一把算三毛吧。"

我看了三十分钟，她一直没有把那最后三把菜推销出去。

"剩三把了，一把算两毛吧。"又落了价。

那老妇人驼背、白发、一脸沧桑。她重覆着两个表情：期盼与失望。一个期盼比一个期盼望深切，一个失望比一个失望深沉无奈。有种乞怜而不可得的悲哀。我下车去，塞给她一块半，把菜拿了过来，把它们放到后座，----和早上学生送的堆在一起。

同事回来看见，说：

"发神经？学生成天送，你还跑去买！"

我笑笑，答非所问地说：

"一块半哪里都花掉了。"

一块半真的是哪里都花掉了，让那老妇人快些回家休息去吧。不看则罢了，看了一颗柔弱的心还真受不了这种刺激，唉。

工作之外

周日，学校的迷你喷泉开始动工，众同事早早到校，开工大吉。

也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学校处处增设布告栏，到处贴上十分工整的"良言"。

为国服务。

为教育作出贡献。

我们需要有建设性有创意的教员。

诸如此类，像警告，又似鞭策；大家每天看着，不敢视而不见。虽不至於把贡献，创意建设之类的话挂在嘴边，但周末周日有什么额外的工作，大家自然而然以此为大前题，把所有的怨言统统收起，齐齐勇往直前。

迷你喷泉这类的建设所需的是人力物力，那一台时值七百零吉的水泵是哈力新波的私伙。鹅蛋石倒是不用本，只须走一趟马当溪，大小粗细任君选择。其他的洋灰和沙石自是我们这些一等良民的"贡献"，小儿科不消提。

学校每当有此类的活动，男主外女主内已经成了定律。男同事们挖泥搅灰，颇为驾轻就熟。原来此种迷你喷泉哈力新波家中有一座，加马尔家里亦然。问下去才知道众男士都喜建设，在家里敲敲打打乐此不疲，如今有机会建到学校里来，就算没有什么大前提，只怕也是乐在其中。

女同事拿着一份十分马来西亚式的菜单，躲进那一间校内唯一的教员宿舍，春巴拉煎，剥江鱼仔，洗洗切切。七八个人煮二十余人的午餐，轻松潇洒之极。不当它是工作，当是大夥在野餐。谈笑间说及在学校煮食的经验，真是什么场

面我们没见过？有一回建球场，发信叫村人来自助，以为来的至多不就是阿未和阿里？谁知竟几乎来了整村人，真是可喜可贺。哈力新波在那里喜，我们如何能在这里忧？大家面面相觑一阵，谈笑用兵。米不够？没关系，我们甲乙丙丁谁也不在乎出那三五块钱。菜不够？大家一起到校园四周弄来几种野菜，做一个ulam，炒一个芭菇辣椒巴拉煎，又弄出一个咖哩鸡，色香味俱全。如此这般让大家吃得眉飞色舞。

那座喷泉终于建成了，就在办公室之旁。适当的大小，十分好看的池形。旁边植下小棕榈树和花草正欣欣向荣。水泵引擎开动，喷泉之外，水力冲过那些高低重叠的鹅卵石，成了一片片美丽的小瀑布，一时水声淙淙，宛如值身在马当溪。大家驻足围观，颇觉心满意足。我随口问起别的校园里是否有类似的建设？哈力新波顽童似的挤眉弄眼，悄声耳语：

"有，但我们的是最好的！"

不由你不会心微笑。

猪是怎么死的

孩子们喜欢电脑，见到电脑就乐。

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小小年纪，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本事。电脑刚买回来，他们一只手接过光碟，一只手东按西按，一切便能顺利操作。篮球赛、足球赛、棒球赛，统统都能参与，战个不亦乐乎。扑克牌他们嫌土，非得要开跑车转死亡弯才够刺激。

对电脑这新科技我不敢抗拒，但不论怎么试着亲近都还

是觉得有距离。也曾经一本正经地上课，最怕按错键，偏偏每堂课都会来那么几下，结果老是迷路。等到一切还原，抬头一张望，别人已经走得老远，感觉上教的人像喷射机，学的人像拖拉机。

年岁相仿的同事对这玩意儿都没什么热情。有人对迷路很有恐惧感，转个身便逃之夭夭。

我原是下定决心与它周旋，非常不耻下问，也非常考验他人的耐心。孩子们终于明白老师面对愚钝的学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兄弟俩在教得头顶冒烟的时候往往就变得非常有默契，一边摇头一边笑着问：

"妈妈，你知道猪是怎么死的？"

以前我还挺莫名其妙，皱着眉头猛问：

"猪？什么猪？哪里来的猪？"

现在你若问我，我一定答得快且准：

"当然是笨死的！咄！还用问！"

正业与副业

我的正业是节日制作，副业是煮饭。前者我赖以为生，后者是我对家人的一片心，两者不可缺一。

我的同事在节目制作部呆了十几年，周围的人来了去，去了来，人人都是过客，惟独他只有来处没有去处。我敬他是三代元老，他却苦着脸说他觉得自己像一颗用过的空弹壳。创作不易，他若没几分能耐，只怕几年下来就被掏空了。厌烦的时候一是希望中六合彩，准备在二十四小时内玩失踪，而且下定决心绝不让上头知道他去了哪里。说的时

眼睛发亮，倒好像真的马上会中奖似的。二是批上评下，女工几天不来扫地他就怀疑她“是不是还活着”。我偶尔也陪他发发中六合彩的梦，他骂人的时候最好凑巧是录音时间，基本上进了录音室我就当自己进了防空洞。剪接配乐开动四台机，保证忘了时间忘了自己。

也因此弄得经常必须在厨房里表演时速。二十分钟煮两道菜，十分惊险刺激。通常是逃得了锅就逃不了镬，手腕侧边旧伤未愈新伤又起。在厨房里一切由得我磋圆捏扁，倒是收拾的功夫一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先生见我收来收去都还是乱糟糟不见妥当，往往选择动手不动口，我在感激之余只好对着他嘻笑：“对不起，你太是艺术家！”

他全神贯注地对付儿子倒泄白糖引来的蚂蚁，一边面不改色地赞叹：

“是，一家大小全是‘蚁’术家！”

新年快乐

早上上班，办公桌上摆了一张贺年卡，刚拿在手上，两个马来同事抬着两箱柑进来，笑嘻嘻的掬了红柑往每张桌子上放，说是马兰诺同事送的。我们这办公室里有马来人、伊班人、华人、印度人、比达友人及马兰诺人，这红柑人人有份。不管是买柑的、派柑的、还是收柑的，大家都乐呼呼，总之是要过年了，总之是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办公室里的创意人员负责买来装饰用的红鞭炮、小灯笼，还有不知道是买来还是同事用电脑制作出来的贺年卡，准备把五楼办公室大门开斋节的装璜拆下，然后再把这些红

彤彤喜洋洋的装饰品挂上去。创意人员发挥创意本色，通常都会把这些东西挂高挂低挂得很好看。碰上双佳节，他们还有本事红灯笼和加都八齐用，把大门弄得一边红一边绿。

对面商业大厦的播音器性能超强，每天把新年歌送过马路，只要推门走出办公大楼，真是要听锣声有锣声，要听鼓声有鼓声，热闹得很。

实际上人生的道路有时难免飞沙走石，工作常常让人忙得一头烟，但是办工桌上的红柑与贺卡，却暖洋洋的过滤着心情。

而新年的歌乐带动了轻盈的脚步，迎新送旧，期待之中何妨潇洒转身，欢悦的说一声新年快乐。

那条河

读小学的时候，离家不远处有一条河。

那条河不叫河，叫港。盐材港。至於为什么叫盐材港，周遭长辈似乎都不甚了了。

那时候的盐材港是很深很阔的，深棕色的河水，水涨的时候深至两个人的高度，河面到处都是转动的漩涡，大大小小，转得又急又快，仿佛河底有什么妖魔在活动似地。

但小时候并不知道惊怕，人家说河里有鳄鱼出没，大家也没当一回事，七八岁的年纪便敢死队似地往水里跳，也没人管你识不识水性，反正多跳几次就会浮沉自如。还带着没见过河的小同学游泳呢，一般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善游泳的小同学往水里一站，整个人直呼呼地往下沉，我跳下去一手将她捞住，她死命地勒紧我的颈……两人不淹死简直是运

气。

河边有一棵大树，堂兄弟们把它的枝桠当跳板。堂姐妹们也爱闹，乘众人玩得兴起，忽然从河中冒出水面，花容失色地惊呼：哎呀我的沙笼给水冲走了。骗得大夥冲进河里捞沙笼捞得团团转，当事人在旁死命忍住笑，最后自然是乐不可支，笑得有气无力几乎沉到河底。

如今那条河仍叫盐材港。但它却再也不是当年的那条河。回首看岁月，呵，变的又岂止是那条河而已！

垂钓

这些日子闲暇之时老想去垂钓。

在那久远的年代，总有机会欢天喜地地钻进丛林的小支流边，也不过是用树枝当鱼杆，用五分钱一只的廉介小鱼钩，串上蚯蚓朝急流中放下去，钓上来的是一种不知名的小鱼，黄色的鳞片闪着金光，上岸的时候往往掉进草丛中跳跃着，急忙过去合在掌中，放入小水桶里。

那鱼只有拇指般大，吃是不能吃的，只能养着。也不见得每次都能钓着很多，小鱼儿精灵得很，经常都把饵拉去吃了。须得与它比快，在它还没有把饵拉去之前将它拉上岸来。

喜欢的是钓鱼时那种全神贯注，眼盯着急流，耳闻淙淙水声，浑然忘我，其间乐趣尽在不言中。

如今老想找点什么类似的地方去重温往日的旧梦。朋友说那些鱼钓来何用？不禁微笑起来，心里倒是清楚得很，咱们志只在钓，并不在鱼。

传言

曾在课堂上与孩子们玩过那种用耳语传言的游戏。

在白纸上写了一句话：我的妈妈说今天放了学不可到水沟里去捉鱼。悄悄地让甲看后轻声重覆数遍，让他记牢了再叫他去对乙耳语，如此这般甲传乙乙传丙丙传丁……三十几个同学一直传下去。最后一个巴克里。问他听到的是什
么，他站起来一鼓作气地说：我的老师昨天掉进阴沟里。

可笑？当然。许多时候，传言大概便是这般不可靠。甲乙丙丁张三李四，有可能一开始整个事已经是误传，而传的过程中内容增增减减之余变化可大可小。小学生们战战兢兢，听错传错都属无心之过，然而若是碰上别具用心之人呢，——经过处心积虑的传言，最终又何止面目全非。

说穿了其实也没多大关系。咱们只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至於那个处心积虑之人，咱们何妨且将冷眼看螃蟹，——他老人家吃饱没事干有多余的力气，就让他努力去传吧。

闰土篇

作者简介

闰土，原名陈玉盛，曾担任古晋电台中文部主任多年，并主持电台文艺园地节目。1991年退休后，利用充裕时间从事写作，为《国际时报》专栏作家，出版书包括《谈论集》（合集）（1956）、《屑尘集》（1979）及《什锦集》（1993）等。

晨钟合唱团

晨钟合唱团成立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可说是砂拉越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个合唱团体，指导是花腔女高音李克莹。李克莹乃五十年代本州潮籍闻人刘振藩令长郎宣强之夫人，原籍中国四川，一九五二年随夫君从香港抵晋，出任中华中学音乐教员。

毕业于中央大学音乐系的李克莹，一面认真教学，克尽厥职，使学生对音乐发生兴趣，一面发起组织歌咏队，让学生在课馀之暇有机会练习演唱，掌握合唱的技巧。

一九五三年，歌咏队应英国文化协会之邀，参加在马达

拉萨马来学校、圣德黎萨英文中学和中华中学举行的音乐会，锋芒初露，颇获好评。这就奠定了组织晨钟合唱团的基础，在歌咏队本身满怀信心，各界人士大力鼓励之下，合唱团于焉诞生，在短短时间内，吸引了四十余名年轻学子加入为团员，组织扩大，人才济济，方始有正式的男女混声四部，成为一支阵容相当齐整的合唱团。

在李克莹循循善诱与团员们用心学习下，合唱团的歌艺日渐提高，演唱的机会亦越来越多。是时恰逢砂拉越广播电台成立不久，遂有机会时常上电台录制节目，播唱艺术歌曲与中外民谣。此外在古晋儿童俱乐部筹募基金游艺会、中友会筹建会所游艺会的合唱节目中，也少不了晨钟合唱团的优异演出，获得人们普遍赞许，可说是好评如潮，口碑甚佳！

晨钟合唱团的历任团长为林文雄、罗佛珍、杨金裕、方锦生等，他们都是五十年代的歌唱好手或指挥，名噪一时，尽人皆知，尤其是林文雄，音色柔美，善于演唱抒情文艺歌曲，跟团中的另一男高音谢作仁之音域宽广，擅长演绎雄壮昂扬歌曲恰好形成有趣的对比，传为当时歌唱界的佳话。

可惜文雄与作仁以及上述数位优秀歌手或指挥均已作古，令人怀念不已。合唱团的指导李克莹也于两三年前离开人间，消息由美国传来古晋，歌唱与声乐界的朋友都深表哀悼，想起这位音乐造诣很高的导师曾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州歌乐进展，莫不肃然起敬，赞不绝口！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李克莹应聘到老中中执教时，曾担任我们班上的音乐老师。她对人和蔼，雍容华贵，言谈举止间自然流露出一种高雅的气质，使人乐于接受她亲切的

教导。可惜我不是唱歌的料子，故而没向歌艺方面求深造。倒是班上几位同学，如翁素梅、李汉齐、鲁三忠、叶明字等均加入晨钟合唱团，在她谆谆教诲下，得益非浅。至今素梅与汉齐依然宝刀未老，兴趣盎然，在精武成人合唱团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还不断提携后进，精神的确可嘉啊！

翻阅一九五六年七月间出版的晨钟合唱团筹募基金演唱会纪念册，我发现该团的团员还包括不少杰出的歌手，如翁素英、宋彩菱、叶玉美、谢德珠、方玉发、李绪宽、许作材、胡廷义、姚日发、刘秋炎、林仁敏、郑明春、杨振贵、沈志清、陈日强等，合共七八十人。

这些爱好歌乐的年轻人，饶有学习的兴味，尤其是对中国民歌爱不释手，于是就在李克莹的指导与罗佛珍的指挥下，假快乐世界凤凰台（今三小校友楼）举行“黄河大合唱”演唱会。除了由全体团员呈献黄河大合唱之合唱部份外，另由李绪宽领唱黄河船夫曲、谢作仁独唱黄河颂、女声齐唱黄水谣、方玉发与方锦生对唱河边对口曲、翁素英独唱黄河怨、二三部轮唱保卫黄河以及四部混声合唱怒吼吧！黄河。

所有歌曲前之说白，由丘立信叙述，伴奏是李克莹和陈森林。总的来说，大家都能称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加上前半段的精彩节目，邀请王永兴、陈森林和郭存仁呈献椰箏、钢琴与小提琴独奏以及著名男女高音田鸣恩与陈毓呈献艺术歌曲，真令人听出耳油，激赏不已！

（14-01-2006）

医学医术与医德

医学是治病的科学，也是治病的艺术。治病所需的知识是使用科学方法，经过仔细研究和实验之后才获得的，所以医学是一种科学，得来的确不易，必须加以珍视。

而在另一方面，医生如何应用这些知识，把疾患治好，使病人恢复健康，重新享有生活的乐趣，那就属于艺术的范围了。职是之故，学医的人必须是心灵手巧的优秀生，始能在日后的事业上搞出名堂来！

医学的目的，在于拯救生命，减轻痛苦。在史前时代，鬼神被认为是引发疾病的祸首，想治好病就必须安抚鬼神或赶走邪魔。这些任务便由最早的医生——男女巫师在各部落中执行。此种根据迷信和猜测来治病的法子，说明古人对疾病的懵然无知，效果自然也不会显著，直到近代以后，医学才走出迷信，出现了可观的进步。

今天医学早已通过诊断、治疗和预防三大步骤来对付疾病的侵袭和照顾人类的健康，功效良好，尽人皆知。

诊断通常是由医生来进行，根据病人所患疾病及诊疗情况，加上对病人所作的身体检查以及各种医学检验的结果而分辨断定。如果是小病小伤的话，就无需任何特殊治疗，否则一般是以药物和开刀来消除疾病。至于预防，则是医学进步的可喜成就，比如鼓励病人每年做健康检查、吃适当的食物、有足够的运动和睡眠，便是却病延年的最好方法。

医术是医生济世的技能，要做到悬壶济世的地步；就非有高明的医术不可。以前行医的人大都只须拥有普通医学士学位，随着科技的发达和医学的进步，医疗分科越来越精

密，也就培育了许多专科医生，以应病人的需求。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医术高超的名医，其一是战国时代的扁鹊，其二是东汉时期的华佗。扁鹊精研脉理，医疗技术高人一等，行医时能注意病人的全面情况，态度十分认真。他擅长针灸与外科手术，能按照病人的实际需要而给予妥善的治疗，因而声誉卓著，备受颂扬，被人称为一代良医。

华佗学问渊博，精于医术，尤其是外科。他懂得利用麻醉药，为病人施行手术，使病人不觉得痛苦。华佗为关云长刮骨去毒的故事，相信许多人都耳熟能详，说明了在一两千年前中国的名医便已掌握了开刀疗伤的技术，的确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值得一提的是华佗行医济世，完全不讲求名利，充分显示了他那崇高的医德，令人交口称誉。当然在现代的杏林，亦有不少医家具有高尚的医德，但求救死扶伤，不太计较收费，甚至更有义诊之举，造福穷苦病人，令人激赏不已！

写到这里，不禁要对大马卫生部总监拿督依斯迈玛历甘最近批评一些医生因为不能面对工作压力而发出诸多怨言，表示万分感慨。这些刚从医学系毕业出来的医生，由于不喜欢值夜班或必须在晚上奉召到医院执行任务而向卫生部长拿督蔡细历作出投诉，显然是对他们所选择的职业，持有不正确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医生的任务，原本就是发挥医德为病人服务，尤其是政府所雇用者，许多初出茅庐的医生，必须在病人需要时，乐意应召前往医院执行医疗工作，以减轻痛苦或拯救生命。这是一份极有意义的差事，如能处理得好，不但尽了自己的责任，且能受到上司赞赏与病家感激，正是一举

数得呢!

诚如都门资深医生拿督黄世豪所言，年轻的医生应该坚守岗位，竭尽所能地克服困难。如果他们对待遇薪俸和工作环境有所不满，应该通过大马医药协会政府医生分部提出，寻求提升和改善。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至于医德则无论怎样都该具备，以符合行医的条件!

(25-02-2006)

连士升与连士升文选

提起连士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读书人，大抵都会认识，知道他是星马

报界响当当的人物。

一九四八年，连士升到新加坡，接受南洋商报的聘请，担任该报主笔、主编、总编辑等职；历时二十多年。在这段期间，他伏案笔耕，除了撰写重要的评论，又发表散文、游记、传记等，前后共出版二十三本著作，对五六十年代的星马文坛、作出巨大的贡献。

一九五三年，我进入古晋圣多玛中学肄业，在学校念的是英文；但是课外读物却以华文为主，尤其喜欢阅览南洋商报。每天下午做完功课，辄到隔壁药店，向药店常驻中医关大有借商报来看。只要有连士升的作品，不论是时评、散文、游记或传记，都是我的最爱，必然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精读，从中享受无穷的乐趣。

连士来自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兼之好学不倦，从小就打好做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进入北京燕京大学攻读

社会科学——经济系。毕业以后，他并没有向让经职场谋进展，赚取较高的薪酬，而是留在北京图书馆刻苦钻研，在学识领域更上一层楼。他从书本中向古今中外的学者伟人学习，尤其留意这些成功人物的治学方法和品德修养。

对连士升影响最深的是戊戌政变的领袖之一：梁启超。在他看来，梁启超博闻强记，笔锋犀利，富有感情。他一生关心政治，研究学问，更喜欢提拔青年，可说是青年的导师。事实上，这也是连士升所具备的优点。这些优点在他南来主持商报笔政之后，随着创作热忱之高涨而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由于连士升学识渊博、文笔流畅，他所写的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我特别喜爱他的散文与书信，前者有一部份是专为青年而写，表示他对新一代的关爱与期许，后者乃以海滨案简方式刊出，对象大部份是在学的青年，小部份是他所仰慕的作家学者。当时我正年轻，亟须像连先生这样的长者不断地给予激励与鞭策，期能向上进取，有所作为。

从年轻到年迈，我一直都爱读连士升的作品，前两年在吉隆坡逛书店时，偶然发现连先生的儿女：连亮思、连文思为他们的父亲所编的连士升文选；简直如获至宝，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购买，在旅游中就迫不及待地读了一大半儿。

收集在连士升文选中的作品，主要是来自连先生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七二年间在新加坡所撰写的文章，其中大部份是从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连士升文集，也就是从四本散文：《给新青年》、《闲人杂记》、《回首四十年》、《南行集》；四本传记：《泰戈尔传》、《甘地传》、《尼赫鲁

传》与《西方英雄谱》以及四本书信：《物华集》、《天宝集》《人杰集》、《地灵集》挑选出来。

除此之外，又加上《春树集》的四篇散文、另外四本书信：《落霞集》、《孤鹜集》、《秋水集》与《长天集》的数篇寄简以及三本游记：《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与《名山胜水》的数篇文章，洋洋万言，可说是一本大部头的著作。

连先生的三名儿女，在著作之前，分别以前言，我的父亲和读父亲的文章有感，写出了他们对父亲的看法与感想。

连文思说，父亲学贯中西，淡泊名利，是个严肃又谦逊的学者。他感情丰富，记忆力特强。对事物，观察入微。

连亮思认为，父亲的自己的衣服外表并不注重；可是对于书本的出版要求非常严格，分外认真，单从任何书本中的目录的工整，就可以看出来。

连侨思则表示在整理父亲文稿时能一读、二读、三读父亲写的传记，让他重温 and 父亲相聚的日子，重听他的教诲，确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5-5-2006)

沈保耀篇

作者简介

沈保耀，男，1928年生。大马公民，祖籍中国福建诏安。一生从事教育，退休后，曾任砂拉越国际时报副刊《学生月刊》主编。现为《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漳州诗词学会》荣誉理事，《诏安诗词学会》顾问，新加坡《新风诗协会》顾问。《梦境成真故国行》一文，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电台》龙年征文比赛三等奖。著有《浪迹浮沔吟稿》《神州去来》二书。

杏坛回首三十年

前言

大导演李翰祥写《三十年细说从头》，大文豪鲁迅令孙周令飞写《三十年来话从头》，都曾在文坛上喧腾一时，而今，我写《杏坛回首三十年》，人们一定要笑我东施效颦，得一个丑字。事实上，我决定写这篇文章，远在三年以前，

那是我在本州执教整整三十年的纪念。所以这篇文章的命题，如有什么类似之处，只能说是巧合，不能说是掠美，希望各位读者明见。

今年七月间，我便要退出教育工作者的行列。在退休之前，我要写一点感想，向各位同道与学生告别。这篇文章，说是“夫子自道”也好，说是一般教育工作者的感受也可以。

南渡执教

我在中国对日抗战胜利后第二年毕业於福建省立龙溪师范普师科，那年才十八岁，稚气尚未全除，便拿起粉笔，当起猴孙王来。大陆变色后第二年，我又从故乡诏安来到砂拉越。这时因为接不上学校的档期，赋闲了四个多月。这时恰值韩战，树胶价格，空前美好，南洋一带，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亲友们都劝我改业从商，但我舍不得抛弃所学，仍抱着一个作育英才的理想，应民那丹中国公学之聘为教员。那时的月薪，记得是一百五十元，而当日的胶工，每月却有二百元至三百元的收入，所以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女儿嫁胶工胜於教书匠。」

转教中学

中国公学不久与开文中小学合并，更名为开中中小学，我受聘为小学部主任兼初中三华文教师。

一九五五年家母南来，因为水土不服，时常生病，又苦

同乡太少，郁郁寡欢。我不得已於第二年转校来古晋中华中学任文史教员。

古晋原是我的出生地，（我四岁时回中国）有许多旧日的亲友。家母生活不寂寞，心境一愉快，什么病也没有了。我也想从此安心工作，把古晋作为终老之地。

任小学校长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一九六二年本州华文中学面临改制，华文科只剩下一本中华文选。我放眼前程，真要好自为之才行。於是我乃转任第四省马鲁帝中华学校校长。

马鲁帝为巴南县县治，民风淳朴，民性淳厚，又是一个鱼米之乡，真是一个理想的落籍处，无奈我的家已建於古晋，而且两地交通，比之去新加坡还要辛苦。普通一次行程，要搭三十六小时的海轮到美里，再坐二十分钟的汽车到巴南河口，然后改乘内河汽船约十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有时在古晋盆岭码头候搭过境的海轮，一候便是两三个钟头。这时我还未上船，而送我到码头的朋友，已搭飞机到达新加坡了。由於交通不便，在马鲁帝三年后，我又申请回古晋中华小学第三校为教员。

最适意的时间

在古晋三小，一晃就是十八年。在我教书的历程中，这段的时间最长，但在我的感觉上，却又是最短，原因是环境好，能够发挥所长，同事好，日子容易过，於是反而不觉得

长了。

五味俱全

我踏出校门以后，除了南渡那段空档日子，全部时间献身於教育工作，屈指一算，也有三十六年了，说句好听的话是：桃李满天下。说句惭愧的话是：混了一辈子。

有人问我：教书的生涯好不好？我说：每种行业都一样，有甘也有苦，好和坏的说法也不是绝对的。不过，依我自身的感觉，吃粉笔饭真是甜、酸、苦、辣、涩，五味俱全，不信嘛！且听在下道来：

甜

粉笔生涯，甜在那里？这也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但依我看，它的甜是心境宁静。它不像做生意的要患得患失；不像做公务员的要逢迎上司；不像做种植的要担心土产价格；不像做散工的要提心吊胆被炒鱿鱼。它的甜是职业清高。虽然薪水不高，但足以一口，不必去趋炎附势，也不用去拍马吹牛。它的甜是工作动静得宜，有时讲文韬，有时讲武略，不死坐办公室，不死捺计算机，有时绞脑汁，有时流臭汗，脑力与体力得以调和。它的甜是成天面对一群天真无邪的小天使，不虞人心险诈，不愁世态炎凉，而且他们充沛的活力，无形中增强了自己的生命力。

酸

酸是心酸眉皱。俗语说：「一样米吃百样人」。又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一般上说，学生的素质，良莠不齐。本来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学生有错，教师责罚，希望他改过，也是一番好意。虽然有时不免过火一点，但就像父母管教儿女有时也会有偏差一样。然而，那些生性倔强甚至顽劣的学生，受罚之后，便会蓄恨於心，伺机报复。他们最拿手的好戏是，在你的新车上画几何图形，或者用石子替你的汽车玻璃镜开天窗，或者在厕所的墙壁上，作毕加索写生，把你画得恶形恶状，然后臭骂一轮。更有甚者，反脸成仇，要求决斗。

有一位教师责打一位学生，想是那位学生要反抗，该教师说：“你要跟我打架吗？三年后再来吧！”这原是一句无心的气话，谁知它已种下祸根。三年后某一天，那位学生已长得牛高马大，便来约这位教师上擂台一试。幸得几位好心人从旁劝解，这出师生比武的好戏才没有开锣！

苦

要说教书苦，也许无人相信。曾闻一位行外的人说：「教书最容易，只要开口随便念念便成。」其实，教书真这么简单吗？这几年来，人们只羡慕教师加薪以追上物价的一面，却没有同情教师工作加重的一面。

我一九五一年开始在本州教书，当时一班的学生人数大约是三十五人，以后逐年增加，从四十人，四十五人，五十

人，到今年的一年级新生的五十五人。（市区小学）学生人数太多，管理是一苦，指导是一苦，批改作业又是一苦。尤其是语文及数学教师，对着那高如《马当山》的作业本子，每每要摇头叹息；平日常语文教师批改作文，都采用心理战术，从一大堆的作业本子里抽出十本放在案头，心理上以为只有十本，改起来便比较不觉其苦。十本一次，十本一次，慢慢的解决掉，这时才松了一口大气。

此外，教师的节数也多。有时，一天里的课程，排得密密麻麻，一节接一节，像连珠炮，口又乾，气又喘，折腾了一天下来，像一团败絮瘫在位子上，只会哼气，不会吭声。

在大型学校，通常采用成绩好坏分班法，五组学校的最坏一班，你要是担任他们的功课，那你便有大苦头吃了。他们程度差倒可以不怕，最糟的是他们那种“漠不关心”的学习态度，使你无从下手。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教学法，他们一概相应不理，你教你的，他玩他的。而且还常有插曲：“老师！级长放臭屁！”“老师！他偷吃东西！”“老师，他要大便！”使得你又急又烦又气，心脏几乎要爆炸。

辣

辣椒的辣是谁都领教过的，那是不容易对付的呵！教师的工作原本是辛苦的，而还要面对校外人士的威胁，那真是可怜又可叹！

有一位小六的学生，平日专与那些斗鸡人士为伍，不肯用心读书，去年会考落选，今年要求重读，我为级任，不免要暗示他应痛改前非，不可再沉迷斗鸡这玩意儿。我也未曾

对那些斗鸡人士称名道姓，按理是不足以构成罪咎的。谁知道一晚，我正在茶店与友闲谈，忽然来了两个彪形大汉，声势汹汹，戟指着我说：“斗鸡有什么不好？你为什么叫你的学生不可同我们在一起？”接下来，似乎是要飧以老拳的样子，幸亏我的朋友作和事佬，说这纯粹是出於误会，才免了一场无妄之灾！

又有一位初中二学生，上课时不带课本，警告他再如此便要处罚。但是他把你的话当耳边风，不啻如故，我只好请他离开教室。这原不算什么严重的处罚，然而从此我便惹上了一身蚁。

原来这位太保学生，结交不少街头太保，於是怂恿他们对我采取报复行动。那是一种骚扰性的恶作剧。你骑脚车在街上过，他们大喊你的“尊讳大名”。那时，我赁居市议会平民房底层角头间，每晚八时左右，当我正在伏案工作的时候，一定会突然传来一声“狮子吼”，——沈XX令我的心脏一震，血管立胀，但他们却飞驰着铁马，呼啸着扬长而去。

面对这群街头太保的骚扰，我有几个晚上失眠。后来，我约了两位拳击界的好手，陪着我找到那位带头兴风作浪的“仁弟”。挟持着他到一间茶店谈判。料不到问题解决得如此之快，这位“仁弟”一叠连声说：“以后不再骚扰你了。”

涩

涩是五味中最使人难受的一种，生涩的果汁使你张开大口，哑哑地难以言说的情状，你便可以了解它无法形容的感

受，郑板桥的教馆生涯诗中有句：“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便是教书先生心理矛盾的写照。教师不严格，怕学生不用心；太严格，又怕家长不满意。有时，忘记了约束自己而去责打学生，用力重些或者打到学生的臂上腿间而留下痕迹时，便要暗自惊慌，甚至懊悔起来。因为万一家长不谅而闹了起来，面子真不知要搁到那儿去？於是便要痛责自己的孟浪，呵斥自己的多事，而且立下决心，以后绝对不发这种傻劲，学生坏，由他去罢！何必自寻烦恼！然而，过不了几天，一份天赋的责任感又重现心头，又要积极地去责打学生，又要心虚地担心家长的兴师问罪。总之，又要间歇着上演这出悔恨交并，理智与情感纠缠不清的活剧！

尾声

人生是长期的磨练，生活是一场挑战，每样行业也都有它受赞美的一面与被指摘的一面，总的来说，教育工作毕竟还是百业中之优胜者，所以我不懊悔我一生吃粉笔灰，当教书匠。我的许多朋友，他们经商致富，我只为他们高兴，却并不羡慕他们。

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立德、立言、立功，流芳千古，但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量力而为，做我能做的事。教师的工作，对国家社会也算有点贡献，这就不虚此生了。过去，我曾写了两首咏萍之诗以自况，现在抄录於后，作为本文的结束。

咏萍两首

舒臂污泥上，伸腰浅水间；
平生羞倚附，南北任蹁跹，

落脚池方丈，资生水一滩；
不憎遭际苦，犹自织青毡。

1982.12.25

幸福老人邓敦兴先生 ——从灿烂的寿宴说起

这是我平生见过最突出、最动人、最辉煌的寿宴，而我有幸被延为嘉宾，两夫妇光荣地与寿星翁同席。我虽然与寿星翁是多年的朋友，在辈份上还算是后辈，即要亮出另外一层关系，也不过是寿星翁的几个儿女的老师，这在南洋教师的社会地位来说是无法与寿星翁坐在一起的，但寿星翁一家，就还有中国人传统的尊师重道观念，把老师看得很重要，这使我非常感动。

说这寿宴很辉煌，并不是夸张的笔墨，因为出席的都是社会上的达官显宦，尤其是人民联合党的领袖，上至党主席，秘书长，中至中央执委，而联邦部长，州部长与立法议员，更是联袂登台；至於教会的长老，牧师；社区的耆宿等等更是纷纷出场，形成贵星，大老星熠熠发光的夜景。

说这寿宴最突出，最动人，也是很平实的说法。我们由

联邦科学工艺与环境部长拿督刘贤镇的致祝词中，得知寿星翁一家兴旺，儿孙满堂。他有九个成材的子女（五男四女）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商贾，有的是教师，有的是护士，都在不同的领域中对社会作出宝贵的贡献。最特出的是排行老七的邓伦奇，年纪轻轻已是政坛的一颗明星，身任人联党的财政，官居州助理地方房屋部长，而且政绩辉煌，政声很好，后市看起。

今晚上，各儿子带着媳妇及孙儿女，各女儿携来女婿及外孙儿女，寿星翁酷似太阳系的太阳带着九大行星在浩瀚的宇宙中运行，而今晚这九大行星带着许许多多的卫星，围绕着这系统中心的太阳公公，弹着吉打，拉着手提琴，唱着生日快乐祝歌，这群人比起中国旧时的三家村的人口还要多，这是常见的吗？

寿星翁不但教养儿女有方，即连为他们命名也大有学问，难得他拿捏得那么准！而且那么有信心！名字的首一个字是根据族谱来的，动不得，所以全部是“伦”字开头，然后依次是：光、明、正、大、凯、旋、奇、奏、乐九个字，这怎不令人拍案叫绝呢！

九兄弟姐妹为老爸做生日，而且齐齐出现，这场面是容易看得到吗？这些兄弟姐妹并不是都住在砂拉越呀！有的在美国，有的在香港，有的在澳洲，有的在印尼，有的在西马，就算是一支分防的部队，要集结起来也不是易事，何况各人都有缠身的工作和任务呢！

写了半天，还见不到主角的大名，这寿星翁是谁？他是高寿九十的邓敦兴老先生。

邓老先生是福建闽清人，自小受英文教育，却能说一口

流利的华语。年青时曾在英殖民地政府当公务员，后来转入商界拼搏。我认识他时正是他在商场大显身手的时期。那是五十年代，韩战发生以后，土产好价，市场繁荣，他在当时属第三省诗巫管辖的民那丹埠，经营土产出口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又代理慕娘公司的555香烟，蜆标石油公司的油站，所以在地方上很打得开，曾经担任民那丹中国公学的董事长，开中中小学的董事长，民那丹华人甲必丹，中华商会理事，成为地方上的绅士，凡有同乡结婚，常被请去当主婚人。

邓老先生个子短小精悍，但两只眼睛闪烁着智慧的灵光。他为人豪爽，不拘小节，他可以赤着膀子，穿着短裤，光着脚丫满街跑，也可以西装革履，打着蝴蝶结出席高级喜庆宴会，他态度和霭，平易近人，人缘极好。

邓老先生事父至孝。他的尊人家柱公，是道地的果农，儿子虽是大老板，社会闻人，他却仍是乡下人本色。他们在民那丹政府公署后面和离市区不远有两座大果园，种着民那丹特产的橘子。他一天到晚料理着果园里的杂草和橘子树，晚上才偶然回到店里与子孙同聚。

我记得邓老先生曾为他的老爸做过八十大寿，筵开几十席，宴请当地同乡戚友，寿幛几十幅，琳琅满目，成为民那丹开埠以来未有的盛事。

最难得的还有邓老太太，她为邓老先生全职料理那九个孩子及一家的细务，弄得常常头痛要吃三脚标的头痛粉（有时要两三包才见效）。她凡事亲力亲为，虽有一个佣人帮手，每天仍看到她提着一大桶的脏衣服到河边去洗，而那时的邓副部长大约才四、五岁，每次穿着水手装跟着母亲到河

边去玩。邓老太太一生为儿女尽心尽力，晚年虽然健康不好，常在轮椅中过日子，但看到儿女都有成就也很安慰。邓老先生的福气大，年晋毫耄，只因早年多喝点酒，多抽些烟，才使肺部有点问题，其他都很正常，起居自由，听和看都还勉强可以应付。

邓老先生的一生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也曾走入困境。记得当年韩战过后，树胶卖期货炒得很凶，有人因此赚到盘满钵满。但也有人跌到头破血流。邓老先生是属于后一型的，所以他那时负了不少债务，但他是英雄一色人物，接受命运的安排，欠债还债。他把家中拥有的所有果园变卖还债，把所有债务在预定时间内还清，赢得清白生意人的美誉。

邓老先生有一套不同凡响的优生哲学。他曾告诉我：“我们要多吃鱼，这样，生下来的儿女才会聪明。”我相信这是邓老先生的经验谈，因为他多吃鱼，所以他的每个儿女都是智商很高的精英份子。

邓老先生在任中国公学董事长任内，对学校非常关心，对学校需要补充的设备，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有求必应。我曾向他建议建造一个篮球场，他立刻答应，到一家木材行，拣了四根盐木柱子，即时延请木匠造了两个篮球架。后来中国公学并入开中中小学，这一对篮球架成为中国公学遗留下来的唯一证物。

邓老先生在任甲必丹之时期，常常为人民请命，评论政府的措施，并协助需要援手的居民，解决一些法律上的苦恼。他也是人联党的有力支持者，时时为党打气，更不时对七儿伦奇耳提面命，要切切实实，诚诚恳恳的为人民服务。邓副部长能有今日的成就，邓老先生的训诫应记上一功。

邓老先生的晚年，过得很惬意，目前住在七儿伦奇的家，高楼大院，有佣人服侍，又有贤媳妇照顾，所以老人的心境很快乐。我春节期间去拜访他，他一直感谢上帝，能给他这样幸福的晚年，并且不止一次向我夸奖伦奇的太太李玉凤女士，说这位古晋生长的媳妇，如何如何的好！据我所知，他的五儿伦凯也很孝顺，五媳林道嫦女士也是少见的好媳妇。

依照信宗教的人说，邓老先生的儿女显贵，晚年幸福，是上帝的恩典。我则以为他有对儿女立身处世高品格的身教与指示儿女正确人生道路的言教，才能得到上帝的眷顾。

我拜访邓老先生时，他要我就我所知为他写一篇回忆的文字。我搜索枯肠，追寻这已经十分遥远之往事，勉强凑成这篇杂乱无章的东西，既借以介绍邓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也聊表我对邓老先生的一点敬意！

1996.3.14

辛巳端午有感兼怀林连玉先生 七律

蒲剑悬门梦方见，雄黄饮午逝如烟。
悯饥角黍成佳饌，捞溺渔舟变赛船。
一缕诗魂情未断，满腔热血感犹鲜。
批鳞扑虎何曾惧，莫愧年年纪昔贤。

① 蒲剑：菖蒲叶似剑故称。闽俗，端午节门挂菖蒲，可辟邪远祸。

② 雄黄：雄黄酒。俗谓端午节，雄黄浸酒，於午时服

之，可祛病除虫。

③ 角黍：粽子别称。

④ 批鳞扑虎：指林连玉，维护华教，敢与权贵抗争。

2001.5.25

题天猛公拿督陈明聪自传

〈我的风雨路〉面世七律

华教是鱼公是水，董联如灶子如薪。

一生拼搏开民智，半纪耕耘振族魂。(1)

连玉精神春不老，晃升功绩史长存。(2)(3)

砂州赫赫丰碑立，此册应为见证人。

注：

(1)半纪：指半个世纪，五十年。

(2)林连玉：华教斗士，曾任全国教总主席。

(3)林晃升：华教功臣，曾任全国董总主席。

中华文化颂

(新韵) 古风

古国文明数四河，浪洗波翻几消磨。

物竞天择进化律，盛极必衰自然梭。

底幼空传悬苑丽，尼罗徒存金塔峨。①

独有黄河和印度，至今滚滚仍浩歌。

黄河浩歌故何在？文化博茂为其因。
道家易数穷宇宙，儒学恕仁通天人。
穷日旷怀乐自我，达时尽瘁惠万民。
衰世救危勇受命，困途守节甘殒身。

泱泱襟抱夸大度，释耶与回尽包容。
如龙饮涧轻万斛，如乳入水相交融。
非无他族据金殿，终教胡服认汉宗。③
非无外敌斡榻侧，终教噙泪辞瑶宫。④⑤

东风南被已千年，瀛海沐化到穷边。
忠孝节义修心本，俭朴诚信立身源。
敬老尊贤崇美德，救灾恤贫结善缘。
睦邻友族相濡沫，合绘小康大同篇。

南亚世纪大海啸（新韵）

忽见海平面，万犬曳雪橇。
心疑南亚海，何来浙江潮。
奇观犹待赏，梯浪已及腰。
恨背无飞翼，悲身葬碧涛。①

啸来如决坝，威力媲菇云。
楼坍巨树拔，堤断长桥沉。

浮尸混漂木，毁车架高林。
方舟盼未到，大地已沉沦。②

人间变鬼域，满目尽疮痍。
田野无庄稼，村舍绝犬鸡。
时见儿寻母，频闻夫哭妻。
道旁哀饿殍，床上哼病黎。

追灾索祸首，环保世人轻。
红树滥砍伐，海防失干城。
预警机制缺，混沌难逃生。
南亚今日劫，东亚明日灯。③

注：①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齐省附近发生9级海底地震，引起大海啸。沿印度洋岸12个国家死亡28万4千人。

②旧约圣经，创世纪初，洪水为灾，诺亚造方舟得救。

③今日南亚印度洋海啸浩劫，可作为东亚太平洋区的鉴戒。

望海潮

一代伟人邓小平百年庆颂

巴黎求索，右江播火，貔貅二野雄兵。(1)(2)(3)

立马太行，挥戈淮海，西南风净尘清。(4)(5)

华夏倚干城，看调和鼎鼐，吐哺苍生。(6)

捭阖纵横，抗强权载誉苏京。(7)

三番起落峥嵘，喜春风改革，库满仓盈。(8)(9)

两制破关，双珠返祖，都云旷古英明。(10)

猫论震寰瀛。记蛰龙起舞，联合国旌。(11)(12)

功埒毛公周总，百代仰芳馨。(13)

注：(1) 到巴黎勤工俭学。

(2) 在广西右江（百色）起义。

(3) 刘伯承、邓小平所部第二野战军。

(4) 转战太行山，指挥淮海大战。

(5) 进军大西南，解放西藏。

(6) 升任总书记。

(7) 率团出席莫斯科国际共党大会与赫鲁晓夫等据理抗

争。

(8) 政途坎坷，三起三落。

(9) 南下深圳，制定改革开放国策。

(10) 一国两制，解决港澳回归难题。

(11) 邓公名言：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耗子便是好猫。

(12) 今日中国强盛，在联合国有发言地位。

(13)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

沁园春

记晋汉省华总癸未年《月满猫城》庆中秋

南海熏风，热带甘霖，哺育此邦。看马山耸翠，势如虎踞；砂河奔海，状若龙骧。原列椒椰，野铺橡稻，蟹屿螺洲网古张，百余载，喜时平景好，族治民康。

华团奉献功彰，为促进旅游晋一觞。借提灯射虎，传承薪火；挥书作画，散发梅芳。狮舞旗飘，茶香饼馥，共庆中秋国运昌。顾寰宇，远天灾人祸，数有吾乡。

19.9.2003

沁园春

悼华社领袖黄文彬先生

霹雳晴天，妮娜风来，栋折柱倾。叹金融风暴，哀鸿遍野。银根紧缩，百业凋零。拯困扶危，钩沉起溺，正待灵芝回死生。胡天，遽英年早逝，痛失明灯。

平生侠骨豪情，为强大族群熬五更。更马中友谊，充当舟楫；华巫经贸，化作胶绳。华教舵师，华团领袖，廿载奔波勤垅耕。伤心问，彼巍巍、富贾、拥此贤声！

①妮娜：阿妮娜，地球上一种风暴，带来狂风暴雨。

1998.10.22

千秋岁

贺梅山公所金禧纪念

南洲春至，细雨潇潇地。冠盖集，笙歌起。情因宗脉近，酒向乡心洗，瀛海畔，梅山瓜瓞金禧会。

源溯周姬氏，流衍云水。唐始祖，闽开系。丁繁称半县，族大多勋贵。看今日，犀乡奋鬣风云际。

2001.2.20

己卯中秋抒怀

秋月玲珑挂碧空，清光无奈被灯蒙。
槿篱惯洗炎洲雨，菊蕊时摇海岛风。
犹幸龙舟存汉俗，更从月饼认唐宗。
提灯射虎非闲事，薪火承传在此中。

1999.9.9

离亭燕

为郑宪文佛歌发表会而作

路上汽车喧吵，空际飞机嚣叫，邻舍《迈克》歌震屋，
着我意烦心躁。可叹地球村，清静一词无了。

情慕泉声幽渺，神往磬音禅妙，今夕佛歌传此韵，仿佛
灵山闻道。沐皓月清辉，洗尽心头烦恼。

2001.5.6

作者简介

田宁，原名田国清，祖籍广东普宁，一九三五年生於马来西亚砂劳越新尧湾。一生从事华文小学教育工作。中学时期开始写诗。1993年出版第一本诗文集《相遇在出发的起点》，作品反映诗人特殊感情经验及当时社会现实与年轻人的思想面貌。2003年出版《田宁短诗集》（中英对照）。近著《逾越千滩》即将出版。

童年的河畔

——我的故乡新尧湾（Siniawan）

我回到了我童年的河畔

青山默默

绿水潺潺

岸上人声犬语仿佛依然

我回到了我童年的河畔

伸出指掌
轻抚弱水
当年留下的吉光片羽已难寻

今日河中戏水稚童
是否也成他年离乡异客
款乃而来

依稀相认老船夫
轻舟载过
多少失落的乳名

淡淡夕阳下
登船还是不登船
此岸与彼岸
曾让多少青春奔逐的
水波
已不着岸……

02. 12. 1997

神山 你的凄美

——Mount Kinabalu

传说中的多种传说
更增添你的哀怨你的凄美
你依然是你
我只因时空的推移

在交错点上与你相遇

说实在的我正搜索枯肠

想想如何

以一种贴切的手势

一个诚挚的眼神

借以表达内心的拙以言宣

若让林间淙淙的山泉

日夜诉说你的旖旎

谅也无法道尽

异族爱恋的悱恻缠绵

半山飘忽欲语还休的白云

皆曾见证当年的山盟海誓

却无法逆料

日子里的造化弄人

若让我心有戚戚焉

为那薄幸龙的传人说上一句

这代为辩解的

是否也被目为负心的人

密令藏身的明朝王子

缱绻之后毅然北归时

为何忘了留下

日后待解的锦囊

美丽痴情的卡达山公主
你日日夜夜深情的泪花
激起七洲洋的千层浪
你的思念你不渝的期待
塑成傲视东南群岭挺拔的山巅

我年少时节
多次聆听你凄美的故事
内心也曾经拥有
属于自我而莫名的牵动
惟独后来悄然离去
且在他处回眸连连……

此刻我手挽双鬓皆白的暮年
亲睹你郁郁终日的容颜
不觉重又泛起
往日封藏的尴尬与羞惭

在明媚的阳光下
倾注你的婷立你的绰然
我沉吟于消失了的丝丝缕缕
顿时醒悟
千万年来山是山
本就默默无语
自语的都是前后左右

看山的人

身边另一半忽然问起
那峰顶挂下晶莹的水痕是什么
你说是什么呢
我轻抚双颊触手所及
一切的一切早在昨夜无风而干
抛开今生背后的风雨
我只能选择默然……

16.09.2002

附注： 2002年8月9日在花甲之年，方与生命中的另一半同睹沙巴神山的丰采。适逢阳光明媚，白云悠悠，回顾一生坦荡，深感人生的变幻在弹指之间。

浪花留下的水纹

昨夜大潮时你无法躬逢其盛
不过不要紧
你仍可在高脚屋的柱子上
找到浪花喋喋不休后
留下的水纹

1997年 6月 17日

伤逝

生命的滴漏戛然而止
你悄然离去
我来不及掌握好哭泣
脱离母体的第一声哭泣
已把今生所有托付予你
恍恍然我堕入
从未经历而深邃的汪洋
我每发力向你泅泳
你游离得更远更渺茫
明日鲜花佳肴为你而备
你到底意欲飘往何方
我多方突困後黯然回首
岸边拂来寒风
轻抚我渐生的白头

1997年11月24日

如果再来一次

为一个时代慷慨激昂的年代
已经积淀
人们忌讳过去
也避谈未来
攀爬在四面墙的绿藤
被时间这长舌逐一蚕食

想想是否重来一次脑震荡
郁悒的人终日垂钓落水的无奈
谁走入这扇单向窄门
留下苔迹斑斑
从此不见昨日跨步回来

1997年12月16日

千滩的逾越

嘶鸣已过 干戈已寂
在一片荒原上四处魑魅
只剩远处如豆灯火哆嗦
心在淌血
左右环顾一无是处
我靠在自己肩膀上
纵声痛哭

两行滚滚热泪
蓦地奔淌大地成河
然後驾驭起心舟
穿梭地表一切的引爆
在硝烟中
连声呼哨
迈向千滩的逾越

1998年1月1日

猫的塑像

有闻名於世的猫馆
有驻守街头街尾的猫塑
这城市是否多了点街鼠与人鼠
妙的是旅游三角黄金地
一对猫的联姻
诞下一群杂色鬼灵精的小花猫

被悉心喂饱在晒太阳在嬉戏
到底还能捉鼠吗
有人说留下一小撮鼠儿
也算得是保持生态平衡之意

2000年7月21日

作者简介

田农，原名田英成。1940年6月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祖籍福建诏安。资深报人、作家、历史学者。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在砂拉越出任多间华文报章主笔与编辑。从报界退役后，在吉隆坡数间大专院校任教，讲授中国近现代史，马来西亚华人史及新闻评论等课程。1956年开始写作。迄今已出版著作十多部。包括诗集、文学史、政治评论、历史研究等。

魏萌小说的乡土情结

魏萌，原名魏国芳。1932年8月8日生于砂拉越古晋，1986年3月23日车祸丧生。他在1954年毕业于古晋中华中学高中部，生前在华文小学任教达32年。

魏萌于5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创作小说、戏剧与散文。小说创作已出版者《鲁素英》（1958年）、《女记者》（1961年）。《晨光照耀着著山村》（1969年）、《红毛丹成熟的时候》（1973年）、《狂风暴雨》（1973

年)、《闻人》(1977年)、《微波》(1983年)、《迟暮》(1985年),散文集《青春的痕迹》(1981年)及戏剧《下场》、《迟来的消息》。

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中篇小说只有《晨光照耀着山村》。他的文学业绩主要也在于小说创作。这里以魏萌的小说作为论述的主轴。

魏萌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早年从中国南来,辛勤垦殖结果拥有20多亩的树胶园,收入足供一家温饱。他生长在农村,终其一生任职于华小,因此他的小说创作几乎大部份以农村为背景,从50年代开始创作,就以写乡土作为他的艺术目标。在以后长达3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也一直以乡土写实小说为主,他可说是纯粹的乡土写实小说家。魏萌在《狂风暴雨》一书的《后记》中说:“《狂风暴雨》里所收的作品,几乎都是描写山村

的。这完全是由于出生在山村,生活在山村,对山村的一切较为熟悉、并对山村蕴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之故。”

从这里反映出作者热爱农村,以致于小说创作多以农村为背景,并给予农民纯朴的生活作出一定程度的描绘,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以反映现实生活,进而达致促进社会改革的目的。魏萌的小说创作可以说贯串着这个思想精神,但由于作者对社会认识的局限,在他所反映的现实,特别是反映农村农民的生活方面,要达到更深远的层面,则还有一个距离。魏萌作古之后,大马福联会曾为他编辑一册魏萌小说选,内收6篇小说及附录《文学与我》。这6篇小说可以视之为他的代表作。6篇小说的创作背景都脱离不了乡村生活,而《红毛丹成熟的时候》、《晨光照耀着山村》、《明

天》、《这一代》更是直接表述农民的生活。在魏萌的作品里、他是从生活本身来看待生活，他只是老老实实心无旁骛地将他十分熟练的生活记录下来：笔下的人物与故事很少放到大时代的背景来展示。

短篇小说《这一代》写于1960年。写出农村耕种人家辛苦的生活、反映了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婆婆，有些人不种菜，吃好的菜，嫩的菜，我们自己种菜却是吃老的，黄的叶子！他们太享福啦，这是甚么道理？太不公道理了！”

“婆婆，这真是太不公道理了”阿玉附和哥哥。

老太婆瞧两个受委屈，而且天真的孙儿，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说：着“唉！这个世界呀、不公道理的事，可多着呢！你们还小，长大了，慢慢就明白啦！”

“我是将休的人啦……我苦了一辈子，还不算白苦！们家是穷，可穷得有志气，我的儿孙是吃得起苦的……哦……我应多活些时候，要亲眼看看他们这一代，再不

受人欺压，过得像‘人’的生活……哦……不远了吧……”

作者在结尾的时候，带着朦胧的希望：穷人总有翻身的一天。

《明天》写于1961年，是一篇二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

这是一篇富有魅力的作品，写景，写得生动；写情，也写得真挚动人。人物性格凸出，情节与结构也都处理的很恰当。内容叙写农村中一对青年恋人的苦情与挣扎，

最后男女主角在工会与工友的引导下，准备在暴风雨中，等待旭日东升的明天。

《晨光照耀着山村》是一个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破落的山村，作者企图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思想冲突，反映出山村青年在大时代洪流冲击下，怎样摸索自己该跑的路。男主角汪诚，一个高中毕业生，因失业而继续不赞成自己的女朋友碧华到城市。两人展开了思想斗争。结果是碧华失业返回山村，与汪诚共同过着农耕的生活。

作者写道：“碧华自父亲去世后，就留在家里，没有回到工厂，她离家后虽然得到工友们不少帮助，也学会了不少东西、但是经过失业的痛苦及冷静的思考，渐渐明白过去的幼稚和冲动，无原则地冲出及蔑视农村的工作，是不正确的。于是，她毅然地重投入山村的怀抱！”

作者以他一贯热爱农村的生活，也将这个思想意识强加在男女主角身上，并且视农村是年轻男女唯一出路或最好出路，这在60年代农村处于凋敝的情况下，是不真实的。作者没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他笔下的人事，乃是《晨光照耀着山村》最大的不足。

乡土文学强调写“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注）。作家往往来自农村乡间，熟悉所表现的人物对象。鲁迅小说用了大量篇幅表现20世纪初，浙东地区农村生活，描写农民极度贫困物质生活和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从这里透视民族的灵魂。

1921年鲁迅在他的小说《故乡》中写下了中国农村的衰败：“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条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小说中的闰上由30年前活泼勇敢的少年苦成一个“木偶人”，他只能苦不堪言地喃喃：“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甚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

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

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刻，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鲁迅笔下的闰土，无疑是当年中国凋敝的农村，农民悲苦的形象，一个典型的穷苦农民。而《祝福》中主人公祥林嫂，深刻的刻划出封建意识浓厚的农村，一个受苦受难妇女的形象。鲁迅的生活背景与敏锐的洞察力，成功塑造了小说人物的典型形象，他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观察中国破败的农村对悲苦的农民寄予同情，通过艺术的创造，即使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看来，鲁迅的小说作品还是具有不灭的光辉。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有无数的乡土文学作家，沈从文、沙汀、艾芜、蹇先艾、叶紫、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等，透过他们的文学作品，写出中国土地的苦难与变化，人民的抗争与奋斗。光复后的台湾出现了许多作家，诸如锺肇政、陈映真、黄春明、王拓、王贞和及杨青矗等，他们的文学作品植根在台湾这个现实社会的土地上来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们的生活和心理的愿望。研究台湾文学不能不研读这些台湾作家的作品。

魏萌作为一位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家，他的小说题材植根于他所熟悉的山村，这是非常自然的。当然他的小说有其不足之处，这主要是社会视野的局限，他不能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对本身所处的现实社会作出较深刻的透视与写照。五六十年代，砂拉越工农阶级所展开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作者对这类场景并不熟悉，在他的作品也就缺乏这方面的叙

写，反之我们可以在其他同时代作者所创作的小说中反映农民为追求美好生活的斗争。这些文学作品充实了砂华文学的内容，

巍萌以农村作为背景题材占了作品的大部份，但看来他的早期创作更能显露出其才情与动力。《鲁素英》是一篇万多字的短篇，写于1956年，小说写出青年人对理想的执着，对旧社会的抗争，以及新生活的追求。尽管在文学技巧方面有不足之处，但却是一篇具有思想性的作品。

巍萌长期在教育界服务，不乏以教育为背景的作品，但是似乎更落力于揭露教育界的黑暗面，以及教育界中人的不耻行为。这些篇章包括最早的《衣冠禽兽》等。

作为砂华文学的拓荒者之一，巍萌勤于创作，他所写作品之多，在砂华文坛上迄今恐无人能出其右。他深受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影响，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思潮贯串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对新马华文文学影响至深，新马华文文学一开始便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可说源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经过二次大战的洗礼，作家更感到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与功能，更感到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因而也就更自觉地坚持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创作方向，实践“反映人生，改造社会”历史使命。

巍萌坚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道路，尽管某些作品的内涵仍嫌不足，但他的创作无疑已丰富了砂华文学，在砂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本文为砂华族文化协会举办“砂华文学讨论会”论文）

温玉华篇

作者简介

出生中国广西蒙山县，抗日战争期间，就读高中于桂林，后入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获教育学士学位。1949年随夫婿来马来西亚定居。1953年开始在古晋中华中学任教，后继续任教于古晋中学，共24年。穗女士家学渊源，为虔诚基督教徒，著作有散文集《一弯涯岸》、《生命之歌》及长篇小说《风雨松园》等。

恩情

太阳渐渐隐没在远处几株高大的榆树背后，小方块石砖铺设的地面，还留着热气，砂劳越河面吹来轻柔凉风，晚霞明艳。河滨公园弥漫着浪漫的情调。

来河滨散步的人渐渐多了，更多的是一对对情侣，特意配合的情人装，加强了情爱的效应，在彼此的心里蕴酿成浓稠稠的甜意。

玉珊从大街人口处走向凉亭，看见坐凳上空空的没有志民的踪影。心中有点不爽快，她走上亭子，面向入口处坐

下。这里是他们约会的地点。“志民为什么会迟到？”他从来都是先到等候玉珊的，何况今晚有那么重要的事要谈。

白色的圆形大灯球亮了，像一串巨形的明珠项链，挂在古晋市的胸前，增添了河滨夜色的娇媚。

志民终放来了，足足迟到半小时。玉珊原想以走开来惩罚他，三翻二次的忍耐着，压抑愤愤的情绪，当志民出现在入口的小径处，玉珊心中的喜悦早就原谅他了。

“对不起，我妈妈看医生回来迟了。”志民急得连连用手帕擦而上的汗水。

“来了就好，我们谈正事吧。”

“妈妈说，她去庙里求签，说我红鸾照命，是结婚的好时候，接着就要用我们的生辰八字去给算命先生推算日子迎娶了。”

志民兴奋地抢着先说。

想到自己就快做新娘了，不免带着娇羞的低着头说：

“你们来向我姨妈说罢，有关聘礼手续等都得由她作主。”接着又补充说：“日期也不可以太逼近，我们还得做很多准备工夫哩。”

“当然。”志民春风满面，站起来，拉着玉珊的手。

“我们边走边谈吧。”

他们走在河岸道上，娓娓细语，身体紧贴着，完全没在意来往的行人。忽然有人站在他们面前。

“玉珊，是你吗？刚才我们到你家去，见了你的姨妈。”

玉珊抬头看见阿才叔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她连忙有礼貌的和阿才叔问好。

“玉珊，我给你介绍，这是王立强，从你们的家乡惠来县来的，你应该认识他，你还是最好立即回去，你的姨妈有重要的话和你说。”阿才叔用少有的严肃口气指点，使王珊甚觉害怕，似乎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要发生了。

“我们明晚在原定的时间地点见面。”

志民紧紧的握玉珊的手，知趣地道了“拜拜。”走向他的汽车。

林玉珊十岁就从中国来古晋，投靠姨妈家，上学读书今年高中二年级。去年在一个潮汕同乡新年联欢晚会上认识志民，他是一家百货商店的少东主，二人谈得投机，以后常常来往，现在感情已炙热到分不开的阶段，志民的母亲催促儿子早日成婚，现在已是选定吉日迎娶的时候了。

莫大嫂自从丈夫去世，生意便收盘了，就把楼下店铺出租，带着玉珊住在楼上，莫大嫂待玉珊如亲女，她知道玉珊的父母在家乡的日子不好过，最近有乡亲来信，告知她的妹妹和妹夫相继病逝，又不放心让玉珊回乡奔葬，而玉珊对父母的印象淡远，情感上反不如姨妈那么亲切。就这样家乡事渐渐地在她们脑际消失了，直到王立强来到。

玉珊走上熟悉的昏暗窄梯，梯板发出吱唉的响声。在起坐间熏黄的藤条长椅上，就坐着刚才河滨大道看见的陌生人，心想“怎么走得这么快！”在河滨大道上只匆匆擦身而过，没注意他的长相，这时才被他的古铜般黑亮的皮肤引起兴趣，分明是乡下农民的标志，但他两眼炯炯有神，高鼻梁，嘴唇轮廓分明，这时他站起来迎见，一幅高大健硕的男人气势，只听到姨妈的声音，把玉珊正希奇的想像打断了。

“玉珊，你来，给你介绍这为王立强，刚从家乡来。”

王立强已经伸出阔大的手掌。

玉珊生硬地和王立强握过手，脸上露出尴尬地挽嘴一笑，正想走进房间。

姨妈开声阻往：

“玉珊，你坐下，着位王先生不是别人，他是你的未婚夫，是你父母亲替你订下的婚事，你们的订婚证件，过礼的文物都带来了，让王先生你来解说吧。”

姨妈的话像一颗颗石弹打在玉珊的心窝上，使她昏眩，战栗，窒息。她无力地跌坐在藤椅里，闭上眼睛。她不敢抬头看姨妈，更不敢看王立强，她知道这两双眼睛，正虎视眈眈地瞪着她，她就像一只小兔子在两只大狼的面前，战兢，失措。

一阵深沉的静默罩住这起坐间，忽然带着男性威严的声音响起，王立强说话了。

“我们的婚约是由父母亲做主定下的，在二十年前的惠来县是很平常的事，也被看做是合情理的，但是现在新时代的青年却不以为然。在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自由恋爱普遍的流行，但离婚率也跟着水涨船高，律师楼办理离婚手续特别兴旺，男女自由同居，自由分手已见怪不怪。”立强停下来饮一口茶，再继续说下去。

“婚姻不单是男女两人的事，也是双方父母家人，亲友的事。夫妇二人不能独立与世隔离如孤岛，他们的生活和周围的人息息相关，以婚姻为桎梏，或以婚姻为儿戏都会铸成大错。要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二人共同的责任，相互谅解，彼此扶持。爱情是可以培养的，夫妻的爱应该是有亲情的爱，有理念的爱，而非情绪的感性的一时冲动。我相信玉

珊小姐的聪明才智，不难分辨明白。”

玉珊听到王立强声音宏亮，气定神闲他说出一番理念清晰的道理，一亢不卑，蕴含着一股知性沉潜的气度，使她对立强的印象顿时改观，不敢再轻视这个乡下农民样貌的男人。

“玉珊，现在该到你来说说你的见解了。”

姨妈带着笑意说，一面为立强的杯里添茶。

玉珊挺直腰身，抬起头来看着立强，她意识着这回是和志民联合对抗立强的阵势，她必定要振作起来。以操胜卷。

“婚姻没有爱情为基础，如同建造在沙土上的房屋，经不起风浪的冲激，我们是现代有知识的人，拥有自己的见解和意志，绝对不能听由父母之命，媒妁来牵引而结合，试想两个陌生人居住在一起，朝夕相处，怎能调和融合彼此

的思想和习惯，又怎会有快乐与幸福可言。”

玉珊说着，心中就想到志民看着她时的眼神，她现在是和志民同声同气因此而充满信心。

“林玉珊”，立强竟直呼她的名字，使玉珊吃了一‘凉。但那声音却是柔和的。

“我们的情形可能是特殊的个案，请耐心听我解说，也许你会改变你现在的想法。”

“我们的家乡，自经四人帮大清算过后，如一阵狂风吹落叶，整个市镇萧条零落，农民开始坐吃地主的余粮，没有人肯下田耕种，城镇没有人敢做买，怕被套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整个地区像盖在大棉被下取暖的亚婆，让外面寒风怒吼，白雪纷飞。当我们把分下来的公粮快吃尽时，我的母亲病了。看医生不要钱，但去药店捡药却要钱。我想起你的

家，或者可以借到钱或一些可典当的东西。那里知道到了你家，林伯和伯母双双病卧床上，骨瘦如柴，皮肤又松又皱，像两堆旧衣服摊在床上。他们已经五天没能起床来起火煮食了，米缸里虽然仍有半缸米，油瓶也不缺油，他们需要的是照顾，也得看医生。”这时大家都感到沉重的悲哀。

“二老看到我的脚步走进，他们张开疲惫的眼睛露出喜悦的光芒。我为他们烧热水，更换衣服，洗身，床褥上都是乾的湿的大小便，污臭难当。我足足清洗了两天，屋子才像是人住的地方，我替二老梳通纠结成团的头发，样貌才看起来。第三大清早，我记挂着母亲等我请医生回去，正想辞行时，林伯抚着心胸说，”这里闷，很难受。”他示意我走近床边，声音低微的说着一边喘着气。

“你是我家的女婿，我是你的岳父，幸亏你来得及时，又帮我们做了许多事，但我恐怕不行了。我死后，你要按礼埋葬我，然后设法到马来西亚我的女儿，你们两个结了婚，一同回来接管我的产业，他交给我五百元人民币，和一包房屋地契书，”改革开放后政府发还的。“他又加上一句。

“那天下午再过去看他们时，岳父已断气了。我花了三百元埋葬他老人家，第二天岳母也去世了，我又得举行一次葬礼，你的大姑，姑丈，还有一些亲友都来吊丧。我都以女婿的名份主持一切，这样忙了几天，直等头七过后，大姑回去，我才赶回自己的家，岂料母亲已在前一晚去世，我竟不能给母亲送终。”

立强这时已泣不成声。玉珊心潮激越，想到父母亲悲惨的处境，死时的凄凉，已不是“不孝”二字可以带过去，简直是逆子背叛了。姨妈也呜咽不已，室内一片凄沧。

“这个男人，是自己的未婚夫，是父母的恩人，没有他，父母临终那有亲人在旁给他们安慰，死后那有人料理丧事。”玉珊握住立强的手，硬咽着说：

“谢谢你，你是我家的恩人。”

“玉珊，我不是外人，是你家的女婿，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本份。让我们结婚吧，这是你父亲临终的嘱咐，也让我用实际的生活来表达我对你的爱示和关顾的责任。”

第二天，落日徐晖依旧照在河滨公园的行人道上，晚风吹拂枝头小叶，发出沙沙的柔和声音。玉珊没有出现，她不敢面对志民，也怕经历分手时的痛苦。

志民等到深夜，行人都散尽了，他才踏着冷冷的月影，落漠的心情回家去。

在门口的信箱里，他收到玉珊的信。

“亲爱的志民，当你读到我的信时，我已乘午班机离开古晋，忘记我吧，我对不起你，但我并非有意的瞒骗你。

我们之间曾有过的爱，是真诚的，纯洁的，我会永远把这段爱情以及河滨美景珍藏在心底。

来和我的姨妈谈谈吧，也许你能原谅我

爱你的王珊”

九九年五月完稿

美的旋律

真、善、美是生命乐章的主体，生活的音符互相荡漾，奏出人生委婉、激越、哀愁与欢乐的旋律，错置了音符便造

成紊乱。

在真善美中，美属中性。真善就是英，美善便真，真美便善。

美是一种情操。青春活泼的动作是美，温柔和蔼的态度是美，健康信实的人品是美。每个人具有善良的意念，善意的接纳，亲善的往来，真诚相待，便能使混浊的人间变成美丽的天堂。

每一个敏慧的心都会有美的向往，每一个时代都有追导美的脚踪。原始人在自然色素中炫耀美，野蛮人在厚唇、青疤中看到美；古代史中国人在和谐、温婉、文静中体认美，古希腊人在青春和活力的动作中，在雕刻与建筑的匀称并安详中发现美，罗马人在崇高，权力中彰显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更深进地赋予美以多层次的组合，他们从彩色的特性中表现美，在实体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与平衡中找到美，有如乐曲的高低快慢，以节拍表达美的情调。现代人却认为凡能刺激大脑神经的东西便是美，于是在音符的跳跃激昂的大鼓、土风舞的热情与身体的触摩中表现时代的美。

在美的世界里值得再提的希腊精神。希腊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她在公元前第五世纪中便产生了一种无比弘丽高洁的文字，这种美丽的文字特别适合表达美丽的思想。希腊人羡慕使人类美好的东西，起初他们崇拜美丽的众神，像爱神、音乐神。美术神等。不喜虚饰，崇高朴素、真理、自由与正直。他们有一位大作家优里辟特，写了许多戏曲，他认为道德是美丽可爱的。希腊人遵守道德，赞美道德，就是因为道德是美丽的，和赏与罚，乐与苦的观念无关。就是受了优里辟特的著作所影响。

在中世纪的罗马，有一位圣者，他是一个作家兼艺术家，爱好美，喜欢音乐。在他写的自传《忏悔录》中责备自己深受美术的快乐所感动，因为他是一个遁世的修道士，本该弃智绝欲，但他是一个，仍然有未绝灭的人性，在当时正当欧洲文化的黑暗时期，生活无比的扰乱情况下，圣奥古斯丁的唯美言论和著作，就像黑暗中闪耀的光辉，改变了社会的风尚。

美既能化恶为善，化敌为友，化暴戾为祥和，化腐朽为神奇。优良的社会应该具有的品质，诸如美的德行，美的思想，美的行动，上流人汇聚的群体，以优良的风气抵消结党纷争，暗杀、强夺、欺诈。阴谋、毁谤。嚣张可是人们很容易误解上流社会的含义，以为上流就是高官显要，富商巨贾的阶层，如果真是这样，贫穷的劳苦阶层就叫下流了。试想缺德败行的高官显要，奸商违法的群体，和那些诚实，正直，光明磊落的贫苦大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上流阶级的评定，智者自明。

文学中以诗和词的形式、音韵、意象，最能表达美的境界。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密缝恐怕儿受寒，也望儿体恤母亲的心而早归家。这首诗的美在于真挚的情意。

秦淮海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是一首藉七夕节传说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日子，表达二人欢娱的时间短暂，别离的日子苦多，但又以两情久长，不在朝朝暮暮解开；立意高人一等，是诗意奇而秀美的例子。

徐志摩写：白云穿掠看晴空。

像仙岛上的白燕，
晚霞正照着它们，
白羽镶上了金边。

这首诗空灵、高雅，诗情沛然宏远。徐志摩有一颗美丽的诗心。

韦瀚章先生，为人谦恭典雅。平生写诗三百徐首，都因祸乱搬迁，几乎散失大半。所余下的百余首，都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以至战后的学校音乐教材，以及电影的插曲。那段困苦动荡的漫长日子，韦先生的诗歌在校园里处处飘扬。其中一首极美的歌辞，名《山在虚无缥缈间》，是为杨贵妃而写的长恨歌清唱剧中的一首。是女声三重唱，温柔的女声唱出那抖落尘世痴迷的超脱感情，歌司都美。

”香雾迷蒙，祥云掩拥，蓬来仙岛清虚洞，琼花玉树露华浓。

却笑他，红尘碧海，几许恩爱苗，多少痴情种？离合悲欢，在作相思梦。

参不透，镜花水月，毕竟成空。”

这是描述唐明皇赐白绫让杨贵妃自缢，杨贵妃在蓬莱仙岛上回看尘世时，感叹世人参不透人生的虚幻就像镜中的花，水中的月，终归空白。歌曲由音乐家林声翕谱成。

这叫美丽的哀愁。人生有许多痛苦，就让苦得美些。以

美化淡痛苦。

说到文学中的散文要推先秦时代最为璀璨。自孔子生活的列国时代，贵族没落，商人兴起，文化与文字开始从官家贵族落到民间。于是就出现一班专业的知识份子，他们不满现状，敢怀疑，敢辩论，各用自己的思考见解来分析问题，这是一个智者的时代。从而产生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光辉灿烂思想和多彩多姿的散文。百花竞艳，美不胜收。

但在秦汉之前还是有许多情辞并茂，感人肺腑的篇章，如诸葛孔明的出师表：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陋，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芦之中……于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

这是情深至诚的笔墨，充分表现了人兴美善的真谛。是忠义的美。

还有李密的陈情表：“臣无祖母，实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祖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这是仁孝的美。

自从梁启超提倡白话文，青年才俊留学日本和欧洲，带来新思想，新作风。中国文坛百花争艳，林语堂、许地山、朱自清、徐志摩、徐锺、张秀亚、庐隐、沈樱等，都有美丽的散文，丰富的作品，炫耀于亚洲的天空。

音乐的美在音色、旋律，整体的结构，在和声。贝多芬、韩德尔、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大音乐家的乐章中，或幽婉，或清扬，或壮阔，或细致，都具有深入灵魂，激动心灵的美丽。宗教音乐中的《弥塞亚》，雄伟，庄严的大合

唱，伴以乐队的和声，当年在伦敦皇家歌剧院演唱时，伊丽莎白一世女皇听到“哈利路亚”雄浑的歌声，立即起立致敬。这表现了音乐的感人深度。

绘画和口雕刻，以及各种艺术器皿，古今中外，作品各具特色，美不胜收。

己不是这篇有限篇章所能描述。却又是美的旋律中极精采的片段。

自然界是美的主题曲。宏伟而光辉。从大地和天空，你都感受到她的美。

早晨，大地从憩梦中醒来，晨曦揭开清新的容颜，露水湿润的小草，是她明亮的眼眸，东升的太阳，是她鬓边红艳的簪花。

黄昏，天空展开彩色绚丽的彼风，镶衔得珠光宝气的晚霞，碧绿的水苍玉，浅蓝的水晶，紫色的宝石，迎风一转，旋出一面缀满钻石的长裙，暗蓝衬底，满天星斗，像盛装的美人，翩然临赴寰宇的夜宴。

大自然的美也在山在水。风籁中，云彩里，峻峭的峰峦，浩瀚的大海，苍翠的树木，缤纷的花朵，蜂蝶飞舞，群鸟清歌，是蕴含着壮严与和谐，宏伟与细致。是大自然的交响诗。

自然美景，若经过人工雕凿，粉饰装煌，就变得矫揉造作。像中国的名山大川，都建筑着大小庙宇。峨嵋、泰山、秦岭、嵩山，都逃不了被扼杀的命运。丑陋的大红粉墙，千篇一律的庙堂火，善男信女跪拜摇签，求名觅利遂心愿，满财源。这一切庸俗的追求，狠狠地破坏了大自然的纯洁自在的美。

即使是烩炙人口的苏州园林，因为明清二代的退休官僚，宦囊饱满，又闲着无事，看中了苏州古城，水道纵横，湖泊罗布的地势，雇请园庭设计专家来，聚石引水，植树开洞，模山范水，互相映照成趣，被比喻为无形之诗，无声之画。但那是假山，屈曲的树，人造的瀑布，像握在手中的洋娃娃，没有血肉，没有性灵。

大自然固然美丽，现代人却难得有闲情去登山涉水，看星看海：你看渡假郊游的人们，除了坐在海边大石上，或站在浅滩沙石中拍张纪念照外：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流行歌曲，或者找乾树枝，架石灶来煮食物。现代人务实，讲益处，虚无飘渺的山水林泉，何必花时间去费精神去关心。美人可不一样，美人出现，保管万人注目，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屏气止步，送上亲切的关怀。它是曲中悠扬的声乐。

景物不宜矫揉造作，美人何尝不是一样。宋玉形容他东邻的美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这位美人是不经粉饰的天生美女。

唐朝李白写杨玉环的美：“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那一笑是真美。美人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举烽火台的火焰上腾。诸侯纷纷派兵救援。美人笑了，周幽王却因戏弄诸侯，不再被信任而亡国。

致于六宫粉黛就见造作的丑陋了，试想三千宫中佳丽，为争取一位君王宠幸，浓脂俗粉打扮得失去天真，何等可怜。幸而有一位虢国夫人，李白写她：“却嫌脂粉污颜色，

淡扫峨眉朝至尊”，正是众人皆渴中的一股清流。

古代君王，凭恃独尊的权势，扫遍天下现代盛行的“选美”，已成为世界大都会的热门盛举。由小城到省会，由省会到首都，为选美而组织筹备委员会，进行筹款募捐。参加比赛的女子，在服装、发式、仪态、谈吐、知识休养等花尽心思，去琢磨，学习，操练去临阵磨枪，心情常处于既紧张又兴奋，患得患失的扰攘不安中，而影响的深远要终生不离。因为报名参赛的女孩子，一般来说应是刚好成熟的年龄，人世未深，而且具有相当出色的条件，身材、相貌、聪明、机智都不错的女子。一旦踏入这名利竞争的圈子，被利用，诱惑，诡诈，欺骗和感情的压抑，所有的训练都为着给人看，公开的评头品足。试想她们的性情会染成什么颜色，她们的人格还有尊严吗？所以每届的选美前后，丑闻秽史：绝不会空穴来风，都成为八卦周刊，晚报，小报的花边新闻，娱乐版记者的大好资料，这是走了调的乐章。

报章登载，有一位参加竞选的巴西小姐，一共整容二十三次，她全身都是改造的。如此看来，走上天桥的美女，看上去毫无瑕疵的身材，婀娜多姿的脚步，承我的可能是一具虚假货式的人造美女。因为整容，改造，从双眼皮到隆鼻，隆胸，补臀，换皮的技术已达精美全无破绽的地步。

仪态美有仪态学校负责训练，气质的美发自内心。塑造一个人的气质要长时间的培养，充实知识，增广见闻，接触音乐艺术以培养美的情操，更有良朋益友时相往来，正当的工作环境等，都在熏陶着人的心灵和志向。逐渐地相濡以沫而成。这时在他的举手投足间缓缓地，静静地散发出来的情调，美的风度，美的谈吐，由精神至肉体，由内至外，和谐

地交织浸淫。就像一株玫瑰，藉看根须吸收的养份，再由阳光，雨露，空气，共同孕育成熟，就能开出灿烂的花朵，散发馨香。

因此，气质绝对不能由化妆品，服装设计师，或仅态学校，练功静坐等方法速成。

道德的修持是非常高尚的美，中国向来尊崇忠臣孝子的美德。明清时代，地方上为忠孝和节妇建立牌坊来表彰这种德行。具有鼓励和教育的作用，可惜这种风气变了质，有钱人用贿赂手段雇人建功德牌坊，也有地方官吏巴结富商而建孝子祠的。但真正的伟大人物，如岳飞，史可法，文天祥的忠肝义胆，头可断士不可辱的浩然正气，高尚品行，都是壮烈的美。还有近代中国在多灾多难的境遇中，出现多少志士英雄，如国父孙中山和革命党中的七十二烈士，抗日战争的工国士兵，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他们的勇气与语言也是一种艺术，美的语言标志着美的心灵，丑恶的话言显出心中白污秽，所以要谨慎发言。古语说：“一言既出，四马堆追”，大多数人恐怕都有过“后悔不该说那句话”的经验，所罗门王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放在银网里”。多美的，多宝贵。有一种人，牙如剑，齿如刀，能伤害人的心肝，甚至遗害无穷。有说：最好的骏马适合于最好的骑士，最好的语言适合最好的思想。聪明的人善于把许多意思压缩在一句话里。空话连篇

就变得庸俗无知，暴露丑陋的内心了。

既然同一张开口，可以发出赞美，也可以发出咒诅，就让我们多说些使人欢乐的话吧。鼓励安慰的话，使人舒畅，重新振作，燃起希望之光。骄傲的人说夸大狂妄的话，令人反

感，悲欢的人消沉哀叹，怨恨，推卸，使人心沉重。凶狠的人，愤怒，恐吓，威胁，漫骂，使人恐惧。这些都是恶声。

至于市区常发生的嘈杂声，汽车的喇叭声，紧急的刹车声，警车，救火车呜呜声，失修车和没有灭音器的电车，都是刺耳粗厉的声音，使人心不得安宁。但愿我们听到的都是悦耳的轻声，如鸟语，如清风拂过枝梢的颤动

郁达夫说过这样的话：“自然的美，人体的美，人格的美，情感的美，或是抽象的，悲壮的美。及其他一切美的因素，便是艺术的主要成分”。

因此无论罗丹的雕刻，徐悲鸿的马，郑板桥，梵高的意象画，蒙娜丽莎的微笑，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马思聪的小提琴，都在表现美，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

有美便有丑，有真便有假，有善便有恶，正如有正就有邪，有甜就有苦有光明也有黑暗，造作的美会变成丑怪，错误的装饰能损害美的本质，伪善的人丑态毕露。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活在美与丑，善与恶，真与虚假之间。但愿我们得着智慧去体会美、扬弃恶，保持内心多存真与善，活出美好的人生，谱出美的生活乐章。

作者简介

吴岸，原名丘立基，1937年生于砂劳越古晋。1953年15岁时开始诗歌创作，迄今创作生涯已逾半个世纪。处女诗集《盾上的诗篇》于1962年在香港出版。1966年因参加砂劳越独立运动，被监禁达十年。出狱后继续文学创作。出版诗集《达邦树礼赞》、《我何曾睡着》、《旅者》、《榴连赋》、《吴岸诗选》《生命存档》及《破晓时分》；散文集《葛园散草》；论文集《到生活中寻找缪斯》、《马华文学的再出发》、《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及《坚持与探索》；历史著作《砂劳越史话》等。1995年获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颁“峥嵘岁月”奖，2000年获第六届马华文学奖。现任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我何曾睡着

我俯首
那震天撼地的春鼓
也随之沉寂

人的山
如梦
初醒
遂溶落成海成河
依依归去
广场上
遗留
几许孩童的回眸
流连
流连于我
凛凛的犀角
颯颯的眉须

当人们带着我的祝福
重赴生活的沙场
我又回到
我小小的天地
如闭关的人
恒守
千年的孤寂
昨日
万头攒动的精武山
报我
擎柱采青的
欢呼
沉了

浮起
终沉入
我悠悠的梦里……

依稀
是江南红绿
我探步出洞
在佛山哪个寨尾？
登高踏桥
在羊城哪个街头？
那缠腰的壮士
挥引着彩球
逗我
千里蹿仆
霍然一个腾空
挟掌声雷动
不觉
双双
已飞渡万里重洋……

不不
我并未睡着
我何曾睡着
我在梦中
醒着

我醒在
梦里
这斗室晨昏不分
岁月似流水无声
但我听见
季节的脚步
感受
人世的悲欢

当椰风送走
炎炎的长夏
蕉风来报
南国的春讯
当邻家的孩童
在院子里
敲打起
木箱铁桶儿
咚咚锵
咚咚锵
我就睁眼
就昂头
满心祥瑞
再次向人间
跃腾……

舞者

那笛声
幽远而神奇
自千寻的海床
自万年的睡梦里
升起

张眼
遂惊觉
那流水的汨汨
竟是自己的
脉搏

四周是凝固的黑
我起立
夜的鏖鏖铿然跌落
一颗流星
粲然划过天际
我们
心星相印了

奔
向荒原奔
击碎层层的黑雾
向我要去的方向

而狂风乍起
脚下陆沉
抛我于广漠的
虚空

飘

飘

飘我似落叶一片
也何等逍遥
更作苍鹰展翅
向狂飙里
回旋
回旋

至高山之巅
昂然而立
展健铄的双臂
托一个人间
缓缓
向上
至苍穹的
至高点

山下
海已翻腾
人已翻腾

曙光
自万千眼波中升起
照亮
我铜色的胴体
点燃
我胸膛里
澎湃的生命……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榴莲赋

哗啦啦八月一阵骤雨后
静寂的街头
忽然人群蜂涌
上市的消息比风还快
那档口的老板娘已笑不拢嘴
看着她的顾客弯腰屈膝
如痴似醉

膜拜之后你巍颤颤地
拾起一副盔甲
一顶自由女神的皇冠
巍颤颤地捧它於十指间
端详，估重，摇抖，倾听
又俯下尊贵的神庭

一亲它的芳泽

有人掩鼻而过了

退避何止三舍

想起三保太监的恶作剧他要作呕①

世间美果据说都国色天香

美国红苹果澳洲金橙

哪个不玉肤凝脂

独它一副赤道莽林里的青面獠牙

气味撩人三日不绝

唉是美是丑

是香是臭

这问题千年了还争论不休

而它却兀自巍立危山绝谷

岿然以亿万年风雨炼就的雄姿

任蝙蝠蔽天鼠蛇漫野

日日夜夜

在洁白的子宫里

孕育着稀世的醇膏

披上盔甲

戴上自由女神的皇冠

伴着八月骤雨的前奏

悠然降临人间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①南洋民间传说，榴莲果实是郑和下西洋路过时把粪便挂在树上所形成的。

守护的神

守护的神站立在繁华的街边
在了望
在倾听
一如他依然屹立在摩拉督山的原野中
但守护神已经没有了眼睛
胸腑也被岁月挖空
可他依然在了望
在谛听

你听见了什么啊
那不是卡布阿斯河的流水
那是风驰电制的车流
那不是猿啼
更不是辛加望鸟的呼唤
那是呼啸而过的警笛和急救车的狂鸣
你又望见了什么啊
那不是河对岸家乡的长屋
那是灰色的钢骨高楼

那驻足在你周围的不是你的子民
他们已经不知流浪到何方
那前来观看的
只惊异于抽象的形体
更欣赏你的望穿宇宙的空虚

也许明天你会流落到遥远的国度
寂寞地佇立在艺术馆里
禁锢在某个富豪的厅堂的角落

我的守护的神
你依然在了望
在倾听
一如你依然屹立
在摩拉督山岭的原野中
那挖空的眼里依然有泪
一柱朽木
铸造了水垂不朽的站姿
望穿家山的白云
听不尽卡布阿斯河汨汨乡愁
问何时
深山
敲响子民的铜锣？

破晓时分

破晓时分
我听见一种奇异的声响
一种全新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
晨光也是奇异的新
长夜的黑暗
铸造了如此明亮的白昼
生命的种子
总是在黑夜里播下的
我记起来了
但我忘了我是谁
我没有名字
窗外的树在晨风中轻轻舞蹈
我想
今后即使有狂风来袭
也可以随之舞的潇洒
一面高歌
片片的落叶
都是新的生命

美哉古晋

雅哉古晋
是谁

为你取了
这恒古的美名？

都说他们目不识丁
当年飘洋过海
落脚在这荒蛮的异域
我却确信有位儒者
长衫布衣翩翩
桅杆下迎风而立
沉甸甸满舱过番细软中
惟独他行囊中
轻轻一支狼毫
小小五百斤油

山重水复后
乍见别有天地
渔舍疏疏落落
陵丘榛榛莽莽
正疑此地何处
却听得汨汨江声中
马来船夫的一声呼唤——
KU——CHING!

当炊烟袅袅自
错列的亚答屋顶升起
当冉冉旭日照亮了

野龙眼从岭
当晨祷的香客
从福德正神的香鼎下起立
信步走进河边喧扰的市集
恍惚间
他仿佛来到了放翁醉酒的西村
心底浮起了
坤下离上的卦象……

那夜他辗转难眠
跃然而起
在百虫的交响中
挑灯磨砚
让异域的泥香
混和着千年的墨香
便一笔
挥就了
这恒古的
美名……

悠悠两百年后
汨汨江水依旧
看当年你落脚的海唇
香火何其鼎盛
如今不复见亚答的亚答街巷
箫鼓年年追随

而日照苒苒的浮罗岸
岸上夜夜灯火辉煌

美哉古晋
雅哉这恒古的美名
壮哉壮哉
你翩翩然桅杆下迎风而立的
不知名的
长衫布衣人……

(后记)

古晋市为马来语Kuching的译名。Kuching为马来语“猫”的意思，故古晋市又称猫城。但亦有一说Kuching的名源自市内一处名为Mata Kuching的丘陵，马来语Mata Kuching的直译为“猫眼”，真正的意思为“龙眼果”，据传古时候该山岭有许多野生的龙眼果树，但后人都称该山岭为“猫眼岭”（Bukit Mata Kuching）。古晋的名称也可能来自一条名为古晋河（Sungai Kuching）的溪流。在古晋市开发之初，这条小河，从现在的水池公园，流向三角埤和花香街，经寿山亭大伯公庙前流入砂拉越河。1928年以后，随着古晋市区的发展，古晋河便逐渐被填平成为陆地。现今河滨公园砂拉越华人历史文物馆右侧的喷水池，即是古晋河口的遗址。

Kuching曾经被译成“库琛”，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日本占领时，被改为“久镇市”，意为长久统治。但是历史上它都被称为“古晋”。

“古晋”这一译名即音准又古雅。十九世纪落脚在砂劳

越河畔这个村落的华族先人，谁是第一位把它译为“古晋”的，实无法考查。我觉得这个人实在了不起，想象中，这人必定是一位饱学诗书且懂得周易的儒者。

“古晋”以它初时华人聚居时古朴的民风以及延续至今的浓厚的华人传统习俗，让人想起宋代诗人陆游的诗。陆游诗《游山西村》有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而“晋”字也让人想起古代周易中的卦。“晋”为周易六十四卦之一，“坤下离上”，《易·晋》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在我的想象中，这第一位把Kuching译为“古晋”的先人，在众多的目不识丁的番客中，能不是一位有学问的儒者吗？

作者简介

因原，原名余应隆，1961年出生于古晋，曾经在四哩半中华公学，古晋市镇中学及阿迪拉初级理科学院接受教育。

中学毕业后，曾担任临教，然后进入古晋巴都林当师范学院受训，成为合格老师。现执教于古晋郊区某国中。

作者在1980年代开始创作，作品大部分发表于古晋《国际时报》副刊《星期文艺》版。1990年代撰写涉及教学生活的文章，投刊于西马教总主编的《教育天地》。

作者曾经多次参加东马文艺创作比赛并且获奖，并于1992年5月出版诗歌及散文合集《洒在西楼的阳光树影》。该书由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赞助出版。

大海是一本书

大海是一本书
在她蔚蓝的封面上

海鸟为她题字
白云为她设计图案

穿梭在碧波中的鱼群
整齐地排成一行行的字
虾是标点蟹是符号
海藻礁石珊瑚
搭配成书的插图

海风掀开这本巨著
让青山阅读海思想和情绪
在她海阔天空的布局中
总有惊涛骇浪的情节

曾有无数的潜水员
为了寻找无价之宝
潜入海的深处
打捞五千年来沉在海底的宝藏

大海是一本书
在她澎湃的波涛中
我汲取他无限的智慧
我赞美她无穷的生命

风

风是我家的常客
不习惯曲折的小路
它直接越过草丛，沟渠
摇一摇屋前的几棵老树
就推开未上锁的大门
冲了进来

它把家眷也带来了
老不客气地
闯进客厅、卧室、厨房
还顺手翻一翻
墙上的月历

它们的孩子最顽皮
跑到晒衣架下玩捉迷藏
不小心扯落
一两件衣裳

这家伙教子无方
一瞬间
竟也跑得精光

1.11.1994

记忆

记忆是储藏在历史的冰窖里的冰块
一层层地叠在最冷的零下卅度
繁忙的白天，总忘记冰块里装了什么
夜阑人静才悄悄点燃思念的火种
当热度上腾，一块块冰相继解冻
泛滥成江成河

我只管沿着上游汹着
让一朵朵回忆的浪花
激情地翻腾
在时间的激流中
我奋不顾身地游向前方
只因那儿有最美的风景

藏在岩石的缝隙中
是不是我曾经遗失的童真
沉淀在河床洞穴里
是不是我昔日的梦想
压在美丽的鹅卵石下
是不是我童年的欢笑
坐在桥头摇晃着双脚的
是不是我已经失落的友情

纵然山川美景我何等留恋
第二天闹钟响起的那一刹那
我又匆匆把记忆收起
放回历史的冰窖
等待另一次的
思念火种重现

园丁的心

曾经挥汗如雨
为了锄松
坚固的泥土
(里面肯定有宝藏)

曾经播下希望的种子
耐心等待
幼苗钻出土地
呼吸第一口空气

当它们攀上棚架
争逐阳光的脚踪
他忙着施肥锄草喷杀虫剂
为幼苗预备最佳成长环境

偶尔硬着心肠修剪枝叶

也曾因为疏忽而被刺伤
付出再多代价他无怨无悔
只盼每一株幼苗健康成长
幼苗夭折他心痛
幼苗茁壮他欢畅

花开果成的季节
他感谢上苍赐下
阳光雨水和土壤
让文化的种子延续
让品格的芳香
传播四方

1995.10.21

云

如果能把云编号多好
它就是那种
拥有最自由行线的巴士
风是天真的司机
越过每一个山头
没遇到交通阻塞
也不曾把环境污染

水蒸气从不排队
它们从四面八方

悄悄攀上
即使车子已经爆满
它们还有办法
把巴士挤得更大

谁也想不到
司机骤然发脾气
叫车子横冲直撞
轰隆隆
劈头一道白光
天啊
该不是车祸罢

乘客们被吓得乱成一团
急忙跃车而下
纷纷坠落人间

31.10.1994

丰收节后访友

迎向柔和的晨风
在干榜巴东的小路上
佳节已过
见不到几个行人

车轮碾过
装置水管后铺上的沥青
飞溅在车底车身
像是被禁止的鞭炮声
响在静谧的小路上

白云贴在蓝天
你的新居
听说建在山坡
我在每一间房子前留意
你的白色达善客货车

越过小桥流水
和数家幽静的农舍
在小学附近的山岗
我终于找到
从一间新房子突然探出
那一张
从愕然变成惊喜的
亲切的笑脸

香甜的杜阿
你说不会醉
我却早已醉在
乡村朴素的美景前

注：

(干榜巴东 (Kampung Patung)：晋连路廿一哩的比达友族乡村。

(杜阿(tuak)：达雅人庆祝丰收节而酿制的米酒。

1994.06.15

那一声咳嗽

那已经是许多年前的往事。

记得那天下午，放学后，在回家的小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背着书包踽踽而行。天气酷热，我却懒得撑开小伞。烈日把我晒得两眼昏花、汗流浹背。我就是那种带伞上学却又不肯撑开伞的孩子。

经过邻家的屋子。由于他们算是我们的远亲，夫妇俩相当慈祥，而且向来疼爱我们几兄弟，我们一见到他们，就恭敬地叫声“舅公”或“舅婆”。那天下午，在屋子四周却不见人影。也许他们在胡椒园锄草。

我继续赶路。穿过胡椒园，可看见舅公栽种的桔子和柠檬。一路上我踩响枯叶，踢开枯枝。忽然，我发现路上正躺着几颗熟得泛黄的柠檬。刹那间，一个念头掠过脑海，检一颗回家制杯柠檬汁喝可多好！

我停了脚步，左顾右盼无人，便弯腰假装绑鞋带。腰才弯到一半，忽然，静谧的园子竟响起了一声“唔哼”的咳嗽，吓得我魂飞魄散，飞也似的跑回家里。

过了几年，我才从家人的口中听到邻家的柠檬常被顽皮的孩子偷采的事件。园主为了捉拿小偷，故意在路上放置几

颗柠檬。当这批学生放学回家，他则躲在附近窥视，要是谁起了贪念，就可来个人赃俱获。

我听了捏把冷汗，那天下午，若不是园主故意咳嗽警告，我岂不背上偷检柠檬的罪名，使全家蒙羞？

每次回忆童年的这段往事，我还十分感激那天下午的那一声咳嗽，使我及时悬崖勒马，免得掉进罪恶的网罗中。

在伊甸园里，夏娃也是为了果子而被蛇引诱得罪了上帝。这个错误使全人类掉进罪恶的网罗中。贪婪是人类的劣根性之一。华人是优秀的民族，至少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肯让梨给哥哥们吃的孔融，但贪官污吏也不胜枚举。现今社会中拾金不昧的报导鲜有所闻，抢劫、偷窃、欺诈、失信等的案件却层出不穷，而且有变本加厉之势。

现实生活中，能够引发我们的贪念的事物实在不少。若我们没有坚定的做人原则，很容易就会因为一念之差而失足。

后来我在一本古老的书上读到得胜罪恶的秘诀：“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这是一个斩钉截铁的应许。

当我重生得救后，在生活中，还面对许多试探。然而，书上的应许，就像廿多年前的那一声咳嗽，穿越时空，犹在我的耳际响起，仿佛在说：“孩子，别贪心啊！”

22.8.93

那属于我的

我有晨运的习惯。早上起来去跑步，就在我的住宅区范围之内。这儿有一条直路，也是其他晨运者喜欢跑步的地

方，我偶尔也去跑步。不过，有时车辆经过，喷出废气，不利于健康。除非是星期日早上，上班族休息时，路上就难得见到车辆。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刻。

迎着凉沁的晨风，还嗅到空气中的潮湿，是我头脑最清醒的时刻。星期天的晨运者较少，有时只有一两个，有时只剩下我一人。单独跑步，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整条路是为我建造的。我索性跑在路中央，沿着分节白线跑，像一辆飞驰的汽车，噢不，应该像驰骋在草原的骏马。累了，就放缓脚步，慢慢地走。

我突然感到我是那么富有，我拥有一条路。啊，在这片土地上，有一条路竟然是属于我的，这是惊人的发现，其实就连路旁的花草树木，也是属于我的。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受，一个从来不曾出现的想法，我是富有的。真的，我拥有好多东西。从来未曾察觉到，我所吸进的氧气，我所沐浴的晨光，都属于我的。虽然我不曾为建造这条路滴过汗水，更不曾为创造阳光和氧气而付出代价，此刻，这一切都属于我。这真是奇妙！

当我到公园散步，我拥有一座翠绿的公园；当我到海边游泳，我拥有一个蔚蓝的大海；当我在山顶上眺望，我拥有一片广袤的大地。我还拥有一个无限的空间，可让思想天马行空地翱翔，搜寻美好的事物；我还可让创作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写出感人的诗句。的确，我是自由的，凡属于我的东西，我会好好珍惜。

当不良少年涂鸦一个路牌，当行人把烟蒂丢在公园，当游客把塑料瓶子扔在沙滩，当奸商把有毒的废料埋在住宅区附近，这一切都使我心情沉重。为何万物之灵还是自私和无

知呢？为何他们不把这一切当作属于自己的东西呢？

那属于我的，我要好好珍惜。

感谢造物主让我有双眼去欣赏，双手去触摸，双脚去踩踏，去认识这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我想，如果我们天天都懂得感恩，去热爱生活，日子一定过得很喜乐。

那属于我的，还有啊，我每天都拥有24小时，去体验生活，去感受周围的人的喜怒哀乐，去经历人间冷暖。

从晨运回来，觉得生活还是充满阳光，还有好多新的事物要去挖掘，去充实我的生命。

2006.05.30

咬爸爸的耳朵

学校的教师宿舍距离课室颇远，而且只有一位老师与家眷居住，算是比较偏僻的角落。有些问题学生常跑去那儿偷偷抽烟。有一次正当他们享受吞云吐雾之际，被那位住在宿舍的老师逮个正着。他把问题学生交给训导主任处理。除了鞭打，校方也联络他们的家长，告诉他们儿子抽烟之事，希望他们能够与学校配合，严加看管孩子。

其中一个家长竟然怒气冲冲地再三追问道：“是哪一位老师看到我的儿子抽烟？”

负责联络家长的班主任听了感到愕然，对方像是责怪老师多管闲事，又像对这个消息起了疑心。不管对方的用意何在，这种护短的态度引起了她的极大反感。过后，她在办公

厅大发牢骚，说遇到了一个不讲理的家长。

有一次考试结束后，那个问题学生旷课，骑着脚踏车，在校外的公路上飞驰。刚好那天我提早回家，有机会目睹他表演飞车的特技。几天后，他的父亲写了一封请假信，说是儿子有私人的事务，无法上学，请原谅。信还是以流畅的英语写的，显出该家长所受的教育程度不低。

那位班主任早就接到其他同学的报告说某某人逃学，并且明目张胆地在路上骑脚车，现在家长反而帮儿子撒谎，使她更加生气。

替犯错的孩子撑腰是最不明智之举。老师要管教他们也变成困难重重。幸好这种不讲理的家长不多。

我想起小时候听到一个咬耳朵的故事：有一个母亲发现孩子偷钱，并没有责怪他。长大之后，他变本加厉，不但偷窃，还抢劫。上得山多终遇虎，他被警方逮捕了，而且被判了严刑。母亲去探监时，孩子咬伤了她的耳朵，怨恨地说：

“如果我小时候偷钱，你立刻阻止我，我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将来有一天，那个父亲会发现他那种护短的手段，最终毁了孩子的一生。那个儿子，会不会像故事中的青年咬父亲的耳朵，怨恨地说：“如果当初我犯错时，你严厉地管教我，我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可惜，这种悲剧一直在上演着，因为家庭教育——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却操纵在无知的人手里！

16.11.99

作者简介

原名彭湘云，退休老师。砂华作协执委，世界海外华人女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发表，也在数次征文比赛中获奖。出版的单行本有《璀璨的人生》，收集在其他专集中有多篇散文、小说、戏剧等：《用真情走过的地方》、《异国乡情异乡梦》、《真情真爱》、《瞳孔里的毛虫》、《我爱新加坡》……近期小说：《天苍苍地茫茫》、《旋涡》、《夜风寒峭》……。

现在马来西亚神学院进修基督教道学学士学位，将来做个传道人。

长城怎比亲情长

终于退休了！兴奋的心情在胸中澎湃。不是因为我将退出生活的战场，而是我有个酝酿好久好久的心愿，将要实现！我将会得到一笔恩俸金，然后偕与外子去厦门一趟。

厦门，打从一出世娘胎到懂事以来就已听到先父先母无数次地提到她。这个多么熟悉的名词啊。但，她与砂拉越隔

了道辽阔的南中国海，如非手头绰裕哪能说去就去呢？我与外子只是小学教员，靠着微薄的薪水白手起家，供房供车供孩子能养活一家四口，平安度日已是感恩不尽。对出国旅游只是奢侈的梦想吧了。不过，我在心底深处曾发誓过，有朝一日我一定要看看厦门，会一会我在那儿的姐姐、姐夫与外甥们，完成我父母当年所留下的遗愿！

“厦门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当年我与汝阿公和阿嬷就住在海边附近。汝阿爸就是从那儿南来‘讨吃’（厦语：谋生）。怎料，后来日本攻下南京，妈就与汝堂姐阿意姐逃离，以为只是暂时而已。……”一提起厦门，我母亲就泪雨滂沱而下声音也暗哑了。“唉，汝阿爸是个极孝顺的儿子，稍微有点积蓄就寄钱回厦门给阿公和阿嬷，给他们买地收租过日子。你有个伯父也南渡曾经是个商人……后来你伯母带着几个孩子回厦门……起初大家还有书信来往。料想不到后来大陆内乱，变成共产主义的国家。因着政治上的关系，这儿禁止国民与中国甚至连书信都不可来往。从此我与你阿爸啊……永远再……再……也回……回不了”（中国与马来西亚直至一九七四年才恢复邦交，但诸多限制，人民尚未能自由来往。）

当时年少的我已体会出母亲沉重、无奈也无法释怀的思乡兼牵肠挂肚的亲情。母亲时常在雨天没去椒园工作时，满面泪痕断断续续地把埋在心里的陈年旧事重复地重述。她告诉我父亲执着于一股傲气，不愿仰人鼻息靠工资过活，不吃‘嗟来之食’。许是受了古人陶渊明的影响，宁愿放下执笔杆的书记生涯而拿锄头去一个住着完全不同籍贯的陌生环境和荒凉凄绝的深山去种胡椒、种香草（可制成香粉或香

水)、种咖啡、种果树……。母亲也自嫁给父亲后，从一条手帕都没洗过的少女生涯到学会割树胶等务农粗重工作。

她说了一句影响我至深的座右铭：“肯学肯吃苦什么就都会做。”她也曾再三地叮咛：“你还有一个姐姐留在厦门，唉……她是你唯一的姐姐千万、千万别断了这分亲情呀！”

真好！我怀了卅年的梦想竟然实现。飞机抵达厦门时，我的脑海里一直盘旋着在电影的荧幕上所见到的“万里寻亲”相逢时感人的一幕。就如某一首激昂的歌词所形容：

‘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期待这一刻……，一年啊过了一年，一生只为着这一天让血脉相连……’我们一行五人（我唯一的嫂嫂、外子、我、和儿子与媳妇儿）。因着工作上的方便，机门一打开，姐姐最小的女儿已吩咐机场工作人员在机舱口接待我们去见姐姐全家人。他们隆重地穿着大衣列队欢迎。虽然我曾在相片中见过姐姐，但我见到她时仍然给吓了一跳。她的容貌和神韵简直就是母亲的模子印出来。

后来几天的相处，我发现到她坚毅、睿智与严峻的性格倒和父亲十分相似。姐夫巧得是也姓陈与外子同姓。他们的其中一个儿子，曾是福建省的状元，现任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也带着新婚妻子特地赶回来与我们相会。

“我时常去学校检查你外甥们的功课，更吩咐老师们尽管严厉地处罚他们。”姐姐一脸严肃地告诉我。

外甥们，尤其是老大（男的）和老么在我们未去之前已安排好一切：每日的衣食住行无不妥妥当当地列出。真难为了几个外甥们详细的招待。时值年底寒流袭击，几兄妹除了带我们上馆子之外，每天冒着冰冻彻骨的自来水预备三餐给

我们享用。好感动！他们也曾带我们去看场电影：英雄（张艺谋导演，李连杰、陈道明等主演）全场竟然爆满，挤得水泄不通。

姐姐、大外甥两夫妇及小外甥女带着我们游览闻名已久的鼓浪屿和集美学村（现为集美或厦门大学）。我们一走到大学门口就看到鲁迅的手迹：厦门大学。

“当年陈嘉庚先生带着一大袋一大袋的南洋镛（厦语：金钱）而把这间大学造起来。”大外甥媳指着巍峨雄伟、中西合璧的建筑物说。“他倾家兴学，是我们厦门人的英雄。”

“他也是‘南洋商报’的创办人。”大外甥说，“他亦留下数句豪言壮语：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企业可以收盘，教育不能停办。该化的千百万都不要吝啬，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

大外甥娓娓道来，有的我听进去有的却没听见。我泪眼模糊地正魂游相外，内心不断呼唤先父在天之灵陪我走过每一个脚步。我暗忖：也许我走过的地砖可能有他当年留下的脚印呢。他在世时曾对我说他也是同安县（与陈嘉庚同乡，是一个与厦门隔海相望的渔村）的人，他也进过集美村数个月。他把替人放牛的钱存到十六岁时以死要挟我祖父给他买书去上学。但是离家太远了，只能带了些干粮居住在祖屋里，一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

“什么是祖屋？”我曾问先父。

“就是放棺材与死人的屋子嘛。”

“嘎？您不怕鬼啊？”

“怕什么！我当时一心一意只想念书，天不怕地不怕

的。”

可是，后来经济上实在是硬撑不下去先父自动退学。

“爸曾自己安慰自己说王云五先生、陈嘉庚先生，还不是靠自学成功。”

“唉，爸当年穷得只能用手指为毛笔、以地砖代替纸、以水代墨汁，来练书法呢。”……

风中似乎传来先父无奈的叹息，也响起他暗哑而带着浓厚乡音的歌声：“苏武，牧羊北海边，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苏武牧羊’的歌词）……”

“独夜无伴守灯火，春风对面吹（‘望春风’的歌词）……”

姐姐虽已年长但健步如飞，时而比我们爬得高时而不见踪影。原来她时常步行到这儿游览。

鼓浪屿，也是我神往已久的地方。小外甥女与她大哥带我们坐渡轮过海。这儿是高山峻地，居高临下是兵家必争之地。走在历史斑斑的古迹胜地，先父的声音又在空中回荡着：“传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尧帝是个孝子……东周列国……秦始皇并吞六国……文天祥留得肝胆照汗青、唐朝的诗人李白、杜甫……精忠报国的岳飞、戚继光，神医妙手回春华陀、李时珍、郑成功反清复明、林则徐毁鸦片，满清政府割澳门、香港赔款；八国联军、把中国带向民主主义的国父孙中山（先父很尊敬他）蒋介石……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胡适……鲁迅……苏联……美国……日本……”。

农村的简朴生活或许在物资上的享受是贫瘠无比，但，我自年幼每晚就在昏黄的煤油灯旁，上父亲的‘课’从中华历史到艺术、文学……国际政治等。他现在如果和我们这些

儿孙们一起旧地重游，尤其是能和姐夫夜夜把酒干尽每一杯，该是多么温馨与心满意足呢！

在厦门，活生生的鱼虾与冰冻的鱼虾价钱可不一样。

“这儿吃的尽是死鱼和死虾。我以前在厦门吃的鱼虾呀是从水里刚捉上来，立刻刷了煮好上桌所以味道可甜美极了。”先父曾经如此说。

另一番使我欣喜与惊叹的是女外甥们细腻地在我们的卧室里摆了花儿清香四溢、秀姿脱俗、叶子翠绿而冰清玉洁似的水仙。还有，我也品尝到在梦中见了好几回的香喷喷的肉粽和晒干的兰花浸蜜糖（先父说是润喉的良药）。这些都是厦门的特产……

外甥们带我们所游览的厦门数个风景区，均是景色宜人兼极富纪念性。可当我望着屋宇迎着群山临着碧海，莽莽苍苍地倍觉人类的渺小、无奈的悲欢离合之凄怆！

回到砂拉越后，有人问起我去中国是否有去长城，我摇摇头。在我心深处，长城算得了什么！

“哟！真可惜！”对方竟然十分惋惜。

我却开心地说：“哈，不可惜！长城怎比亲情长呀！”

轻舟已过万重山

蓦然回首，作协已成立廿周年，真得是光阴似箭啊！眨眼之间，作者及数位执委已年趋六十左右或甚至超过了该年龄。红尘滚滚、劳劳碌碌；屈指一算，悚然一惊，啊！在世的年日不知不觉消失过半了，该好好珍惜余下的岁月！

消极地慨叹生命的短促之际，却庆幸在年轻时就找到生

命的真谛和正确的方向。因此，深知人生的道路并不孤单，而能够每日积极地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喜乐就是心灵的良药”，这点我也亲身体会过了，实在是美好的无比！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几个是一帆风顺？曾经幽幽怨怨地叹息：做人为何要经历那么多痛苦的挣扎与苦难？所得的答案却是非常幽默：有个农夫有一天看见一粒蛹。这粒蛹里面的毛虫正在挣扎着要咬破一个小洞，拚命地把头儿、身子和翅膀挤出来。它挤呀推呀大约花了三、四个钟头，终于破茧而出；一只斑斓耀眼的彩蝶飞舞起来了。后来，该位农夫又看见另一粒蛹，他想起前次变成彩蝶的蛹需要挣扎那么长的时间才出来就索性拿起剪刀把它剪开一个大洞，让里面的毛虫轻松地爬出来。但这只丝毫没挣扎过就爬出来的毛虫，却是头大大、身体肥肥、翅膀短短；它不但笨拙地飞不起来，不久也夭折了。有个轻微的声音问我：“你要选择成为那一粒蛹呢？再说，世人多数是非常高傲的，若非经过磨练那会谦卑下来呢？孩子，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我却留下平安给你们。我一直如母鹰背雏鹰儿似的引导你一生的道路，你怕啥呀？”我哑然无言。

回顾那流失的岁月里，学业、事业、婚姻、为人母等等，人生的确如一片轻舟，冲过无数的‘惊涛骇浪’。只因我有‘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而能够很踏实地迈出每一步。我所住的环境是平安无灾难，我有机会一直工作到退休年龄后再续聘两年，夫妻俩健健康康、恩恩爱爱一起白头偕老，儿女皆成家立业且亦已为人父母……在人生的这个驿站驻足张望之际，我不禁感恩地欢呼：“轻舟已过万重山！”

作者简介

原名李佳容，马来西亚公民，出生于东马砂拉越美里。现旅居汶莱，职业为教师。1968年美里中华中学毕业。1997年中国厦门大学中文系专科毕业。2005年中国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六十年代末开始创作，已出版多部短篇小说集及一本散文集。1998年获颁第二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汶莱国）。曾多次担任全汶中学华文作文比赛及东马师训学院华文征文比赛评审，出任汶留台写作组（汶华作协前身）秘书及编辑等职，并出席世华作协暨亚华作协会议、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等。

现为东马美里笔会理事，汶华作协、砂华作协、马华作协、世华文学家协会、海外女作协等会员。

桥

那是一座木桥，用的是最坚硬的盐木。

从一开始构思，策划，绘图，测量到建造，他都尽心尽力，全程参予，如桥的质料，造型，地点，用费，他无不亲力亲为。开工兴建迄今，足足花了他两年半的时光。

他终于大功告成，桥看来又坚实又美观。壮阔微拱的桥面，浑圆笔直的桥栏，桥下河水缓流，桥边树木轻摆，前方风高云轻，四周一片清爽。他笑了，满足感加上成就感，他但觉将来的一切已掌握在他自己手里。

幸福快乐像一只只艳丽的彩蝶向他飞来，飘来，他兴奋地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他是那么陶醉。

轻轻的，他踏上这座桥，举步轻盈，行动优雅，他一步步向前走去。

他走得又自然又踏实，可是，奇怪的事发生了，他发觉自己竟一直在原地踏步！

怎么回事？

他双眉紧锁，不禁万分惊讶！莫非是错觉？

他再次一步步向前走，双眸紧盯著脚下。

走了不久，他惊觉自己又是在原地！

他仍然无法跨越那座桥。

究竟问题何在？

蓦然回首，他发现有一条绳于系在他的裤管上，若隐若现。

是一条麻绳！

满头雾水，他下意识弯下腰，用力扯那绳。

手掌握了个空，凝神细看，绳子没了踪影。

又一次走上桥，背后的一股力量又把他拖住。

尝试数次，桥始终似一幅画跨不进去。

帶著七分疑惑三分愤怒，他绕过桥，沿着已崩陷一半且又崎岖又泥泞的旧路走。他愈来愈莫明，就因为这条路已损坏不堪，他才建了那座桥。

反正不想再走这条路，他索性坐下来。

二十多年了，这条路往返进出的也不知走了多少趟，由一条人行小径变成汽车通道，再铺上碎石，间中也花了他不少钱和精力。

他曾不只一次希望能把路修好，然环境的不允许，迫使他最终放弃。

望着路面的小石子已被泥泞掩盖，回顾它的沧桑史，他竟心有戚戚。

我难道还留恋它么？

突然，灵光一闪，他若有所悟，毅然决然地折返，朝桥那方迈进，稳重的，坚定的。

他终于成功地跨越了那座桥。

无形病毒

一日，某市EPT公司突然刮起一阵怪风，来势凌厉，一个上午，公司上下大部分职员即变得糊里糊涂。自此他们好似无头苍蝇，成天拼命工作，却总是无法把任务完成。接着一种无形病毒入侵，由上司逐渐蔓延至下属，除了几位体格特壮，头脑特优者不受感染，几乎无一幸免。

据说染病者外表看来与一般人无异。他们依旧上班，起居饮食一切正常，但他们不能思想、不能处理文件，一动脑筋就头晕目眩。他们也无法与外人接触，一交谈就舌头打结，口吃难言。

EPT老板丁木是一位年轻小子，他得病后终日胡言乱语，动不动高声漫骂，口不择言或拳打脚踢，视职工如牛马。

丁木的老子丁火已六十开外，一年前始将业务交由丁木管理，自个转向幕后操纵。眼看儿子变得神经兮兮，他被逼重出江湖。

“给我传令下去，大家戴上口罩，集中精神办事。”

一到办公室，丁火就对林经理发布号令。

林经理望著老板目瞪口呆，仿如见著外星人，不知所措。

“你！”丁火吓了一大跳，他惊异地发现林经理的头部竟是透明的，五官里面空空如也。

“你的脑哪里去了？”他大吼。

“我不知道。我很久就没脑了，全靠我的双手做事。”

“你叫区主任来。”

区主任来了，一个原本意气风发的中年人，如今满脸忧伤，双手抚着胸口低低呻吟。

“你？”

“我的心不见了！我的肝只剩一半。”

“岂有此理！”

丁火气得暴跳如雷，火速召集全体员工开紧急会议。

结果情况更令他提心吊胆，这些员工全变成残缺人士，

有的单耳独眼，有的手折脚断，或缺肠缺肚，或无心无肺，而且一律不见脑袋。

“不可能！不可能！”

想到一生心血将付诸东流，丁火仰天惨叫，凄厉的声浪冲破云霄。

“老老板，请看看我们。”丁火面前突出现几位完好无缺的人。

丁火双眼似被磁铁吸住般，死盯着他们。

“我们早有防备，戴上防毒面纱，因而没中毒。”

“可是，这么大事，你们为何不向我禀报？”

“病毒来势汹汹，走避唯恐不及，小老板又监视得紧，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我就不信无法可施。”

“若是您在，或者有办法，但小老板他……”

“别说了！你们留下来协助我，我将尽快找到病原。”

然而，一切都已太迟，这可恶的无形病毒，其威力比2003年的沙斯及现今风行世界的禽流感实有过而无不及，它迅速腐蚀染病者的五脏六腑，他们即将毒发身亡。那几位健全者，赶紧收拾包袱，三十六计走为上。

丁火见大势已去，自动把公司关闭，找来一大瓶安眠药，让自己亦长眠不起。

下一步棋

周日晚上，客厅里正播放著轻柔的西洋音乐，一男一女正在聚精会神地相对奕棋。

女的只有二十来岁，男的大约四十左右。

女士身旁坐着麦安琪，男士邓杰克的妻子。她也全神贯注在棋盘上。

下棋原是麦安琪与邓杰克的唯一消遣。他们结婚十载，平日各自上下班，各有所忙，难得有相聚机会。麦知道丈夫酷爱下棋，五年前便开始订下时间陪他玩玩儿，但丈夫棋艺精湛，从普通象棋到国际象棋，无所不能。她则从零学起，又非自己兴趣，两年下来，依然只懂一点皮毛，如此一面倒的情况，夫妻俩渐感乏味。自觉地，联络感情的工具竟成了敷衍对方的一种负担，两人心里有数，只不愿道破。

一日，邓杰克与友人谈起奕棋事，友人介绍了一位他的女亲戚与他较量。他欣喜异常，忙向安琪推荐，并谓可向她学习。

安琪暗自窃喜，能有个人来协助，他们下棋该不至于那么枯燥无味，她想。

这位亲戚即是现在的女士。此女来头确不小，不但棋路莫测！，棋艺更高超，三年下来，他们胜负各半，有时还得封局，择日再续。

是所谓“棋逢知己千盘少”，两人愈下愈起劲，兴致也愈高，下棋时间由每月一次增至每周一次。一年前，她已无须通过安琪邀约，每星期定时抵达他们家。初时，他们三人轮流对奕：安琪与她一盘，她与杰克一盆，后来总是安琪旁观，她与杰克对奕。

或许安琪与象棋是绝缘体，又或许安脑电波反应太迟

纯，每一次观棋，她除了静观，毫无插手的余地。渐渐地，她成了毫无关系的旁观者。

此时，她握棋子的手，停驻。

该怎么走下去？落单的车马，不能轻举妄动，相与士身负重任，千万走不得，两个小兵只可进不可退，难也！

安琪不断推测，越想越弄不懂，眉头在疑虑的眼神间更加纠缠不清。

安琪把眼光从那只玉手缓缓移向它主人的俏脸，那张先前显得有些压抑的脸此时已变得艳光四射，尤其那双明眸竟慑人般放出异彩，而它们正静静地望住她的丈夫。

那神情，安琪莫明。她转头看丈夫，他正回望她，而且淡淡地笑。

安琪有些心急，她问：“这盘棋该谁赢？”

她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说：“我赢定了。”

他却轻轻摇首：“未必！”语气更肯定。

她又笑，那笑容，竟似出污泥而不染的水莲般，清新亮丽可人，安琪瞧了心中一动。

“到底怎么了？”安琪忽然感觉些微不快。

杰克看了安琪一会，轻描淡写地：“这盘棋不如和了？”

她未作答，安琪高声反对：“不行！我下了这几步，难得她为我赢一盘，岂可和了！？”

“不和也不行，让我慎重考虑一下。”

安琪不依，硬要他认输。

其实，输与赢只是一种形式，下棋的双方都明白，棋，他们将一直对下去，问题是，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他问她是否该封局，或这盘棋暂且由他认输，改日重新来过。

她不置可否，笑笑把问题丢给安琪。

目前这盘棋局，确有些不可思议。说起来双方都有潜伏的危机，稍一不慎，便会败下阵来，若僵持不下，更可能两败俱伤，甚至殃及池鱼。但若双方继续努力，共同探讨，揣摩，则无论那一方，虽败犹胜。



犀鸟丛书之五十五

云过马当山

作者：砂华作协作者著

出版：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 ALIRAN TIONGHUA SARAWAK

P. O. Box 1356, 93728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承印：砂隆印务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 BHD.

Lot 2259, Jalan Datuk Abang Abdul Rahim,
934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封面设计：吴岸

版次：二〇〇八年九月第一次印

定价：RM30（马币三十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云过马当山

砂华作协作品集

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2008

本书作者：

蔡存堆

陈蝶

初明

凡民

黄叶时

黄纪邻

李采田

梁放

梦扬

融融

闰土

沈保耀

田宁

田农

温玉华

吴岸

因原

英仪

煜煜

ISBN 978-983-3233-05-2



9 789833 233052